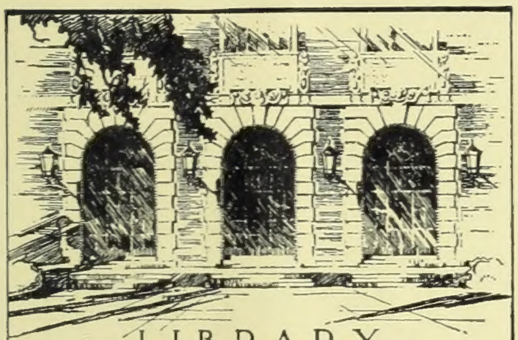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DS
751
.F4
1887
v.1

宋史紀事本末

一百九卷

光緒十三年十二
月廣雅書局刻

DS
757
.F4
1887
v.1

宋元紀事本末序

讀史至宋蹶乎傷之代侔漢唐而文弗逮其書闒冗不足述也莆田柯氏新史肇興遼金二國降列載記規模反正卷帙微省而取材未廣闕如生恨薛王

廣雅書局重栞

通鑑出入陳氏旁摭曲證自謂
功高而參觀前史漏萬非一余
嘗欲取脱脱一書翦截繁陋别
韓老同傳之非去琬琰濫收之
謬然後大采遺文博蒐典故斷
以己意成一制作而家鮮倉乘

畋漁無術訪求幾載國野並存
大者五六小者十數巽巖眞本
尚歎未見其他殘失皓首何窮
元史速成衆思寡集卷末論贊
俱從姑舍豈犬羊覔旒當付不
議抑方之房魏謙讓多矣夫全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史定則通鑑成通鑑行則本末出宋元之際茍有作者三書兼舉旦暮可遇乃積久無聞懸書不立北海高安勉因舊文分代次事題目博設意在便覽非求必傳余聊從二家寄以論難彌

綸目前綱紀有待不敢即為建
安續也宋治儒弱文繁實少元
臣識之隆替略備顧法高前代
亦復有四曰禮臣下崇道學后
妃仁賢宗室柔睦內治既脩兼
以外攘天保采薇宜克永世而

廣雅書局重栞

駐蹕一南國祚竟覆論者咸咎熙寧變法宣和極亂然周室東遷平王絕望莫高宗構若也汴京失守中原雖沒而建炎紹興勢最可爲岳韓劉吳百戰百克假令有一中主如晉孝武唐肅

代者爲之南面任使不疑擴清天步六合版圖將大於建隆豈特謝安捷肥水郭李收兩京哉孰意構旣無良檜尤凶醜君臣魚水專戮干城大將旣盡不復生神州旣棄不復還孝宗有志

而湯思退主和寧宗無能而韓
侂冑主戰馴至理宗政繇史賈
桑柔板蕩繼以草黃大運竭矣
胡元主夏草昧不寧英宗之弒
泰定之篡明寧之殂順帝之立
國皆可亡必緩及至正勝廣始

起秦皇厭勝唐明祝天真人將
降適有期乎蒙古色目班高漢
南西僧帝師道尊孔子明堂配
天風猶冒頓固知百年數窮無
俟紂惡之熟也閒居尚論紀志
表傳各有竊取未幾散去感同

廣雅書局重栞

雲煙嘗念神器襁褓雛鼠難竊
胡歡漢悲憾深曷喪逆取順守
道固多途大抵開闢之憂勤不
敵季朝之燕逸羣賢之勞蓋莫
救一夫之頑讒古今盡然不獨
兩代也藝祖法慕成周而禍夷

於石晉靼韃地廣秦隋而歷短
於拓拔中國之所以失即夷狄
之所以得夷狄之所以失即中
國之所以得也周書戒王殷監
不遠漢臣進規引秦為喻人君
善監者必自近始即宋元未竟

廣雅書局重刊

之編亦何不可資金鏡禦不若
乎

婁東張溥題

宋史紀事本末目錄

卷一
太祖代周
卷二
收兵權
卷三
平荆湖
卷四
平蜀
卷五

平南漢
卷六
平江南
卷七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卷八
禮樂議
卷九
治河
卷十

金匱之盟
卷十一
吳越歸地陳洪進附
卷十二
平北漢
卷十三
契丹和戰
卷十四
西夏叛服繼遷德明
卷十五

廣雅書局重栞

交州之變
卷十六
蜀盜之平
卷十七
太宗致治
卷十八
營田之議
卷十九
至道建儲
卷二十

咸平諸臣言時務
卷二十一
契丹盟好
卷二十二
天書封祀
卷二十三
丁謂之姦
卷二十四
明肅莊懿之事
卷二十五

郭后之廢溫成事附
卷二十六
天聖災議
卷二十七
茶鹽榷罷
卷二十八
正雅樂
卷二十九
慶歷黨議
卷三十

夏元昊拒命
卷三十一
儂智高
卷三十二
貝州卒亂王則
卷三十三
濬六塔二股河
卷三十四
英宗之立
卷三十五

廣雅書局重栞

剌義勇
卷三十六
濮議
卷三十七
王安石變法
卷三十八
學校科舉之制
卷三十九
元豐官制
卷四十

西夏用兵
卷四十一
熙河之役
卷四十二
瀘夷
卷四十三
元祐更化
卷四十四
宣仁之誣
卷四十五

洛蜀黨議
卷四十六
紹述
卷四十七
孟后廢復
卷四十八
建中初政
卷四十九
蔡京擅國
卷五十

花石綱之役
卷五十一
道教之崇
卷五十二
金滅遼
卷五十三
復燕雲
卷五十四
方臘之亂宋江附
卷五十五

廣雅書局重栞

羣奸之竄
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卷五十七
二帝北狩
卷五十八
張邦昌僭逆
卷五十九
高宗嗣統
卷六十

李綱輔政
卷六十一
宗澤守汴
卷六十二
兩河中原之陷
卷六十三
南遷定都
卷六十四
金人渡江南侵
卷六十五

廣雅書局重栞

苗劉之變
卷六十六
平羣盜
卷六十七
金人立劉豫
卷六十八
張浚經略關陝
卷六十九
吳玠兄弟保蜀
卷七十

道學崇詘
卷八十一
兩朝内禪孝宗廟議 光宗陵議 寧宗
卷八十二
韓侂胄專政
卷八十三
北伐更盟
卷八十四
吳曦之叛
卷八十五

蒙古侵金
卷八十六
金好之絕
卷八十七
李全之亂
卷八十八
史彌遠廢立
卷八十九
金河北山東之沒
卷九十

蒙古取汴
卷九十一
會蒙古兵滅金
卷九十二
三京之復
卷九十三
蒙古連兵
卷九十四
余玠守蜀
卷九十五

眞魏諸賢用罷
卷九十六
史嵩之起復
卷九十七
董宋臣丁大全之奸
卷九十八
公田之置
卷九十九
蒙古諸帝之立太宗 定宗 憲宗 世祖
卷一百

蒙古立國之制
卷一百一
北方諸儒之學
卷一百二
蒙古南侵
卷一百三
郝經之留
卷一百四
李璮之納
卷一百五

廣雅書局重栞

賈似道要君
卷一百六
蒙古陷襄陽
卷一百七
元伯顏入臨安
卷一百八
二王之立
卷一百九
文謝之死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朐　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太祖代周

宋太祖建隆元年周恭帝宗訓元年也先是周顯德六年十一月鎭定二州上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至是年正月辛丑朔遣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歸德節度使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匡胤之意都

廣雅書局重栞

下讙言將以出軍之日册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爲逃匿計惟内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吾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册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贇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

胤寢所匡義曾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臥欠伸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册太尉爲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卽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立我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貰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　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

廣雅書局重栞

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焉逼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匡胤就

岳飛恢復中原秦檜害飛附
卷七十一
順昌柘皐之捷
卷七十二
秦檜主和檜死附
卷七十三
金亮之惡
卷七十四
金亮南侵金人殺亮立雍附
卷七十五

建炎紹興諸政朝臣言事附
卷七十六
孝宗之立
卷七十七
隆興和議
卷七十八
孝宗朝廷議
卷七十九
陳亮恢復之議
卷八十

廷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卽皇帝位奉周主爲鄭王
符太后爲周太后遷之西宮乙巳大赦改元以所鎭
歸德軍在宋州國號宋遣使遍告郡國藩鎭加官進
爵有差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帝涿郡人
四世祖朓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
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
氏生帝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屋異香經宿不散及
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東
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
世宗征伐洊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

得木長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代之卒用代周華山隱士陳摶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　戊申詔贈周馬步親軍副都指揮韓通爲中書令以禮收葬以旌其忠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貰之帝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　辛亥論翼戴功加石守信爲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爲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爲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爲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爲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爲步軍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

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侍衛都指揮使　乙卯帝以其弟匡義爲殿前都虞候改名光義趙普爲樞密直學士立四親廟尊高祖朓爲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爲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爲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爲皇后考弘殷爲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夏四月癸巳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初帝即位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

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
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
勿訝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起兵筠長子
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爲皇城使
遣歸謂筠曰我未爲天子時任汝自爲之我既爲天
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
幕府爲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
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閭丘仲
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
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

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討之上
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於太平驛
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讎不悅其
言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
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
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
之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
仍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
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　六月辛未帝自帥大
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

廣雅書局重栞

爭負之卽日平爲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帝親督戰列柵圍之大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請死帝怒以鐵檛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大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爲單州團練使　秋七月帝自潞州還以大梁爲東京洛陽爲西京　己未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據揚州起兵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帝帝立加重進中　書令移鎮青州重進

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
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求見帝問
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
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
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旣
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
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
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主以聞
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勸
帝自行　冬十月帝發汴十一月丁未至廣陵卽日

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擧族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帝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揚州平

史臣曰韓通死於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

三年冬十月遷鄭王宗訓於房州王後以開寶六年殂諡曰恭帝

張溥曰韓通李筠李重進皆爲周室而死以義

言之其殷之三仁乎逼子稾馳兒多智略知藝
祖人望勸逼早爲之所逼不聽黄袍既加謀集
弓矢其時晚矣李筠鎮昭義中書命至涕泣舉
義李重進鎮淮南亦據揚州起兵一以四月死
一以十一月死不量已力起蹈湯火徒死何益
然武王伐紂義士非之多士多方二篇之書於
頑民不敢斥也呼之曰士夫五季道喪君臣義
絕朝唐夕晉視爲故常大宋之興應天順人舉
朝同聲連袂稽顙猶有三人爲周而死神農虞
夏庶不沒乎君子且爲宋賀其何誅焉筠初起

義閭丘仲卿說其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筠違其言徒恃儋珪槍撥汗馬以敗重進使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帝令之遊說緩其謀使當日二人謀定後發一時並舉腹背皆敵宋之爲宋未可知也楊堅篡逆尉遲迥入討四方響合敗於韋孝寬而死天方授楚未可與爭烏論成敗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

番禺黎永椿初校
番禺金保基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朐　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收兵權

太祖建隆二年閏三月以慕容延釗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先是帝受禪延釗握重兵屯眞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衞指揮使至是延釗自眞定來朝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爲節度

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　秋七月罷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初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爲言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帝悟一日召普從容論天下之事因喟然歎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兵革不息生民塗炭吾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也節鎭太重唯稍奪其權

則天下自安矣帝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帝因
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
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
夕未嘗敢安枕臥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
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
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
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
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
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
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

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以守信為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趙彥徽為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已而欲用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典禁兵趙普諫曰彥卿名位已甚豈可復委

以兵柄帝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寢久之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帝宴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卽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重贊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閥閱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胡一桂曰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

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旣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帝卽位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夏四月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

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時符彥卿久鎭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叅官彊幹者往涖之自是遂著爲令

三年三月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鎭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鎭益强率領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己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鎭帥缺卽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

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　八月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帝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卽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鎭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帝復問趙普以

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帝遂用之爲四川兵馬都監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

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卻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

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帝既定計盡收諸宿將兵柄而削藩鎮權尤注意命將分部守邊具得要領以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狄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

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士使爲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爲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己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訟者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

廣雅書局重栞

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初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帝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憑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帝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帝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即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

恐再拜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待罪請死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帝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環夏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眾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眾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

陳邦瞻曰宋祖君臣懲五季尾大之禍盡收節帥兵柄然後征伐自天子出可謂識時勢善斷割英主之雄略矣然觀其任將如此此豈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後世子孫不深惟此意徒以杯酒釋兵

權為美談至南渡後奸臣猶託前議罷三大帥兵
以與讎敵連和豈太祖趙普之謀誤之耶然當時
務強主勢矯枉過直兵材盡聚京師藩籬日削故
主勢強而國勢反弱矣亦不可謂非其遺孽也
張溥曰收兵之謀發於趙普普固文吏利損將
權抑當藩鎮積強華山桃林竊而必變其道莫
易也杯酒論心大將解印不賞而勸術則何居
漢高殘賊專戮功臣光武反之曲務保全俾遠
吏事藝祖赤心既同蕭王石守信等復恃蕭曹
故人之雅不為韓彭跋扈時會適逢投戈為快

豈必盡說辭力哉咸平年間王禹偁言江淮諸郡毀城隍銷兵甲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蕩然無備賈昌朝於仁宗朝言將屢易士不練病在削方鎮太過二臣去太祖世未遠嵩目若此豈開基聖主當日不爲子孫計乎觀其文臣典州老將禦邊久任責成戰守並用萬年景福何嘗去兵末世處堂祖功有咎赫赫文武寧爲東遷貶德哉南渡賊檜爲金人反間納范同之策召三大將入朝盡收兵權謬附前說則又開門揖盜者矣

番禺黎永椿初校

番禺金保基覆校

紀事本末卷二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朐　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平荆湖

太祖建隆元年六月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初保融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於帝授以節度使

三年冬十月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時年十一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保融子繼

沖嗣　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很者誅之略盡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於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向事小兒乎十二月會保權遣兵代永州戍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畱後廖簡素易文表不設備文表兵徑入府中簡方燕客醉被殺文表遂據潭州又將取朗陵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來求援先是帝遣盧懷忠使荊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

欲盡知之懷忠遂言高繼沖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
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通長沙東距建康
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周
保權使至帝詢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
師湖南假道荊渚因而平之萬全策也
乾德元年春正月庚申乃命慕容延釗爲都部署樞
密副使李處耘爲都監率十州兵假道繼沖討文表
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於平津亭執文表臠而食之
梟首朗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使繼沖諭意孫
光憲因言於繼沖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

廣雅書局重栞

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沖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於荊門且覘强弱處耘待之有加繼沖聞之以爲無虞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但俟保寅還遽聞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比繼沖還則王師已分據要衝繼沖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六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於帝帝受之以王仁贍爲荊南都巡檢使而授繼沖荊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

佐拜官有差以光憲爲黃州刺史三月戊寅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於朗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爲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爲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克八帝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於澧江敗之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皆啗之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黥者入城言被擒者爲宋師所啗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帝釋其罪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王師擊

殺之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帝以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　湖南辰州在唐分爲錦溪巫敘四郡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抄帝既平湖南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之辰州猺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略蠻黨畏服帝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爲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兵士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塹如猨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荊湖無復邊患

張溥曰湖南周行逢荆南高保融地勢相倚猶脣齒也行逢卒子保權年僅十一張文表自衡州舉兵據潭州將取朗陵滅周氏保權乞師朝廷是時北觀荆渚高氏世土安若泰山豈知王師假道其國先亡哉保融保勗皆高從誨子兄終弟及廢政不治及保勗死繼沖立叢脞成矣文表之亂須臾卽殄不資宋力然大兵壓境先集荆南繼沖無能開門納土直掇拾耳荆南既亡湖南安能獨立保權惑於張從富等抗命不下身爲俘虜固其宜也春秋魯僖公二年書虞

廣雅書局重栞

師晉師滅夏陽五年書晉人執虞公夏陽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虞虢舉矣藝祖取荆湖猶是術也然晉師狡宋師直君子無譏焉行逢疾亟時慮文表必亂戒其子舉族歸朝高保寅於保勖之世卽勸之首率諸國附宋善爲國家宗族謀者未有不審順逆者也李觀象孫光憲之徒可謂能讀班彪王命論矣

番禺黎永椿初校

番禺金保基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四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平蜀

太祖乾德二年十二月命王全斌伐蜀蜀主孟昶自襲位日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分掌機要總統軍政昶母太后李氏本唐莊宗嬪御以賜知祥嘗謂昶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蜀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昭遠乃汝給事

左右之人保正又世祿之子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輩何所用之蜀主不聽及宋下荊湖蜀相李昊言於蜀主曰臣觀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良策也蜀主欲通使昭遠固止之乃率兵屯峽路增置水軍帝聞之遂謀伐蜀以張暉爲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帝大悅已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幷州合發兵南下我自黄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

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帝笑曰西討有名矣帝乃命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爲蜀主治第於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張什物具備詔全斌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爲都統趙崇韜爲都監韓保正爲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

吳餞於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

十二月王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圖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延德與保正李進等戰於三泉砦敗之擒保正及進等獲糧三十萬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奪其橋蜀人退保大漫天砦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柏江焚梁退保劍門　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寧江制置

使高彥儔死之初夔州有鏁江爲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帝示以地圖指鏁江曰我軍泝流至此愼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卻卽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鏁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創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投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

三年春正月王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彊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彊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栗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俄而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　劉光義曹彬進克夔州萬施開

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　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爲之副趨劍門以禦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攜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綿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惶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頵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

廣雅書局重栞

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為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乙酉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帝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設氈帳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王全斌崔彥進王

仁贍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不從既而帝詔發蜀兵赴汴並優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侵擾之蜀兵忿怨思亂三月蜀兵行至緜州遂作亂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爲帥全斌遣朱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師雄怒遂無歸志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攻討爲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又遣張翰擊之復不利

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遣兵守緜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　六月蜀主昶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帝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昶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子玄喆爲泰寧軍節度使從臣親屬授官有差昶尋卒帝廢朝五日追封楚王昶母李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帝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

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倘得歸老幷土妾之願也時帝有北征意聞其言甚喜及昶卒不肯哭以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耳今汝旣死吾何用生爲不食數日亦死帝聞而傷之帝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亡何待　十二月帝聞兩川兵起客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澤爲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全師雄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於郫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

廣雅書局重栞

口水陸轉運使曹翰會仁贍圍賊呂翰於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諜知之戒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雄於灌口師雄走金堂病死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爲主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道招輯賊衆悉平西南諸夷多來請附

乾德五年春正月甲寅徵王全斌等還帝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狀黷貨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

後蜀孟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以劉
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後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
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且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
曹彬一人耳彬之還也囊中惟圖書衣衾又能謙下
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
帝曰卿有茂功又不伐儆勸國之常典可無讓　二
月以沈義倫爲樞密副使義倫爲四川都轉運使隨
軍入蜀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卻之及歸
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帝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
臣比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

倫可用帝嘉之故有此命

張溥曰劉裕之克長安也欲久留屯經略西北急於內禪倉卒東還輕以關中授孺子遂有沈田子王鎮惡之變夏王勃勃乘之終晉迄陳秦非中國有也宋藝祖命王全斌等伐蜀孟昶出降兩川克定繼以淫暴剽殺全師雄因眾怒復叛高彥暉戰死曹翰曹彬等分道夾擊始就殲滅師不以律雖勝亦敗王者所以貴持盈也夫爲知祥愛子奢縱失國餘慶長春詞有先識矣喆童稚妄握大師文繡旌旗適資眾笑李昊之

勸降雖不若高彥儔之死義然盱衡國勢主猶
劉禪臣非姜維北地之哭不聞廟門羅隱之詩
空嗟靦面欲無修降表其可得乎景母李氏唐
莊宗舊嬪也誨景任彥儔疏王昭遠譏景不從
而敗及其卒也母憤不泣以酒瀝地嗟彼偷生
竟不食死國破家亡悲歌大義僅一老婦人傷
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四

番禺黎永椿初校

番禺金保基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平南漢

太祖乾德二年春正月南漢侵潭州防禦使潘美擊卻之　時南漢主劉鋹性昏懦委政宦者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鋹日與宮人波斯女等游戲宮中宦者至七千餘有爲三師三公者宦者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以得傳位於陛下者由盡殺羣弟故也勸鋹除去諸

王鋹以爲然遂殺其弟桂王璇興由是上下怨而紀綱大壞　内侍監許彥眞復譖殺尚書右丞鍾允章與龔澄樞並用事爭權不協會有告彥眞通先朝李麗姬者澄樞將按之彥眞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眞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復以李託爲内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託長女爲貴妃次女爲美人至是詔國政皆稟託而後行　九月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内常侍邵廷琄言於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

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於宋南漢主情然莫以爲慮至是始懼以延琄爲招討使屯洸口帝旣克郴得南漢內侍余延業帝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煑剝剔刀山劒樹之刑或令罪人鬭虎抵象又賦斂繁重邑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內官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爲課戶供宴犒之費帝聞其奢酷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

廣雅書局重栞

蜀未遑也

三年六月南漢招討使邵廷琄屯洸口以俟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琄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琄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琄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洸口祠之

開寶三年九月鋹舉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鋹肆為殘暴數出寇邊請南伐帝令南唐主為書諭鋹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鋹囚唐使而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帝乃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

從珂爲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搆誅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晟以來耽於遊宴城壁壕隍多飾爲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畫守禦策前鋒至芳林澄樞遁還潘美遂圍賀州南漢諸大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鋹不從遣伍彥柔將兵援賀潘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牀指揮而伏兵卒起彥柔衆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

乃以潘崇徹為都統領眾三萬屯賀江會美徑趨昭州崇徹但擁眾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進拔桂連二州鋹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　十一月鋹以李承渥為都統將兵十餘萬陣於蓮花峯下南漢人教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杖凡戰必致陣前以壯軍威美乃集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墮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鋹聞韶破窮蹙不知為計始令塹廣州東壕將帥無可使者宮媪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南漢

主以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軍六萬屯馬逕以禦王師崇岳無謀勇唯日禱於鬼神而已

四年二月潘美克南漢英雄二州潘崇徹以其衆降美進次瀧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砦於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舶船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舶船走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漼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即令人送漼赴汴漢主欲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爲捍禦之備又遣保興率國內兵拒戰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捲之勢

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疲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廷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死於陣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烟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龔澄樞李託相與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耳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明日鋹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屬送汴有宦者百

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殺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爲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　三月丙申詔廣南有買人男女爲奴婢轉傭利者並放免僞政有害於民者悉以聞除之

鋹至汴帝遣呂餘慶問鋹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龔澄樞李託明日有司以帛繫鋹及其官僚獻於廟社帝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曰臣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帝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託斬於午門外釋鋹罪賜

襲衣冠帶器幣鞍馬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帝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酖毒臣下一日從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賜以巵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慙謝鋹後於太宗太平興國五年

卒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於禁中鋹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僞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國降王長帝大笑

張溥曰劉隱據南海傳國弟陟再改名龔術者言其不祥又改玢後劉鋹竟任龔澄樞以亡國異哉劉玢無道爲弟洪熙所弒晟復殺洪杲而自立淫逆好殺其世種也鋹能幹蠱撫柔越閩北距五嶺南負重溟猶足自支而不仁更甚昆弟大臣次第翦屠婦寺盈朝太阿倒執尉佗黃

廣雅書局重栞

屋其可久乎邵廷琄忠於國計請飭兵備通宋使竟遭讒誅南唐主承藝祖之命遺書敦勸情深三諫反執行人犯天怒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鋹之謂也潘美進師象陣奔北組頸闕下涕沾山河彼暴同孫皓憨猶叔寶羊頭謠應酣舞降王五十五年豈盡天數哉

番禺黎永椿初校

番禺金保基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朐　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平江南

太祖建隆元年南唐主李景以御服錦綺金帛來賀即位十一月帝平李重進令諸軍習戰艦於迎鑾鎮景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於揚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來奔獻平南策帝方惡其不忠斬著下蜀市配良廬州牙校遂還汴

廣雅書局重栞

二年二月唐遷都於豫章初唐主景之襲父位也屬中國多故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鹽魚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覦中原之志及淮甸入於周寖以衰弱帝既平揚州雖戢其亡叛景終不自寧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　八月甲辰唐主景方議東還以疾卒於南都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即位遣其戶部尚書馮謐奉父遺表於帝願追尊帝號帝許之煜乃謚景爲文孝皇帝廟號元宗陵號順陵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

三年六月詔唐主煜應朝廷橫海飛江水鬭檝順諸軍親屬有在江表者悉遣令渡江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嘉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其大慶更以貢宴爲名別獻珍玩　秋七月南唐遣其臣翟如璧貢金銀錦綺千萬是月放南唐降卒弱者數千人歸國

十一月賜唐建隆四年歷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爲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

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爲意

開寶元年五月唐以韓熙載爲中書侍郎熙載顯德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帝受禪景益重之欲以爲相以帷薄不修而止至是復用　唐主立周氏故后妹也美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於唐主后卒遂冊立之唐主頗留意聲色霓裳羽衣曲久絕不傳后按譜盡得其聲調唐主常欲以戶部侍郎孟拱辰宅賜教坊袁承進御史張憲上疏力諫不聽初唐宰相嚴續盡忠不貳與執政議多不同求罷政事唐主許之於是百

司政事皆歸於樞密院樞密副使陳喬柔懦畏怯猾吏潛結權幸多爲非法紀綱並壞而張洎方以文學得幸特授清輝殿學士與太子太傅徐遼太子太保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機務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楀等宣行之中書密院俱同散地

四年十一月唐主遣其弟從善來朝奉方物入貢帝以從善爲泰寧軍節度賜第留京師唐主手疏求遣從善歸國優詔不許時唐主事中國雖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南漢亡懼甚因上表乞去國號改唐國主爲江南國主唐國印爲江南國主印且請賜詔呼名

廣雅書局重栞

帝許之唐主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其餘官稱多所更定先是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對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之偉度

五年二月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

不能敵兵起曰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
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
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於海門亦嘗說
江南主曰吳越仇讎也他日必爲北朝犄角臣請詐
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
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帝忌仁肇威名賂其
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
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
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
不知其間鴆殺仁肇

七年春正月江南主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貢奉疏求弟從善歸國帝不許江南主天性友愛自從善來使被留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　九月癸亥遣曹彬等將兵伐江南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時喬與洎掌樞密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宗祀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

雄恐不易當也宜孰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冊帝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帝乃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帝誡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愼無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劒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

酒犒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於銅陵進次采石磯　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來歸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還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遣使往荊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荊渚而下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水爲右贊善大夫及師南下以若水爲嚮導既克池州卽用爲知州十一月若水請試舟乃先試於石牌口移至采石三日

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率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數十人江南主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王師將行江南主誡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泝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步軍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爲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八年二月曹彬連破江南兵於白鷺洲新林港遣田

廣雅書局重栞

欽祚攻溧水江南統軍使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勉之旣子八人皆沒於陳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進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於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勝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候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艘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陴者爭道溺死千計　初陳喬張洎爲江南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宋師江南主遂弗爲慮自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恤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

楬等莫得通王師壁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時兵政皆屬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衆言輒云北軍強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欲夜出邀戰者繼勳必杖其背拘囚之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立柵旌旗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收繼勳付獄殺之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　冬十月江南都虞候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迫遣學士承旨徐鉉求緩師鉉至言於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

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論辯不已帝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歸江南　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遣戰櫂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犄角襲之令贇乘其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合步軍將劉遇急攻之令贇勢促縱火拒

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贇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蹙曹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爲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某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彬卽稱愈又明日城陷初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喬經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

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勤政殿學士鍾倩朝服坐於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軍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飢之

九年春正月乙亥曹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授煜撿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責張洎曰汝勸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爲然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爲太子中允　二月庚戌以曹彬爲樞密使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

廣雅書局重栞

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無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眾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兵悉取貲財而屠其民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壬辰隴西公李煜卒

張溥曰江南李景困於四戰稟周正朔宋初入

貢號爲順臣子煜繼立貶損制名小心益謹明

天子在上可以憐而赦矣亟鼓朝氣務遏平者

時當一統地處必爭也李景之世杜著薛良奔

宋獻平江南策藝祖無戮辱境上王者無私二心

之臣其知懼乎迺樊若水懷憤不第詣汴上書

圖造浮梁帝復延之廟堂遇以國士謀吳之心

又何嘗一日忘也煜善讀書屬文工書畫知音

律兼信浮屠法度其才能亦梁簡文陳後主類

爾林仁肇忠謀被間皇甫繼勳驕貴擁兵用舍

乖方噬臍何悔李牧誅而趙亡范增死而楚滅

强大且然況闇弱哉五代風靡置君如奕太祖平荆楚取巴蜀俘劉鋹太宗俘吳越伐太原其臣死事者寥寥也南唐之亡李雄父子戰死鍾倩舉族畢命陳喬善柔亦憤而自經疾風勁草吳猶有人乎

番禺黎永椿初校

番禺金保基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　朐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太祖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卯遣使分賑諸州　是月視學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於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視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帝嘗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

殖貨產貢宰相也是日以質及王溥魏仁浦同輔政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疏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帝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庚寅賜貢士楊礪等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自是歲貢舉

二年春正月度民田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帝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小民而民斂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爲

令又置義倉官所收貳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
備凶歉　夏四月詔郡國置前代帝王賢臣陵冢戶
三年二月甲午詔自今百官每五日內殿起居以次
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不時上章無以
觸諱爲懼　己亥詔曰王者禁人爲非乃設法令臨
下以簡必務哀矜世屬亂離則糾之以猛人知恥格
則濟之以寬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
文甚非愛人之旨自今竊盜贓滿五貫足陌者死
乾德元年秋七月帝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廡指白起
像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二年春正月行四時參選法詔陶穀等四十七人各於見任幕職京官中舉堪爲郡守副佐者一人除官之日仍書舉主姓名如謬舉致職事乖方者並連坐

夏四月丁未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取博州判官潁贄案初取士有三科一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曰經術優深可爲師法一曰詳閑吏理達於教化凡內外職官布衣草澤皆得充舉並諸州解送吏部試論三道廷試策一道應制科者自贄始

三年八月置封樁庫帝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爲軍

旅饑饉之備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
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四五百
萬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歸於我則以此酬之不然
我以二十匹絹購一胡人首彼精兵不過十萬止費
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

四年三月甲辰詔翰林學士常參官於幕職州縣及
京官內各舉堪任常參官者一人不當者連坐

開寶元年三月初覆試貢士是科擢進士合格者十
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
子邴安得第命中書覆試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

廣雅書局重栞

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私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三年秋七月己巳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爲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帝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受禪初頗好微行或諫其輕出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嘗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

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爲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爾服此衆必相倣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則未

廣雅書局重栞

嘗貰

張溥曰藝祖受禪之元年卽遣賑諸州躬幸太學君道立矣至開寶九年崩帝在位凡十七年仁聲善政史不勝書惟信史珪石漢卿而殺張瓊與鄭起楊徽之有私憾而出爲縣令高明柔克未或盡善帝亦旋悔之無傷合德也唐自安史之亂政出方鎮歷五代不解專兵則好爭專利則繁賦專殺則苦刑帝知其弊痛改革之先收兵權然後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漸取其柄天下

勢一號令迺行防亂之嚴未有密於此時者也然歷觀行事帝皆以仁者之意施之非獨聖政有聖心焉散禁兵而功臣無雲夢之疑更法制而郡縣無商君之惑知帝之志在於安天下不在於私天下也周官雖善必本諸關雎麟趾其是謂乎初政取士務絕微倖陶穀之子不假以官張齊賢有宰相才遺留晉王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宜後世賢人君子於宋獨多也

番禺黎永椿初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

番禺金保基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　臨朐　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禮樂議

太祖建隆三年夏四月太常寺博士聶崇義上三禮圖先是周世宗時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後以五年爲禘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

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祫其太學博士議云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亦裁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宗義之議世宗詔參定郊廟祭王宗義因考正三禮至是表上之帝覽而嘉之詔曰

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寖歷年祀寧免差違聶崇義典
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實刊正疑訛奉職效官有
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奬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
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所冀精詳苟有異
同善爲商榷　尹拙駮正三禮聶崇義復引經釋之
下禮部尚書竇儀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
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寖遠圖繪缺然踳
駮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於
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聞尹拙駮議
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

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為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之文即無蒼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

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敕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毋君取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刪爲二卷其阮士信即諶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諶之紕謬兼三卷禮圖刪爲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

廣雅書局重栞

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爲之說安得便入周圖如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爲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爲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作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做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爲靈恩

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
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逼之作元經
非必挺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亦爲斐
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𦘕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爲
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
之玉牒十二寸圜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鎭圭外
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祼圭尺二寸
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
裘搢大圭行郊奠而手秉尺二之圭祼獻九寸之璧
不及禮宗廟祼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

議論理未爲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爲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爲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爲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聶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爲釜詩云維錡及釜又云溉之釜鬵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即

釜之爲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

乾德元年二月太常寳儼上言曰三五之興禮樂不相沿襲洪惟聖宋肇建皇極一代之樂宜乎立名樂章固當易以新詞式遵舊典從之因詔儼專其事儼乃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

廣雅書局重栞

舞爲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爲高安祭地爲靜安宗廟爲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爲嘉安皇帝臨軒爲隆安王公出入爲正安皇帝食飲爲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爲順安皇太子軒縣出入爲良安正冬朝會爲永安郊廟俎豆入爲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爲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耤田先農用靜安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獻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順祖惠元皇帝室奏大寧之舞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大順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慶之舞從之翰林學士承旨陶

穀等奉詔撰定祀感生帝之樂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用保安奠玉幣用慶安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獻用崇安飲福用廣安亞獻用文安送神用普安五代以來樂工未具是歲秋行郊享之禮詔選開封府樂工八百三十人權隸太常習鼓吹四年春遣拾遺孫吉取成都孟昶僞宮縣至京師太常官屬閱視考其樂器不協音律命毀棄之六月判太常寺和峴言大樂署舊制宮縣三十六虡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上望詔有司別造仍令徐州求泗濱石以充磬材許之先是晉開運末禮樂之器淪陷至是始令有司

廣雅書局重栞

復二舞十二案之制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八人按視教坊開封樂籍選樂工子弟以備其列冠服準舊制鼓吹十二案其制設氈牀十二爲熊羆騰倚之狀以承其下每案設大鼓羽葆鼓金錞各一歌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十月晛又言樂器中有叉手笛樂工考驗皆與雅音相應按唐呂才歌白雪之琴馬滔進太一之樂當時得與宮縣之籍況此笛足以協十二旋相爲宮亦可通八十四調其制如雅笛而小長九寸與黃鍾管等其竅有六左四右二樂人執持兩手相交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

望於十二案十二編磬幷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令式詔可太祖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又念王朴竇儼素名知樂皆以淪沒因詔和峴討論其理峴言以朴所定律呂之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別創新尺以定律呂自此雅音和暢事具律歷志自國初已來御正殿受朝賀用宮縣次御別殿羣臣上壽舉教坊樂是歲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賀畢羣臣詣大明殿行上壽禮始用雅樂登歌二舞是月和峴又上言郊廟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

廣雅書局重栞

文德之形容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殿宇所用文舞爲玄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爲八行行十六人皆著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賢冠引舞一人各執五采纛其舞狀文容變數聊增更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宇內卽當次奏武舞按尚書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請改爲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執五采

旗其舞六舞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
變象淮揚底定四變象荆湖歸復五變象邛蜀納款
六變象兵還振旅乃別撰舞曲樂章其鐃鐸雅相金
錞鼗鼓幷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卽依樂令而文德武
功之舞請於郊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十四年景
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鴈天馬之義作景雲河
清歌名燕樂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荆南進
甘露京兆東州進嘉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綠毛龜
黃州進白兔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兔
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奏之有詔二舞人數衣

文德之形容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殿宇所用文舞爲玄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爲八行行十六人皆著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賢冠引舞二人各執五采纛其舞狀文容變數聊增更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宇內卽當次奏武舞按尚書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請改爲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執五采

旗其舞六舞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揚底定四變象荆湖歸復五變象邛蜀納款六變象兵還振旅乃別撰舞曲樂章其鐃鐸雅相金錞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即依樂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請於郊廟仍舊通用又撥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鴈天馬之義作景雲河清歌名燕樂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荆南進甘露京兆東州進嘉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綠毛龜黃州進白兎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兎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奏之有詔二舞人數衣

冠悉仍舊制樂章如所請六年峴又言漢朝獲天馬
赤鴈神鼎白麟之瑞並爲郊歌國朝合州進瑞木成
文馴象由遠方自至秦州獲白烏黃州獲白雀並合
播在筦絃薦於郊廟詔峴作瑞文馴象玉烏皓雀四
瑞樂章以備登歌未幾峴復言按開元禮郊祀車駕
還宮入嘉德門奏采茨之樂入太極門奏太和之樂
今郊祀禮畢登樓肆赦然後還宮宮縣但用隆安不
用采茨其隆安樂章本是御殿之辭伏詳禮意隆安
之樂自內而出采茨之樂自外而入若不並用有失
舊典今大樂署丞王光裕誦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

旗其舞六舞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揚厎定四變象荊湖歸復五變象邛蜀納款六變象兵還振旅乃別撰舞曲樂章其鐃鐸雅相金錞鼗鼓幷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即依樂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請於郊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鴈天馬之義作景雲河清歌名燕樂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荊南進甘露京兆東州進嘉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綠毛龜黃州進白兎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兎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奏之有詔二舞人數衣

廣雅書局重栞

冠悉仍舊制樂章如所請六年峴又言漢朝獲天馬赤鴈神鼎白麟之瑞並爲郊歌國朝合州進瑞木成文馴象由遠方自至秦州獲白烏黃州獲白雀並合播在筦絃薦於郊廟詔峴作瑞文馴象玉烏皓雀四瑞樂章以備登歌未幾峴復言按開元禮郊祀車駕還宮入嘉德門奏采茨之樂入太極門奏太和之樂今郊祀禮畢登樓肆赦然後還宮宮縣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安樂章本是御殿之辭伏詳禮意隆安之樂自內而出采茨之樂自外而入若不並用有失舊典今大樂署丞王光裕誦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

律別撰其辭每郊祀畢車駕初入奏之御樓禮畢還宮即奏隆安之樂並從之

張溥曰禮樂之難興也創業之主猶嗛嗛焉漢高祖禱枌榆祀蚩尤興師滅秦不好儒學祠官女巫雜置無統叔孫通因時節文野習緜蕞漢儀雖修尊君抑臣與古不當樂章蔑聞惟傳制氏沛宮大風一歌孝惠時立原廟令歌兒曹習吹相和房中之樂亦皆楚聲唐興武德四親廟建祖孝孫張文收考古音作大唐雅樂旋宮之義久亡而復宋藝祖受禪右文命竇儀定三禮

和峴正雅樂二代修明覩漢爲優顧於周官制作之原未有覩也雖然三代損益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禮之尚因也久矣漢因者秦唐因者隋宋因者五代亡國禮樂存焉者寡責豈獨在後王哉周室文備暴秦蕩滅六代韶武五行壽人皆非始皇所悅焚詩書者李斯廢古樂者趙高胡亥之世雅音盡矣沛公謾駡制襲秦舊雖有前王遺則委棄弗道也元魏典禮史稱可觀隋并天下文參南北至牛弘何妥新樂既成專用黃鐘一宮不假餘律恐學家皆議悉毀前代金

石樂益破散煬帝繼之倡優雜糅身弑國覆唐高鼎革未遑改創太常樂府所用多舊文爾唐季五代衰亂相仍儀文不備周世宗臨觀殿懸歎樂淩遲命竇儼王朴詳定律管其聲頗高藝祖因而立尺寸審中和十二律管作爲禮樂之盛而忽亡也朝廷惡之而草野不敢議其亡而欲興也草野議之而朝廷不能斷漢初之不議猶秦唐宋之初不斷猶隋周是以越千有餘歲而莫定也然盛德之主言禮樂禮樂之作本人倫漢高祖侮慢太公分羹擁篲任呂后而殺功

廣雅書局重栞

臣寵戚姬而搖太子幾危社稷唐高祖悅晉陽宮人太宗納巢剌王妃卒貽武韋之禍禮崩樂壞孰大於此安能與天地同和節哉宋代嚴家法尊理學則庶幾近之矣學者謂宋法周而失於弱非虛也

番禺黎永椿初校

番禺金保基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

宋史紀事本末卷九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朐　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治河

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黄河治古隄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詔民治遥隄以禦衝決之患

三年秋大霖雨河決陽武梁澶鄆亦決詔發州兵治之

四年八月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隄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

五年春正月帝以河隄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爲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

開寶五年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於民也翰頓首

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爲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漸降洪河爲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討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奬時東魯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經十

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丘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

三年春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隄以備水患

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詔發丁夫塞之隄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遙隄舊址使回條奏以爲治遙隄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

澶最爲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於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爲斗門啓閉隨時務乎均濟通舟運溉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

十二月滑州言決河塞羣臣稱賀

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治隄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衞步軍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

淳化四年冬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區詔發卒代民治之是歲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脈疏岸善隤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於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之

五年春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宣使羅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埽至州西鐵狗廟凡五十餘里復合於河以分水勢

眞宗大中祥符三年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

三篇幷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於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出邢洺如夏書過洚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於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夾右碣石入於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隄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

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四大河北逕清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入於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卽堅壞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於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爲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

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西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中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濫兗泛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也一日侯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爲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

嘗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爲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爲六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爲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爲民患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爲煩費其議遂寢

天禧三年六月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復潰於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於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即遣使賦諸州薪石楗橛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

兵夫九萬人治之

四年三月河塞羣臣入賀上親爲文刻石紀功是年祠部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至並稱黃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隄備臣亦以爲河水所經不無爲害今者決河而南爲害既多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污下東河泄水又艱或者云今決處漕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爲難若決河而北爲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

河蕩易水逕乾寧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爲難臣於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衞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釃爲二渠一逼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

東七里入澶淵舊道使南北不至滑州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脽股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於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罷之　初滑州以天臺決口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及西南隄成乃於天臺口旁築月隄六月望河復決天臺下走衞南浮徐濟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困民力卽詔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捍隄防

廣雅書局重栞

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

五年春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疊埽於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復並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有詔嘉獎說者以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爲水勢之名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華始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甚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菁華開謂之菜華水四月末壟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

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冱
寒冰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
礬腥併流於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礬山水七月菽
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菼薍華謂之荻苗水九月
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
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
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爲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
其水勢凡移谼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劄岸漲溢踰防
謂之抹岸埽岸故朽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
激岸土上隤謂之淪捲水浸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

廣雅書局重栞

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横射謂之徑𣲖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略停勢更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黄滅土頗爲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産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葉謂之梢辮竹糾芟爲索以竹爲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寛

平之所爲埽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梢梢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橛臬閡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蹙水勢護隄焉凡緣河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開封府有陽武埽滑州有韓房二村憑管石堰州西魚池迎陽凡

七埽舊有七里曲埽後廢通利軍有齊賈蘇村凡二埽澶州有
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大北岡孫
陳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孫杜侯村二埽
濮州有任村東西北凡四埽鄆州有博陵張秋關山
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齊州有采金山史家渦二埽
濱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聶家梭隄鋸牙陽成
四埽所費皆有司歲計而無闕焉

張溥曰漢唐建都關中漢漕仰山東唐漕仰江
淮運道所經止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衢八達
之地漕運分四路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

廣濟河而汴爲最重然則宋初治河視三代尤急哉神禹治河自大伾而北釃爲二大陸而北播爲九主於分勢順導周定王時河徙而南漢則大決瓠子武帝君臣負薪宣房至傷作歌屢徙屢決數世不定東京迄唐河水與穀渭伊汝間溢爲敗無大橫決者以河自漢未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水有所洩而力分偶合於禹功也天子卽威武水官卽四出大略循禹故道則安違禹故道則決三代以來未嘗改也漢武憂河移徙親沈璧馬用事諸臣爭言水利瓠

子既歌穿汾陰逼褒斜鑿龍首後六輔歲興大役無功輒止大不得已惟有因其自然勿加隄塞而已宋初河決濮陽陽武藝祖詔曰詳究經瀆但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圩岸至哉王言賈讓三策蔑加也厥後河再北徙禹跡可復而大臣喜功務強使東洚水逆行能無困乎然唐都冀方三面距河轉漕利兗青沿濟以達河徐揚浮淮泗以入河荊逾洛豫浮洛以達河雍梁咸會渭以亂河以底河爲至而總銍秸服粟米畢賦於帝畿百官食禾兵寓封

并無庸事漕漢高祖都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
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天下粟入京師給中都
官者歲不過數十萬唐都仍西漢本沃野饒多
出粟高祖太宗時用物節而易贍漕東南之粟
歲不過二十餘萬石宋則仰食四方寄命江淮
漕亟而河患殷矣汴亡而河遂委之於金然則
欲治河者盍慮先省漕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九

番禺黎永椿初校

番禺金保基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金匱之盟

太祖建隆元年二月乙亥尊母杜氏爲皇太后太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濟匡胤光義光美匡贊匡濟匡贊早卒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帝拜於殿上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

廣雅書局重栞

子胡爲不樂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
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
可得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
二年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崩太后疾帝侍藥餌不
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帝曰汝知所以
得天下乎帝曰皆祖考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
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
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
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
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卽榻前爲誓

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遂崩諡曰昭憲　秋七月以弟光義爲開封尹光美
爲開元尹
乾德二年六月以皇子德昭爲貴州防禦使故事皇
子出閤卽封王帝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三年六月加弟光義中書令光美同平章事子德昭
貴州團練使
開寶六年八月趙普罷相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普
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
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

廣雅書局重栞

實與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鑑帝手封其表藏之金匱　九月封弟光義爲晉王班宰相上又以弟光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

九年三月以子德芳爲貴州團練使　九月帝幸晉王光義第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冬十月帝有疾壬午夜大雪帝召晉王光義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

王曰好爲之俄而帝崩時漏下四鼓矣宋皇后見晉
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晉王泣曰
共保富貴無憂也甲寅晉王光義卽皇帝位改名炅
號宋后爲開寶皇后遷之西宮以弟廷美爲開封尹
封齊王兄子德昭爲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
郡王德芳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興元尹廷
美卽光美也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
示一體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二月帝自將伐漢欲以齊王廷
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上櫛風沐雨

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
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　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
自殺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
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北征未利久不行
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
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
癡兒何至此耶贈中書令追封魏王謚曰懿　冬十
月論平漢功進封齊王廷美爲秦王
六年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岐王謚曰
康惠　時盧多遜專政趙普奉朝請累年多遜益毀

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爲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詔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九月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

七年三月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爲亂遂罷廷美開封尹爲西京留守賜襲衣犀帶錢千萬緡絹綵各萬匹銀萬兩西京甲第一區詔樞密使曹彬餞廷

廣雅書局重栞

美於瓊林苑以太常博士王遹判河南府事開封府判官閻舉判留守事進柴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閤門使賞其告廷美陰謀功也貶左衛將軍樞密承旨陳從龍爲左衛將軍皇城使劉知信爲右衛將軍弓箭庫使惠延眞爲商州長史禁軍列校皇甫繼明爲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定人王榮爲濮州教練使皆坐交通廷美及受其燕犒也或告王榮嘗與廷美親吏狂言我不久當得節帥坐削籍流海島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於帝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

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殀沒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趙普復相盧多遜心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守堂官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小吏王繼勳等命翰林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御史滕中正等雜治之多遜具伏言累遣趙白以中書機事密告廷美且曰願宮車晏駕

廣雅書局重栞

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
言正會我意因遣之弓矢多遜受之閻密恣橫不法
言多指斥王繼勳嘗爲求訪聲妓怙勢贓污皆伏罪
獄上帝詔文武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
四人奏多遜及廷美怨望詛呪大逆不道宜行誅戮
以正刑章趙白等處斬詔削奪多遜官流崖州幷徙
其家屬壽親於遠裔趙白樊德明閻密王繼勳等悉
斬於都門外籍其家財廷美勒歸私第其男女等復
正名稱德恭等仍爲皇姪皇姪女適韓崇業去公主
駙馬之號並發遣西京就廷美居止貶閻矩爲涪州

司戶參軍孫嶼爲融州司戶參軍皆廷美官屬坐輔導無狀也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妻楚國夫人張氏削國封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洩乃坐符他事流之春州歲餘卒

八年冬十月趙普罷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雍熙元年春正月卒於房州年三十八帝聞之嗚咽流涕謂宰相宋琪李昉等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兇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寘之於法俾居房陵冀其思過方欲

廣雅書局重栞

推恩復舊遽玆殞逝痛傷奈何因悲泣感動左右詔追封爲涪王謚曰悼爲發哀成服以其子德恭德隆爲刺史廷美之得罪趙普爲之也眞宗即位追復爲秦王妻張氏爲楚國夫人仁宗贈太師尚書令徽宗改封魏王　初普以佐命功代范質等爲相帝傾心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帝不許明日復奏不許明日又奏帝大怒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帝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帝素惡其人不許普堅以爲請帝怒曰朕固不與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

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普亦隨之帝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允其剛果類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帝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普獨相且十年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檝以贓論死廷臣多忌之帝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置簾下未及發而帝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卽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爾書生耳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多冒稱普市

廣雅書局重栞

貨都下三司使趙玭以聞帝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
爲救解得止而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帝
滋不悅先是開寶初判大理寺雷德驤以寺官屬附
會普增損刑名憤惋見帝面白其事辭氣俱厲帝怒
曳出之貶商州司戶參軍久之知商州奚嶼希普意
奏德驤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德驤子有鄰擊登聞鼓
陳冤併訴中書吏他不法事帝爲下御史獄鞫實帝
愈疑普遂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與普更知印
押班以分其權普竟罷終帝世不復召久鬱鬱不得
志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遂因上變事得召爲司徒侍

中而秦王廷美之獄竟成於普八年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明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因詩以道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墮淚宋琪對曰昨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張溥曰燭斧之疑事所必無然君子姑存者惡太宗之忍也昭憲升遐金匱定誓太祖手挈天

下以與弟皇天后土實式臨之會幾何時德昭
廷美死俱非所慈母等等先慟地下鄭莊怨姜
氏未聞此酷也又何有於兄弟哉開寶中趙普
罷出河陽私表自訟名爲拱護皇弟而志存推
刃太祖不察寶同金縢仁人之心寧過於厚盧
多遜專政與普積釁普心傾之發端秦王告變
之徒如柴禹錫者蝟毛而起淮南霧露一朝溘
殞天子猶恨恨不已普益得售其奸誅流滿朝
痛填骨肉萬世首惡非二人誰歸乎太祖寵隆
周室竊器孤雛有子不享或云天道然太宗虎

視大物不蹕之名推兄居之餘取納懷直忘久假哲人世繼南渡始絕獲天遁厚當塗典午死不服也

廣雅書局重栞

番禺黎永椿初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

番禺金保基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一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吳越歸地陳洪進附

太祖建隆元年三月吳越王錢俶遣使來賀即位自是歲朝貢

開寶七年冬十月伐江南詔加吳越王俶爲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先是俶遣判官黃夷簡入貢帝謂之曰汝歸語元帥江南倔彊不朝我將討之元帥

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尋密告以
師期遂有是命

八年夏四月吳越王俶既受命以沈承禮權知國務
而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
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
攻其關城又敗其軍於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
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
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
答以書上帝優詔褒之

九年二月吳越王俶來朝先是帝謂吳越使者曰元

帥克毘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
慰延想即當復還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
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
幸宴之賞賚甚厚賜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
王叙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
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
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己酉吳越國王俶來朝會
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
下兵馬大元帥并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

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且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俶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丁亥詔封俶爲淮海國王授俶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崔仁冀並爲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俶緦麻已上親及管內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十四艘以范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

俶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乃從之
八年十二月俶改封漢南國王罷天下兵馬大元帥
端拱元年八月戊寅俶生辰帝賜燕是夕暴卒
陳洪進者故清源節度使留從效牙將也建隆三年三月從效卒子紹鎡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鎡夜召與燕洪進誣紹鎡謀附吳越執送於唐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而自爲副使已而漢思患洪進專因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洪進亟走出甲士皆散自是更相爲備一日洪進袖大鎖安步入府中叱退直兵漢思方坐內

廣雅書局重栞

齋洪進卽合其戶而鎖之使人叩門而言曰郡中軍吏請副使知留務衆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漢思惶懼不知所爲卽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曰留後授吾印以泄事衆皆賀卽日遷漢思別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於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來告且請制命

乾德二年二月改清源爲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洪進歲貢多厚斂於民二州甚苦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洪進來朝因獻漳泉二州縣十四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

京諸子皆授要郡道之官　洪進後從平太原封岐
公雍熙三年卒
張溥曰河西竇融吳越錢俶異世並美非以其
知幾善順哉俶初受宋命同伐江南沈虎子抗
辭阻聽比之草表伏闕鸞刀茅旌差稱慷慨然
天下旣定一隅何為忘虞寄之忠而效王元之
妄多見其不知量也漳泉陳洪進初助留從效
殺黃紹頗繼同張漢思劫從效未幾又取漢思
而代之鷹鸇翻覆非宋莫歸俶傾國入朝西楚
長淮盡地居守可以世世而暴亡於太宗之賜

廣雅書局重栞

宴流星雖墜疑非考終洪進黜武一門萬石年
登上壽公侯歸命各有幸不幸乎

番禺黎永椿初校
番禺金保基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二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平北漢

太祖建隆元年夏四月北漢主劉鈞自將兵至潞州赴李筠筠兵敗北漢主懼引師歸　八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俘獲甚衆晉州鈐轄荊罕儒復率衆攻汾州爲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戰死罕儒驍將帝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

廣雅書局重栞

DS 751 F64 1887 v.2

三年二月北漢侵潞晉守將擊走之

乾德元年秋七月漢衙衛殿直王隱劉昭趙鑾等謀逆伏誅辭連其樞密使段常北漢主出常爲汾州刺史尋縊殺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與嫠婦通而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爲妃常以所出非偶恐貽笑鄰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用故咸怨常因譖殺之死非其罪國人憐之　八月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詔以爲平晉軍契丹救之不及　九月北漢以契丹攻平晉軍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郭進救御之進御下嚴毅帝遣

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卽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遂大克捷進卽以聞乞還其職帝從之　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爲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爲及五臺山僧繼顒參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爲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爲獨相機事悉以委之　契丹主以書貽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號助李筠殺段常

其罪有三北漢主引攵爲子隱諱之初北漢與契丹歲使不絕自是契丹使不來而北漢使往則見留羣臣悉以使北爲懼北漢主乃命從子侍衛親軍使繼文請命亦被拘繼文崇之嫡孫魁梧有氣局沈毅寡言契丹主亦厚禮之

二年二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初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帝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於遼城下北漢遼州刺史杜延韜危慼籍部下兵三千人降於繼勳契丹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　三月北漢

耀州團練使周審王等來降

四年北漢復取遼州

五年北漢將閻章樊暉各以砦來降

開寶元年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初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爲子鈞嘗謂郭無爲曰繼恩巽輭非濟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爲不對至是病篤召無爲付以後事繼恩既嗣位怨無爲初不助已且患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疏之八月戊辰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初帝嘗因諜者謂漢

廣雅書局重栞

主曰君家與周世讎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帝哀其言謂諜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　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馬峯等領軍扼團柏谷峯至銅鍋河李繼勳前鋒將何繼筠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

九月北漢主欲逐郭無爲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

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閤反扃其門時繼恩獨處喪次見之驚起繞屏環走霸榮以刃揕其背殺之無爲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爲授意於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爲與羣臣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參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宗嫡孫繼文久留契丹歷險阻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虜援無爲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　十一月北漢主遣使告卽位於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撻烈將諸道兵救之帝亦遣使齎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

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爲詔許以邢州節度使無爲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初帝使諜者惠璘僞稱殿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爲知其詐使爲供奉官及宋兵入境璘卽奔赴至嵐谷候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爲鞫之無爲釋不問有李超者知璘姦狀上告無爲怒幷超斬之以絕口李繼勳等聞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因大掠晉絳二州　北漢主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爲孝和后郭氏所責旣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於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遣罹遘辱無

復嫌間世祖十子鎬鐃錫最有賢行繼元聽羣小之譖幽囚之未踰年皆死

二年三月帝以李繼勳等師還無功謀再舉以問魏仁溥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溥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帝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爲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面繼勳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帝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爲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

爲痛哭於庭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刺冀動衆心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止　夏四月契丹復救北漢帝度其必由鎭定救太原使韓重贇倍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略繼筠遇契丹兵於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贇亦先陣於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贇急擊大破之擒其酋領三十餘人帝命以所獲契丹俘示於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降　閏五月壬子帝班師時契丹主遣韓知璠冊立

北漢主知璠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
守帝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北漢
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帝將開壁門將作
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諜者
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東西班都指揮使
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
候趙廷翰請先登帝壯之俾率衆攻城戰不利懷忠
中流矢幾死時帝師頓於甘草池會暑雨軍士多疾
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帝以問趙普普亦以
爲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於山東河南

而還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　太原之圍南城爲汾水所陷郭無爲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付無爲自登七夏門送之無爲行至北橋值風雨晦冥而止至是閹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爲獻地之謀蹤跡屢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徇

三年春正月契丹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繼元無輔政事令趙高勳亦言我與晉陽父子之國先君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乃盡

索北漢使者凡二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爲平章事李弼爲樞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契丹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爲代州刺史李弼爲憲州刺史　是年北漢主以僧繼顒爲太師兼中書令繼顒本劉氏孽子以宗姓授鴻臚卿嘗遊華嚴見地有寶氣乃於團柏谷置銀場募民鑿山官收十之四繼顒自督所獲卽倍於民時北漢主多內寵繼顒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遂有是命

六年十二月北漢主殺其弟劉繼欽初北漢主爲大

內都檢點父鈞以其幼弱命劉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爲我盡力耶乃黜居交城尋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帝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計大將張崇訓鄭進衛儔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曦等先後俱以讒見殺

九年八月帝令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等分攻析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

主急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師還
先是帝嘗微行過趙普與普謀下漢普曰太原當西
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
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以爲然故
雖連年攻伐至城下輒退師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庚寅帝議伐漢薛居正
等多以爲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
爲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
田重進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爲太原石嶺
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　二月甲子帝自將伐漢

三月己未漢求救於契丹契丹遣耶律沙爲都統敵烈爲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都部署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契丹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祚護石嶺屯軍恣爲姦利進不能禁屢形於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淩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　夏四月帝發鎮州行營都監折御卿分兵攻岢嵐軍下之遂進取嵐州漢人於隆州依險

築城以拒帝遣軍使解暉折彥贇等先發兵圍之繼
遣尹勳往城遂陷　庚午帝次太原時潘美等屢敗
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
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
慮城陷殺傷者衆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
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於前蹲甲交射矢
集城上如蝟毛　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
繼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
當保終始富貴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猶
慮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卻甲申繼元乃夜遣客省使

廣雅書局重栞

李勳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衞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劉保勳知太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惲以下官有差詔毀太原舊城改爲平晉縣以榆次縣爲幷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陳邦瞻曰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薊其不能取燕

薊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朴與周世宗謀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後乃及太原蓋燕定則太原直冟中兔耳將安往哉太祖趙普雪夜之言亦朴遺意也太宗一日忘其本謀急於伐漢盡銳堅城之下僅能克之師已老矣復議攻燕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一敗而沒世不振再舉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勢倒行求前以致顛蹶也

張溥曰劉崇以漢祖知遠之弟偏棲太原與周世讎子鈞繼體倔强不下藝祖龍興哀辭求存

廣雅書局重栞

赦而弗討雖王者恤小量務兼容抑地勢非中國所急也鈞殂無子劉氏嫡孫有繼文在迎自契丹使正君統繫人心結虜援莫善於此舍此不立反王薛釗兒悤悤遇弒失策甚矣張昭敏正論復格不行繼元何氏子儼然弟及攘位無恙卽使賢明善守不虧國步漢家宗廟已久絕食重以昏殘本支破滅老成誅夷時日害喪其誰忍之藝祖惡繼元之抗六飛屢駕徵於李光贊趙普之言揚師輒還留爲邊蔽太宗獨斷整旅翦除牽於契丹勝負猗見以彈丸之區盡中

國之鏡卒之太原雖下而燕薊不復帝謂文王
詢爾仇方豈老謀猶有未審者耶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二

番禺金保基初校

番禺黃濤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三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　朐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契丹和戰

太祖開寶八年三月契丹主賢命其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帝命答書許之契丹乃使克沙骨慎思來結成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於宋無妄侵伐　秋七月遣閤門使郝崇信太常丞呂端使契丹報聘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耶律敞會葬
太祖山陵尋遣辛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眞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欲畱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畱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不可奪厚禮遣還帝曰仲甫遠使絕域可謂不辱君命更得數人如此朕何患也

四年春正月帝伐北漢契丹遣撻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自是和好中絕　帝既滅

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五月庚子遂發太原　六月丁卯次東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兵千人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劉厚德亦以城降庚午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奚底軍於城北帝率衆擊走之壬申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　秋七月契丹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備禦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癸未帝督諸軍與契丹將耶律沙大

戰於高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甲申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庚寅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眞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

乙巳帝至自范陽　九月丙午契丹寇鎭州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是時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鎭州報圍燕之役軍於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陣

於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西大敗之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匡嗣棄旗鼓遁走獨休哥整兵而退

五年三月契丹兵十萬寇鴈門代州刺史楊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陘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卽引去業本北漢節度使劉繼業爲漢主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面每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帝素聞其勇欲招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招

廣雅書局重栞

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帝慰撫之復姓楊氏止名業拜代州刺史時以業善戰號楊無敵　冬十月契丹主賢入寇圍瓦橋關官軍陣於水南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哥追至莫州　十一月己酉帝自將禦契丹戊午次大名會契丹主引去帝欲復伐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帝以劉遇曹翰爲幽州部署遂還京　時廷臣多迎帝意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臣愚以爲此不足慮也自

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粟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若重之愼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馭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

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陛下以德懷遠以惠勤民內治既成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

帝嘉納之

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

國之民陷於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也特太宗時未有可取之機耳

契丹主還國以耶律休哥爲于越于越契丹至貴之職也休哥智略宏遠善料敵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之用

六年春正月癸卯置平塞靜戎二軍辛亥易州破契丹數千衆復改靜戎軍爲安靜軍　秋七月遣使如渤海渤海本高麗別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爲東丹府時帝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

廣雅書局重栞

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竟無至者帝後復遣使如高麗諭令發兵西會高麗亦不能應

七年九月契丹主賢幸雲州至焦山有疾命韓德讓耶律斜軫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而卒隆緒小字文殊奴生十二年矣既嗣位謚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爲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后以德讓爲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勃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耶律休哥爲南面行軍都統

雍熙三年春正月庚寅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爲都

部署將兵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賀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於是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

三月癸酉曹彬趨涿州遣先鋒將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殺其將賀斯虜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於

新城東北丁丑田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
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衆來拒重進陣於東
命部將荆嗣出其西乘暮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
投崖而下殺獲甚衆挑戰數日敵勢頗張時譚延美
屯小沼嗣令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於
道側嗣以所部兵驅往闘契丹兵見旗幟緜亙疑大
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奔潰生擒大鵬翼
飛狐靈丘皆降　丁亥潘美自西陘入與契丹兵遇
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彥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
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　夏

四月己酉田重進戰飛狐北再破之殺其二將趙普上疏曰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薦更已及初夏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鬬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於不戢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漸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於此際或誤指蹤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寇不報　五月庚午曹彬引兵退與契丹耶律休哥戰於岐溝敗績

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兵之速彬旣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潘美盡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

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卻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駝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爨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棄

戈甲如邱山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勳死之休哥請乘勝略地至河爲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哥爲宋國王丙子帝召曹彬米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時契丹耶律斜軫將兵十萬至定安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斜軫追及戰於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斜軫戰於飛狐又敗於是渾源應州將皆棄城走斜軫乘勝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潘美既敗於飛狐副將楊業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内徙時耶律

斜軫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遇之欲領兵出大石
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以爲畏懦欲
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
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
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
先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
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
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
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
君幸於此張步兵强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

火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於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撻覽伏兵於路業至斜軫擁衆為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所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卻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撫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奚底望見袍影射

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奸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侁名初議興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敗帝悔謂樞使張齊賢等曰卿等共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秋七月庚午以曹彬等違詔失律各貶官有差初米信

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不敗
詔以重進爲馬步軍都虞候繼隆知定州　丁亥以
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
齊賢以言事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
兵馬　十一月壬寅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
下以耶律休哥爲先鋒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
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趨燕休哥聞之以兵扼要
害遊戰於君子館天方盛寒士卒皆不能彀弓弩會
隆緒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
爲後援繼隆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

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皆死之先是休哥謀紿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遺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引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哥據胡牀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鬬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令圖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

中父子皆敗且貽中國之害　壬子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與之誓眾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卻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衂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

撻烈哥宮使蕭打里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
四年春正月丙戌詔行營將士戰敗潰散並釋不問
緣邊城堡備禦有勞者具以名聞錄死事文武官子
孫蠲河北雍熙三年以前逋租敵所蹂踐者給復三
年軍所過二年餘一年　二月繕治河北諸州軍城
隍　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於河南北四十
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
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
南之民罔知戰鬭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爲盜非計之
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端拱元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緒攻涿州城破遂進攻長城士卒潰圍南走隆緒邀擊之殺獲略盡　十一月契丹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之己丑郭守文破契丹於唐河　時北部騷動帝憂之訪羣臣以邊事右拾遺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略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帝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爲强盛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耶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耶蓋文景當軍臣强盛之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爲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

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係於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契丹卽強盛至如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火照甘泉之事乎亦在乎外任人內修德耳臣愚以為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幽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禁遊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於燕癸巳詔議北伐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為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

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於此矣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令大軍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至安祖寨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下視孤壘浹旬必克山後八州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爲言帝納之

八月尹繼倫大破契丹兵於徐河時朝廷問契

丹復至遣李繼隆發眞定兵萬餘護送糧餉數千乘趣威虜耶律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趣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伺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

擊殺契丹一大將眾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馬先遁餘眾引去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至道元年二月契丹大將韓德威率眾萬騎誘党項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折御卿邀擊敗之於子河汊勒浪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合利等德威僅以身免　夏四月契丹寇雄州何承矩條子河汊之捷諭州民且揭於市契丹諜知愧忿將襲取承矩以雪恥夜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

丹酣戰契丹復走帝聞謂承矩輕佻生事罷之十
二月契丹韓德威諜知折御卿有疾遂帥眾犯邊以
報子河汊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
既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
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
分也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
明日卒於師契丹兵亦退

張溥曰太宗初卽位平北漢伐契丹皆自將有
功幽州之圍虜帥多降指盼燕薊將爲我有忽
敗於高粱河脫身走免後雖劉廷翰等追北遂

城楊業斬將鴈門而瓦橋關一役僅能抵捍終
耶律賢之世宋未有加也賢死隆緒立蕭燕燕
以一婦人擁十二歲兒專決國政勢若可乘而
北伐議起時帝當陽又數年矣用兵以來所向
必克曹彬捷於涿州潘美捷於寰朔田重進捷
於飛狐蔚州勝勢在我無慚弔伐而師違節制
敗績岐溝自是陳家谷君子館輿尸屢告自夏
迄冬王師三衂帝遂厭兵無志燕薊論者謂張
齊賢議撫馭趙普請班師老成謀國不啻金湯
然山前後十六州久淪左衽汴京藩籬勢在必

爭太宗進取未聞失策且開國大帥戮力中原仁義若曹彬驍勇若楊業如熊如羆何遽不衛霍若而軍既次涿反退雄援糧一敗不支諸路並喪街亭之辱武侯同貶意者其天耶建隆以來契丹主兀律殺其叔李胡後畋懷州爲近侍所弑賢以世宗次子代立身嬰風疾委國蕭氏乘亂而圖或在斯時藝祖以經營方夏力有未遑太宗鼓銳太原而復謀疏河朔大梁安枕又何日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三

番禺金保基初校
番禺黃　濤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西夏叛服繼遷德明

太祖建隆元年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入貢李氏自思恭歷唐末五代世有夏州周顯德中封彝興西平王至是加太尉

乾德五年李彝興卒子克睿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李克睿卒子繼筠立

四年王師伐漢繼筠遣其將李光遠光憲率蕃漢兵渡河略太原境以張軍勢

五年李繼筠卒弟繼捧立

七年五月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地繼捧自陳願居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緦麻以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併官其昆弟克信等十二人有差遂曲赦夏州管内以曹光實爲四州都巡檢使　六月李繼遷叛走地斤澤繼遷繼捧族弟也時爲管内都知蕃落使居銀州聞朝使至遣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葬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

八年知夏州尹憲都巡檢曹光實襲繼遷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獲其母與妻繼遷遁去

雍熙二年二月繼遷陷銀州先是繼遷既敗轉徙無常處復連聚豪族漸以彊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歸之繼遷因語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日絕之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興復乎眾曰諾遂與弟繼沖赴夏州詐降誘殺曹光實於葭蘆川因襲據銀州復破會州焚城郭而去事聞朝廷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之　五月徵田仁朗還副將王侁擊繼遷走之初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砦

將折遇乜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彊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閑暇縱酒摴蒱侁等因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爲詞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韶所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

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
合圖之不爾他日大爲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
是月佚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黨折羅遇麟
州諸蕃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佚遂舉所部入濁
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乜遁去時詔郭守文
與佚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蕃
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蕃百二十五族悉內附
三年繼遷請降於契丹契丹冊封爲夏國王以義成
公主妻之　夏四月夏州安守忠以衆三萬與繼遷
戰於王亭鎮敗績繼遷追至城門而還

端拱元年五月復以李繼捧爲定難節度使遣之鎮帝嘗謂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會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疑繼捧洩之乃出繼捧爲崇信軍節度至是繼遷侵擾日甚諸將用兵無功帝從趙普計復命繼捧鎮夏州賜姓名趙保忠厚賜而遣之以招繼遷

淳化二年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先是繼捧至夏州數月即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授繼遷銀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繼捧戰於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繼捧乞

濟師乃遣翟守素出兵援之守素至繼遷納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爲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未幾繼遷復叛

五年春正月詔以李繼隆爲河西都部署討李繼遷先是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鹽池用困繼遷繼遷遂率邊八四十二族寇掠環州邊將多爲所敗久之繼遷欲徙綏州民於平夏部將高文𡶒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繼遷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朝廷乃命繼隆討之　三月乙亥李繼隆將兵入夏州時繼捧聞繼隆且至先挈其母妻子女壁於野外上

言與繼遷解怨獻馬五十匹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壓境繼遷因襲繼捧營欲併其衆繼捧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執之送汴繼遷遁去繼捧至京赦之封宥罪侯　夏四月甲申隳夏州城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姦雄因以竊據欲隳其城宰相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每爲關右之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乃詔隳之遷其民於銀綏是年繼遷復遣使貢馬謝罪

至道元年六月李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橐駝來

獻帝令衛士射於後園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巨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帝留浦京師遣使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　秋七月李繼遷寇清遠軍守將張延擊敗之

二年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初帝命白守榮等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於浦洛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爲所奪帝怒命繼隆爲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璨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圍靈武城中告急使爲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

廣雅書局重栞

矣呂端請發兵出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自解或云盛夏涉旱海水泉竭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卽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保安軍奏獲繼遷母帝用寇準議且斬之呂端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斬之徒樹仇怨益堅其叛不若置延州善養視之以繫繼遷心帝從之　八月李繼隆率諸將進軍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馳奏以環州

道迂欲自清岡峽直趨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罕合行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范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賊銳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爲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卻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賊見其師整不敢逼廷召等大小數十戰互有勝負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破賊

三年二月李繼遷遣使納款且求藩任會帝崩太子

初卽位方在諒陰許之授繼遷定難節度使且割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繼遷尋遣弟璦詣闕謝未幾復抄邊

眞宗咸平五年三月李繼遷大合蕃部攻陷靈州繼遷改靈州爲西平府居之先是帝以靈武事訪李至至言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今靈州不可不棄若發朔方軍於環州保固邊境亦一時之權也帝不決時繼遷抄掠益甚帝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禦之齊賢亦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無益通判永興軍

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舍之則戎狄之利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西域戎狄合而爲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惟資西域西域既分爲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爲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如舍靈武復合爲一夏賊桀黠俾諸戎不得貨馬未知戰馬何從來三患也請築溥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域之外不築此二城爲脣齒與捨靈武無異帝覽奏復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上疏引漢棄朱崖爲喻請棄靈武守環慶與李至前議

合輔臣復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繼遷不死靈武終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會繼遷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於繼遷繼遷勢益張復攻定州懷遠曹璨以蕃兵邀擊之稍稍斬獲而王超所將大軍卒不能進靈州遂陷知州事裴濟死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

六年六月李繼遷圍麟州詔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

知州事衞居實出奇兵突戰繼遷拔營遁去　十月
李繼遷轉攻西蕃取西涼府都首領潘羅支僞降集
六谷蕃部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死子德明立
契丹封德明爲西平王時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
降詔慰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
瑋上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
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強盛不可
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
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景德三年九月李德明奉表歸款復遣劉仁勗進誓

廣雅書局重栞

表十月授德明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如內地因索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自是德明歲朝貢不絕

大中祥符三年夏州饑德明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其遣眾來取德明得詔慙曰朝廷有人遂止

九年德明表邊臣罕守舊制各務邀功漸乖盟約詔答之

乾興元年德明以兵攻麟州柔遠砦巡檢楊承吉與

戰不利命曹瑋爲環慶秦州緣邊巡檢安撫使備禦
之是年德明城懷遠鎮爲興州
仁宗天聖九年十月德明死子元昊立事見後
張溥曰西夏之役廷臣異議請棄靈州者李至
楊億也請築浦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糧道者
何亮也請部分軍民空壘而歸者李沆也夫靈
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唐藉以中興非西漢朱
崖比倡言可棄者非矣拓跋夏者故党項部戎
種也貞觀中歸唐賜姓李唐末拓跋思恭鎮夏
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四傳至

廣雅書局重刊本

繼捧當宋太宗時以家難入朝撫綏拓清百世
一日也繼遷弃叛設募離黨可以計滅帝誤聽
王侁徵還田仁朗賊勢漸縱又用趙普策使繼
捧入夏招懷夫繼捧懦而不制繼遷狡而得衆
彼惟爲昆弟諸父所怨祈留京師反令其歸招
繼遷無論繼遷不肯下反失一繼捧矣繼捧再
獲無益中國而繼遷坐有五州莫敢難也田仁
朗欲厚啗酋長令圖折首張齊賢議招致蕃部
分地聲援二說可行復歸築舍靈州忽陷夏適
日逞繼遷中流矢死德明初立曹瑋願假精兵

乘其國危子弱擒送闕下帝猶豫不報至元昊
習兵而宋重困矣但纂春秋不伐喪而不知臥
榻鼾睡太祖有明戒也譏宋亡者云聲容盛而
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於夏事已見之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番禺金保基初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五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　朐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交州之變

太祖開寶六年五月交州丁璉入貢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攻承美執之置交州節度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將吳處玶爭立驩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玶等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爲節度使尋遜璉位漢

既亡璉入貢授璉靜海軍節度封交阯郡王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秋七月交州丁璉及其父部領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璿年尚幼大將黎桓幽璿別館而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預爲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爲然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轉運

使孫全興張濬崔亮劉澄賈湜王僎並爲部署將兵討之全興濬亮由邕州澄湜僎由廉州進桓聞之乃遣使爲丁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六年三月交州行營破賊於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於是知邕州侯仁寶率兵先進孫全興等頓兵花步黎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爲所害會炎瘴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於軍徵全興下獄尋棄市

八年春黎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遣使來貢幷上丁璿讓表帝賜桓詔曰朕且欲璿爲統帥之名卿居

副貳之任若璿將材無取童心如故然奕世承襲載
餘星紀一朝舍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
安宜遣璿母子盡室入朝即降制授卿節旄凡茲兩
途爾當審處其一桓不聽命

雍熙三年以黎桓爲靜海軍節度使桓復上表求正領節
鎭朝廷懲孫全興之敗不欲用兵許之丁氏由此遂滅

四年復封桓爲交阯郡王

眞宗景德三年五月交州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
鉞而自立知廣州凌策等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叛
請發本道兵討之帝以桓素修職貢不欲伐喪令緣

海安撫使諭曉之龍廷復入貢後賜名至忠
大中祥符三年春交州大校李公蘊弒其主至忠自
立爲留後遣使入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公蘊尤而
效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遂用桓故事封公
蘊爲交阯郡王交州自公蘊後世修職貢不絕然數
盜邊至其王乾德遂大舉入寇神宗熙寧八年也時
朝廷方議開疆知桂州沈起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
爲保伍又於融州强置城寨殺人以千數交人以爲
言罷起以知州劉彝代之彝至奏罷廣南所屯北兵
而用槍仗手分戍復聽偏校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

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盡遏絕表疏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士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州除彝名

神宗熙寧九年春正月交人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屍於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忠勇　二月以郭逵為安南招討使時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

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時相怒乃以
天章閣待制趙卨爲招討使將兵討之卨言逵老於
邊事願以爲使而已副之故有是命　冬十二月郭逵
敗交人兵於富良江初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
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
濟趙卨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
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洪眞李乾德懼
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
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逵不敢渡得其廣源
州門州思琅州蘇茂州桄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

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治沈起劉彝開釁之罪安置隨秀州

陳邦瞻曰交州在宋世凡再叛初以侯仁寶後以沈起仁寶死起竄足爲邊臣不務安輯而生事者之戒雖然交州小醜再勤王師卒無成功宋之不振甚矣

張溥曰花步之敗侯仁寶首禍邕州之屠難發沈起二臣喜事開釁論罪交州皆可斬也然太平興國中黎桓四丁璿代總國衆不臣跡著討非無名獨惜仁寶獻策僅爲身計謀之不詳盧

多遜復倉猝用兵未成廟算遂使開國天威喪於跕鳶一隅後雖戮將罷師詔書羈縻桓對王使夷歌勸酒亦覥恭而已豈能若士燮化越俗尉佗稟漢令哉黎桓既死龍廷殺兄派海方亂勢可摧枯眞宗姑息不討及李公蘊弒黎至忠稱藩後復充耳置之反行封賞王靈頓矣馴及熙寧李氏繼襲世已三傳坤厚含弘爲日蓋久沈起逢迎安石構怨交阯與王韶洮河之役一時並興空死蘇緘重爲國辱眞宗可伐而不伐神宗不可伐而伐之違時致敗起罪無怨重於

廣雅書局重栞

仁寶矣宋鎬等至交州言其土風茅竹編屋海
汊娛賓標魚弄虎隔絕天朝服而舍之繇來已
然奈何大宋獨與爭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五

番禺金保基初校

番禺黃濤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蜀盜之平

太宗淳化四年春蜀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喜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爾

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以其平日愛錢故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　十二月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於江原玘射中小波已而爲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寇掠州縣陷邛州永康軍衆至數十萬

五年春正月戊午李順攻陷漢州復陷彭州遂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遣兵急討無致滋

夔帝從之遣宦者王繼恩爲兩川招安使分路進討以雷有終爲峽路轉運使　二月乙未李順分遣楊廣數萬衆寇劍門上官正爲劍門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衆斬馘幾盡餘衆三百奔還成都順怒其驚衆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棧道爲憂正以孤軍力戰破賊於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　李順圍梓州初知梓州張雍聞王小波起卽練士卒募强勇爲城守計輦緜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

廣雅書局重栞

至是順遣其黨帥衆二十萬圍梓城中兵纔三千雍悉智力禦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智顒來援賊乃潰去　己亥王繼恩師至緜州賊潰走追殺其衆遂復緜州遣曹習破賊於老溪復閬巴蓬劍等州　五月王師至成都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其黨張餘復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　辛未降成都府爲益州

八月甲午以王繼恩爲宣政使初中書以繼恩討蜀有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

有大功非此不足以酬之帝怒深責相臣乃命學士
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　辛丑以張詠
知益州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
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時復張
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
厚恩此行當蕩平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爾
死所矣正由是決計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
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
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譌言有
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旣

而得造譌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譌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譌則有聲止譌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三人皆有學行爲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士由是知勸民有牒訴者詠酌量情法輕重判數語以示之蜀人刻爲戒民習風俗爲之敦厚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餘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了吾無憂矣　癸卯以參知政事趙

昌言爲川峽都部署時王繼恩在蜀不能戢衆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卽前畫攻取之策帝喜命昌言帥蜀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旣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衆兵尋罷知鳳翔府　上官正復雲安軍先是張餘賊衆攻夔州白繼贇大敗之於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艘正復連破賊於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陵州又爲知州張旦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於雲安軍復其城

至道元年二月丙午四川都監宿翰獲張餘於嘉州

先是西川行營衞紹欽楊瓊屢破賊衆復蜀邛等州帝以蜀盜漸平下詔罪己略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爲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爲功擾我烝民起爲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永鑒前非庶無貳過聞者感悅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之餘走嘉州爲軍士所獲　是年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爲四川招安使蜀寇悉平後數年復有王均之變

眞宗咸平三年春正月甲午益州戍卒作亂推王均爲首初神衞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領之

福御衆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至是兵馬鈐轄符昭壽與知益州牛冕大閱於東郊蜀人遍觀之二軍衣服鮮敝不等均衆由是慚憤而昭壽亦驕恣侵虐軍士素怨之是月朔戍卒趙延順等八人爲亂遂殺昭壽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鬬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同逆耶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爲亂盍往招安之叛卒見均即擁之

爲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
稱以小校張鍇爲謀主均帥衆攻陷漢州進攻緜州
不克直趨劍州爲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益州帝時
幸河朔將發大名聞之以戸部使雷有終爲川峽招
安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爲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
討之上官正李繼昌等皆隷焉　時知蜀州楊懷忠
聞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懷忠入益州焚
城北門至三井橋與賊黨戰數合懷忠不利而退復
檄嘉眉等七州合兵再攻益州敗之乘勝逐賊至州
南十五里砦於雞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門自固

二月癸亥雷有終等至益州時都巡檢張思鈞已克漢州遂進壁升仙橋賊出攻砦有終擊走之　丁卯王均開城門僞遁雷有終等帥兵入城號令不肅官軍競剽掠賊閉關發伏布牀榻於路口官軍不得出困爲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得免李惠死之官軍退保漢州益州城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爲賊黨追殺或囚縶之支解族誅以恐衆又脅士民之少壯者爲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榜招之至則署其衣袂釋之日數百人

冬十月甲辰雷有終復益州初賊由升仙橋分路

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王均單騎走還城遂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雨城滑不能上有終命爲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之賊由是消沮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蒙氈秉燧以入悉焚其望櫓機石先遣東西南者鼓譟攻之有終普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之均夜與其黨二萬人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明日執嘗受僞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冤酷均既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己丑有終遣楊

懷忠追均至富順及之大敗其衆遂入城均縊死懷忠取均首及僭僞法物降其黨六千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流牛冕儋州張適連州

四年十二月丁未詔蜀賊既平除追捕亡命餘詿誤之民並釋不問譌言動衆者有司斬以聞

六年冬十月復以張詠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下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帝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是時內地亦多寇盜濮州賊夜入城掠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家王禹偁時守黃州上疏曰伏以體

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毁城隍收兵甲撤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强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輓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圮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鎭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彀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

擅自修治上下因循遂至於此今黃州城池器械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思備禦何以支吾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維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頹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神斷許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按禹偁此疏深切時弊故附見於此

張溥曰王小波李順亂於淳化王均亂於咸平不數年間蜀凡再變小波起閭閻椎埋烏合身死而順繼之順死張餘又繼之猶東晉大盜孫恩之後有盧循循之後有徐道覆也王均領神衛卒戍益州縱下剽暴軍士嘯呼脅爲戎首其唐龐勳乎西蜀地狹民稠若禁私市編戶羣驕一旦有司彈治之足矣委柄宦官將驕士惰雖獲小勝終敗道也王均迫於亂卒人心不固鋤而去之易於李順王繼恩四年而成功雷有終一載而奏績書畏兆民有以哉張詠涖蜀先作

士氣化賊爲民止亂之方莫長於此太宗好生下詔罪已聞者感泣禹湯之興勃焉豈德宗奉天比乎繼恩掖庭廝役謬任檀車賊敗復颺功不補罪乃明主方惜繁纓而執政欲書帶礪何多諂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番禺金保基初校

番禺黃濤復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　朐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太宗致治

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己未詔羣臣論列者卽時引對富弼曰太宗求治之切故詔羣臣論事欲面奏者卽時引對此言路所以無壅也自後臣僚非差遣合上殿者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敷奏邊事踰月不得報邊事尚拘常例況他事乎

二年春正月戊辰帝親試禮部舉人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爾爲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誤寘下第帝覽之故一牓盡賜進士及第又詔禮部閱其十五舉以上及諸科並賜出身召邢昺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帝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又九經七人不中格特賜同三傳出身帝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

之具矣　辛未詔曰虞書考績爰及三年漢官奏課律分九等應諸道州府曹掾及縣令簿尉先是吏部南曹給印紙歷子俾州縣長吏書其績用過僭秩滿有司詳覘而差其殿最斯舊章也執事者其申明之毋或蔽欺以紊經制

三年二月丙辰立崇文院凡古今書籍盡貯之　六月癸未詔職官贓罪雖會赦不得敘著爲令

五年二月定差役法初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

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戸
爲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
六年二月詔曰朝廷申勸懲之道立經久之規應羣
臣掌事外州悉給御前印紙所貴善惡無隱殿最必
書俾因秩滿之時用行考績之典邇聞官吏頗紊綱
條朋黨比周迭相容蔽米鹽細碎妄有指言蠹有巨
而不章勞雖微而必録宜行戒諭用儆因循自今應
出使臣僚在任日勞績非尤異者不得批書會有殿
犯不得引匿其餘經常事不在批書之限　九月左
拾遺田錫上封事言軍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其一

以議平漢之功駕馭戎臣爲要機而大體之一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兵其二言今諫臣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紀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祕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其三言尚書省諸曹苟簡非太平之制度宜修省寺以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獄具皆有定式未聞以鐵爲枷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五臟皆麗於背遂禁鞭背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襃答　置京朝官差

遣院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中書至是詔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員闕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雍熙元年六月詔求直言知睦州田錫上疏言時久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合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

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宜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非賢當擇而任之奈何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帝韙其論　帝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參知政事李昉微誦白居易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帝聞之遽起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二年秋七月詔諸道轉運使及長吏乘豐儲廩以防水旱

端拱元年春正月己亥親耕耤田　五月辛酉詔就

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好邪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至每與同官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虞部郎中張佖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梁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御朝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依舊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月終送史館自餘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送

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爲起居注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

內侍侯莫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趙普按其罪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

淳化元年十二月詔中外所上書疏及面奏制可者並下中書樞密三司申覆頒行帝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呂蒙正進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

近日內外上封事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夫狂夫言而聖人擇焉亦古訓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等論此事何憂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存此心則刑清訟息矣二年帝以旱蝗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寇準獨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財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

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并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可大用遂自樞密直學士拜樞密副使準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時王禹偁上言請自今庶官候謁宰相並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預坐接見將以杜私請詔從之左正言謝泌疏駮曰伏覩明詔不許宰相樞密使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踈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眞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煩

廣雅書局重栞

陛下以聰明寄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庶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暇幸今世道清明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寡姑息之臣奈何疑執政為衰世之事乎帝覽奏即追還前詔仍以詔所上章付史館　八月己卯置審刑院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深刻乃置審刑院於禁中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中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

四年二月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

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梁鼎上言曰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代以還率繇此道唐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勵績效著聞五代兵革相繼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略蔑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體寖成苟且之風是致水旱薦臻獄訟塡溢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望陛下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於是改磨勘院爲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

張溥曰三代而下得正統者稱漢唐宋高祖反暴秦之跡呂后專政劉氏幾危太宗削平宇內推位讓父猶啓建成元吉之變藝祖受禪雖不正幸兄弟友愛賢聖序及人倫極盛而涪陵貶死武功自殺開寳宋后崩不成喪議者不能爲晉王恕也史稱帝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卻女樂戒畋游絕遠物抑符瑞閔農考績講學勸諫彬彬至治成康文景亦曷尚茲獨天顯內虧貽譏大德假令堯戮帝摯之後舜驅丹朱於死尚書二典不作久矣又怪帝好直言鯁士滿朝

若田錫王禹偁者流鋪陳治道何以獨缺五倫秦王之獄趙普進而盧多遜竄帝所傷心路人知之羣工左右宜默默也天下大物與子大經德昭縱存豈容再誤惜不得其死耳若青齊父老詠歌神聖願率子弟清路封禪泰山設武功南面又安能致此一統諸君往往叢盛於開基而禍生於家室豈殺運相仍當時百六猶有未盡者乎甚哉純乾之難處泰之不易也

番禺金保基初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番禺黃濤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朐　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營田之議

太宗端拱二年春以陳恕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又詔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田尋皆罷滄州節度副使何承矩上疏曰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於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

七十里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爲屯田可以遏敵騎之奔軼俟明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閼即播爲稻田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如此數年將見彼弱我彊彼勞我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抵西山百里許無水田處亦望選兵戍之簡其精鋭去其冗謬夫兵不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若兵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帝嘉納之屬霖雨爲災典者多議其非便承矩引援漢魏至唐屯田

故專以折衆論務在必行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
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
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
陂塘引水漑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
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
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
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
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漑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
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
既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承矩載稻穗

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潁暨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傳

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蟲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矣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按視經度然不果行

至道二年直史館陳靖復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榷酤斯爲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敻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二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

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遊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及既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里胥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閒曠之田廣募遊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豐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

備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即計戶定徵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市餱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部帝覽之喜詔靖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乏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爲

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爲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埆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爲中品既埆瘠復患於水旱者爲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爲限若寛鄉田多卽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棃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戸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

其稅宰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以其狀付有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爲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

張溥曰陳靖墾田之議卽後魏李安世均田之策皆官取閑田以授民也安世之制頗彷井田審經術準分藝露田立還受之法買賣合均給

之數公田非强奪爭田以年斷通行差便請則
開曠之田有授無還官給牛種廣募遊惰五年
以後收租責償費多難行馬端臨氏論之詳矣
然晉遭劉石傾覆神州僭逆相仍五方淆亂魏
定燕趙遂荒九服地大綱闊鼎建勢易安世因
無制之民量人畫野不耕之土邑地相參桑田
無擾露田必均丘墟瘠鹵盡成良疇無王莽王
田之害有趙過代田之利上下安之未有起而
與爭者也宋承唐五季之餘太祖創平諸國除
藩鎮錙州之法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

農之條稻粱桑枲務盡地力再傳以後法令寖而議論多因循易而改作難是以引水溉田黃楙言之何承矩任之屯田省運陳堯叟等言之太宗嘉之勸民墾田陳靖言之陳恕等贊之廟議舉行公私便益而皇甫選何亮片言排沮踰時立罷惜小費而亡大利國家興革其可庸人度量哉農田不修而後有方田方田作偭而後有公田端拱至道之間既失於聽言之不斷熙寧元豐之際又失於任人之太專宋所以富强無策而日就削弱也

番禺金保基初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番禺黃濤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朐　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至道建儲

太宗雍熙二年九月辛亥廢楚王元佐爲庶人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梃刃傷侍人疾少間帝爲赦天下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

廣雅書局重栞

等侍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
焚其宮帝大怒廢爲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
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召還居於南宮
淳化五年九月壬申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
王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初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
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至是寇準自青州召爲左
諫議大夫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
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
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
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爲可

願師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太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言眞萬世法也

至道元年八月壬辰詔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恆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旣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

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等上表不敢當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勗以謙沖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帝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者動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未有當必須力言至於禮樂詩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之言諭也

三年二月辛丑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

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三月癸巳帝崩年五十九時皇后令王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卽紿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卽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初帝欲以端爲相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札戒諭自今中書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

五月甲戌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李昌齡為忠武行軍司馬降王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潯州

張溥曰太宗九子元佐居長聰警善射狀貌類父竟以狂廢然推本心疾由痛秦王罪非戾園仁同漢惠舉世哀之帝崩王繼恩李昌齡等謀立元佐揆以立長亦非逆節但壽王元侃久正東宮一朝動搖亂不可長也寇準論建太子勿謀他人片言決議神器有歸無定策之名安社稷之本陳蕃竇武悔謝弗如呂端持重善處大

事初佐秦王勸其扈從河東釋太宗之惑決嫌疑定猶豫所素斷也迨閉寺人於閤中譖眞王於殿上元老垂紳百官屏息謂之顧命周公其人涪陵之禍元佐力救豈曰下愚發狂焚宮貶就臣列歷事眞仁傫然不怨名爲清狂終獲壽考縱不得帝幸無不孝弟名此太宗所見而流汗也

番禺金保基初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番禺黄濤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咸平諸臣言時務

眞宗咸平元年春正月翰林學士王禹偁上疏言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饋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爲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遼臣俾達其主請尋

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己而爲民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德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畜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由所畜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爲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一州

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稅算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三曰艱

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爲官擇人士君子學行修於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沿革未嘗遠去其道隋唐始設科試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官亦非

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以下謂之旨授官今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者井田之法農卽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衞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爲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縑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蠹

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如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奸儉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知人任賢之德

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唐元和中憲宗嘗命裴洎銓品庶官洎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洎爲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轍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振舉

廣雅書局重栞

綱紀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爲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途品流不雜然後觀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　冬十月知代州柳開上言曰國家創業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益州稍靜望陛下選賢能以鎭之必須望重有威即羣小畏服又西鄙今雖歸朝他日未可必保苟有剛復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爲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

有思慮西部積恨未泯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兇
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以良
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柔其情以寬
假息其忿多命人使西人甘涼厚結其心爲我聲援
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
動今甲兵雖衆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
則又懸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
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
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
必賞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庭

更召貔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內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

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擇文武
忠直之士爲左右贊弼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
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戶以上選朝
官知三千戶以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
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冗
處費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
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內多或不和
伺隙則致於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
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
恭惟太祖神武太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

不用無事不知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即斷合行即行愛惜忠直之臣體察奸諛之黨臣久塵著位寖荷恩寵辭狂理拙唯聖明恕之

二年春正月舉入閤故事右司諫孫何上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有吏部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正版圖而阜貨財有刑部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繕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主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焉星拱郎中員

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綱在綱唐之盛時亦不聞分別利權剏使額而軍須取足及玄宗侈心既萌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為租調地稅使始開利孔以構禍階至於肅代則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於是叛亂相仍經費不充迫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卒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今國家二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此時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慎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

廣雅書局重栞

郎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
以本曹郎中員外郎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
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
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則進無掊克之虞退有詳練之
名周官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艱在陛下行之爾先
是何嘗獻五議其一請擇儒臣有方略者統兵其二
請世祿之家肄業太學寒儁之士州郡推薦而禁投
贄自媒者其三請復制舉其四請行鄉飲酒禮其五
請以能授官勿以恩慶例遷上覽而嘉之
三年冬十月知黃州王禹偁上疏曰臣際會昌辰忝

冒通籍凡有見聞皆合論奏然而言關災異事涉機宜苟非不諱之朝卽恐犯時之忌今者不避逆耳用明匪躬臣本州去年十一月城南長圻村兩虎夜鬭一虎死食之殆半當時卽欲密奏值鑾駕北征旣非吉祥難聞行在臣但只隄防盜賊撫恤軍民而已又今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夜羣雞忽鳴至今時復夜鳴未止又十月十三日雷聲自西北起與盛夏無殊臣伏讀洪範五行傳及春秋災異史記天官書兩漢五行天文志以此詳校虎者毛蟲屬金金失其性則有毛蟲之妖又云虎相食者其歲當大饑雞者羽蟲

廣雅書局重栞

屬火火失其性則有羽蟲之妖又云雞夜鳴主兵革昔人聞雞夜舞是矣雷者震也屬木木失其性則有冬雷之妖又云發雷之地饑饉此皆得於儒學不在禁書然事有數年而後應者亦有終不應者要在臣下無隱帝王盡知或修德以答天心或設備以防時難故詩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只如咸平元年彗星出呂端等請臣作避位表臣具言星見虛危齊分請於青齊間設備以應天戒端等俱以爲然不知自後作何措置臣緣不在司言之地不敢侵官去年胡虜犯邊果入齊地是天以文

象告人人不自知備也端雖物故李沆以下皆見臣
言今黄州有此災祥不能依前寢默雖妖不勝德終
無累於聖明而遇事敢言亦麤由於忠鯁今年禾小
稔臣下無虞然恐應在它時卽合先有制置伏望陛
下恕臣拙直察臣愚衷今淮甸之間防饑荒之事假
令災祥不驗猶勝臨事無備矣臣又念古之循吏政
感神靈宋均猛虎渡江臣則有虎相食㫖魯恭雉馴
桑下臣則有羣雞夜鳴百里嵩甘雨隨車臣則有冬
雷暴作此皆臣化人無狀布政失和合寘常刑亦當
自劾又慮他人陳奏臣則有昧蔽之愆上為之憮然

張溥曰稱宋治者以咸平景德間爲極盛時天下一統已四十餘年君臣恭和百官奉職吏無殘賊風俗樸素四方有敗天子畢聞遣視災傷屢詔賑貸庶幾哉與西漢文景比烈矣未幾天書見封禪興改元大中祥符妖自上作帝德闕焉伊尹復辟告歸陳戒作咸有一德之書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賢君尚終尤慮乎何眞宗之不思也然咸景之際趙保吉陷靈州而裴濟死王均亂益州而劉紹榮死契丹隆緒大舉入寇而康保裔死王

繼忠執數年以來干戈數勤廟堂旰食下求賢之詔決親征之師用雷有終以平亂卒用潘羅支以敗西夏用寇準以定契丹憂深討遠未嘗敢一日暇豫稱觴賜酺也澶淵功成侈大卽彰玉清昭應會靈景靈土木繁起朝元寶符延恩天安神怪恍惚五鬼握柄方士接朝民謌天變大業幾喪豈外患反福內寧反禍哉唐憲宗厲精元和擒劉闢於劍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討吳元濟而淮蔡安平李師道而淄青靖剛明果斷可望中興而

晚節稍隳遽罹賊弑後唐莊宗能躍虎步問鼎燕梁三矢灑恨大事立成而荒佚盤遊忽遭郭門高之變憂患者生安樂者死有國家者之大致也眞宗治臻於虜寇而志惰於和盟鮮終之憾亦以此耳咸平諸臣應詔直言五事五議猶然政問李沆爲相日奏艱難止邪未萌則誠大臣格心先務矣

番禺金保基初校

番禺黃　濤復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　朐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契丹盟好

眞宗咸平二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時鎭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餘畏懦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間道遣使督潛出兵合擊潛不聽范廷召忿詬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嫗鈴轄張昭允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

召仍許出師爲援廷召復求援於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領兵赴之遇虜於瀛州會暮約明日合戰而廷召潛遁保裔不之覺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毋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死之契丹乘勝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業之子也集衆登陴固守以俟援兵會天大寒汲水灌城上倏忽爲冰堅滑不能登契丹兵乃引去掠祁趙邢洺州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　詔聽邊民越拒馬河塞北市易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緣邊戰櫂司白

淘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餘里此天險也太宗置
砦一十六鋪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
舟百艘往來巡警以屏奸詐則緩急之備大爲要害
今聽公私貿市則人馬交度深非便宜且砦鋪皆爲
虛設矣疏奏即停前詔　十二月帝親禦契丹以李
沆爲東京留守甲寅駕發京師次陳橋戊午駐蹕澶
州辛酉宴從臣於行宮以王超等督先鋒示以陣圖
俾識部分壬戌賜近臣甲冑弓劍幸浮橋登臨河亭
賜澶州父老錦袍茶帛甲子次大名錢若水上疏曰
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

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傅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契丹入寇契丹遣其將楊衮領騎

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

廣雅書局重栞

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茍能遵太祖故事愼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孫何上疏曰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多以高祖之大度兼肅王之赤心神武冠於百王精兵倍於前代分閫仗鉞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爲心賊遺君父爲恥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

强兵坐違成算遂使腥羶得計虵豕肆行焚劫我郡縣係累我黎庶陛下擄人神之忿怒憫河朔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淵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鎮定道路已通而德棣烽塵未息此殆將帥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壅閼鄰境不相救援糗糧須候轉輸之所致也將帥者何或恃勇無謀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堡不恤人民邊奏者何護塞之臣固祿守位城池焚劫不以實聞老幼殺傷託言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邊州縣城壘參錯如輔車脣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託稱兵少不出或待奏可乃行候輦輸者何敵騎往還

焱馳鳥逝贏糧景從萬兩方行迨乎我來寇已遁去此四者當今急務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謀臣防壅閼則莫若凡奏邊防陛見廷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令聽其便宜運糗糧則莫若輕齎疾驅角彼趫捷今大駕既駐鄴下契丹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薦食者惟東北無備之城繕完周防不可不慎且蜂蠆有毒豺狼無厭今契丹西畏大兵北無歸路獸窮則搏物不可輕餘孽尚或稽誅奔突亦宜預備大河津濟處處有之亦望量屯禁兵扼其要害則請和之使不日可待帝覽而嘉之及傳潛逗撓無功何又

請斬潛以徇　丁卯召見大名父老勞賜之開府康保
裔死優詔賻恤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召傳潛還流
之房州
三年春正月己卯朔駐蹕大名府契丹知帝親征乃
縱掠而去丁亥范廷召等追契丹於莫州斬首萬餘
級盡獲所掠餘寇遁出境庚子帝至自大名　帝時
出手詔詢錢若水備禦北虜之術若水上疏曰臣讀
前史論匈奴者多矣若漢婁敬樊噲季布賈誼晁錯
主父偃徐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董仲舒之所陳特
和親征伐之二議唐李靖魏徵溫彥博郭正一狄仁

廣雅書局重栞

傑之所及亦不過戰守之兩端晉桑維翰不肯約之言出於微弱故相趙普請回軍之奏姑冀息民悉非遠謀臣所不取嚴尤謂自古禦戎無上策臣竊笑之守在四夷制勝以靜非上策而何臣聞唐魏博一鎮爾兵戎固不衆於今日而胡騎未嘗南牧者以幽薊爲北門扼其險阻故也石晉割地之後由定武達滄海千里受敵雖設二關鎮之以重兵莫可以禦故晉未渡長河漢初復擾邊徼以周世宗之英武曾未能絕其寇中山窺上黨今御札詢備禦翦滅之術臣以爲不得幽州未可翦滅也後唐莊宗在河北命周德

威取幽州然後南向而爭天下蓋先有萬全之計使不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心將不能料敵重兵在外輕兵在內則今之所患也臣願陛下選智謀可以任邊郡者聽召壯士以爲部曲而官爲廩給之又募民爲招收軍厚其糧賜蠲其租賦彼供輸兩地各有親屬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是同心將能料敵而在外者皆輕兵矣然無以統衆則不能用衆無以制勝則不能必勝故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以專閫外之事有警則督戰已事則班師旣無舉兵之名又得取兵之要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備禦之方

舉在此矣若乃患民力之困則廣邊地之營田患戍
卒之驕則嚴將帥之法令古語有之曰法不可移令
不可違又曰功不勸謂之止善罪不懲謂之縱惡昔
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戍卒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
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
嘗小衄臣願陛下推太祖所以待進之心而待諸將
則法令不患不嚴勸懲不患不至矣帝善其議　知
雄州何承矩上言曰契丹輕而不整貪而不親勝不
相讓敗不相救以馳騁爲容儀以弋獵爲耕釣櫛風
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行不以爲苦復恃騎戰之利

故頻年犯塞臣聞兵有三陣日月風雲天陣也山陵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設陂塘綿亘滄海縱有敵騎安能折衝昨者契丹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安居即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纔百里縱有丘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因而廣之制爲塘埭自可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不悅詩書不習禮樂不可守疆界制御無方動誤國家雖提貔虎之師莫遏犬羊之衆臣按兵法凡用兵之道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

廣雅書局重栞

行兵衆孰强士卒孰練賞罰孰明此料敵制勝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否則必敗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也伏望愼擇良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祿使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爲戰守之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闢田疇勸農耕蓄芻粟以備凶年完長戟修勁弩謹烽燧繕保戍以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按堵矣臣又聞古之明王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齊桓晋文皆募兵以服鄰敵故强國之君必料其民有膽勇者聚爲一

卒樂進戰效力以顯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赴遠輕足善鬭者聚爲一卒此三者兵之練銳内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況小大異形强弱異勢險易異備卑身以事强小國之形也以蠻夷伐蠻夷中國之形也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邊部寧且聚膽勇樂戰輕生之徒古稱良策請試行之曰邊郡之人多負壯勇識外邦之情僞知山川之形勝望於邊郡置營召募不須品度人才止求少壯有武藝者萬人俟契丹有警令智勇將統而用之必顯成功乃中國之長算也又如榷場之設蓋先朝從權立

廣雅書局重栞

制以惠契丹縱其渝信犯盟亦不之廢似全大體今緣邊榷場因其犯塞尋即停罷去歲以臣上計於雄州置場賣茶雖貲貨並行而邊氓未有所濟乞延訪大臣議其可否或文武中有抗執獨議是必別有良謀請委之邊任使施方略責以成功茍空陳浮議上惑聖聽秖如靈州足爲證驗況茲契丹又非夏州之比也

四年冬十月契丹入寇以王顯爲鎮定三路都部署禦之是月顯與契丹戰於遂城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進次滿城而還

六年夏四月契丹耶律奴爪蕭撻凜寇定州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至康村與奴爪戰繼忠陣東偏爲敵所乘斷餉道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傍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見契丹主於炭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

景德元年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

廣雅書局重栞

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殉國秉道嫉邪故不爲流俗所喜今中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而北戎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帝曰然故有是命

九月契丹大舉入寇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召羣臣問方略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不知誰爲陛下畫此二策帝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

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因問準曰今虜騎馳突而天雄軍實爲重鎮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孰爲可守準以王欽若薦且曰宜速召面諭授勑俾行欽若至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欽若驚懼不敢辭　閏月乙亥以參知政事王欽若判天雄軍兼都部署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遣其統軍順國王蕭撻覽攻威虜順安軍三路都部署擊敗之斬偏將獲其輜重又攻北平砦及保州復爲

廣雅書局重栞

州砦兵所敗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合衆攻定州宋兵拒於唐河擊其游騎契丹遂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鬭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時故將王繼忠爲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爲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於朝朝臣莫敢如何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又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

之奏臣請入之於是詔諭繼忠曰朕豈欲窮兵惟思息戰如許通和即當遣使己卯高繼祖率兵擊敗契丹於岢嵐軍李延渥又敗之於瀛州　冬十月遣曹利用詣契丹軍時契丹數戰不利復令王繼忠附奏議和帝遣利用利用至軍蕭太后欲求關南地利用力拒之　庚午帝親征車駕發京師以李繼隆石保吉爲駕前排陣使是日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卻癸酉駐蹕常城縣甲戌寒甚左右進貂帽毳裘卻之曰臣下皆苦寒朕安用此　壬申契丹兵直犯前軍而陣未接戰蕭撻覽出按視地形李繼隆

部將張環守牀子弩射殺之撻覽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既死虜大挫衄時王欽若在天雄軍閉門束手無策但修齋誦經而已惟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及賊退出境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敗衄故時人目二軍爲銅梁門鐵遂城蓋由二將善守也　以王旦爲東京留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

丙子帝次澶州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寇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入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發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

廣雅書局重刊

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卽麾衞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召諸將撫諭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會鄆州得契丹諜者縛至斬之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讙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　十二月庚辰契丹使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

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宜許之時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勅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晉畀我關南

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非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遣其監門衞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　癸未帝幸李繼隆營命從官將校飲犒賜諸軍有差詔以將班師諭兩京　甲申契丹使姚東之來獻御衣食物乙酉帝御行營南樓觀河

遂宴從官及契丹使　丙戌遣李繼昌使契丹定和
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　甲午車駕發澶州　乙
未契丹使丁振以誓書來以兄禮事帝　丁酉契丹
兵出塞　戊戌帝至自澶州辛丑錄契丹誓書頒兩
河諸州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　壬子
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爲
一省北面部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九十餘員河北
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　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
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

廣雅書局重栞

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力也士安又請擇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他所擇任悉當其才是時以契丹修好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宦者　二月癸卯遣太子中允孫僅如契丹賀其太后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不聽　秋七月歸幣於契丹自是歲以爲常　冬十月遣職方郎中韓國華如契丹賀正旦　十一月契丹遣使來賀承天節　十二月契丹使來賀

明年正旦自是皆歲以爲常

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帝以問宰相王旦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荅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慚

二年十二月甲辰契丹太后蕭氏卒蕭氏有機謀善馭大臣得其死力每入寇親被甲督戰及通好亦出其謀然性殘忍多殺戮與韓德讓通賜姓名耶律隆運拜大丞相封晉王未幾德讓亦死陪葬陵旁

廣雅書局重栞

三年五月契丹伐回鶻破肅州　六月契丹饑來市糴詔雄州糴粟二萬石賑之　冬十月契丹使耶律寧來告伐高麗先是高麗康肇弒其主誦立誦兄詢而相之契丹主隆緒謂羣臣曰康肇弒君誦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蕭敵烈以年荒未可隆緒不聽十一月契丹軍渡鴨綠江肇戰敗退保銅州契丹進兵擒之遂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契丹焚開京宮室府庫而還自是用兵連歲始罷

乾興元年二月帝崩契丹主隆緒集蕃漢大臣舉哀遣耶律僧隱等來弔祭置帝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

而罷命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帝諱者悉改之
仁宗天聖二年十二月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帝以問二府衆請練兵以備不虞張知白曰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耶若終以爲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爲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丹果罷去
七年八月契丹詳穩大延琳據遼陽反初遼東自神冊附契丹無榷酤鹽麴之征馮延休韓紹勳相繼爲戶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薦饑戶部副使王嘉獻計造船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路險艱多

廣雅書局重栞

至覆沒鞭扑榜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因之爲變遂囚留守蕭孝先殺韓紹勳王嘉等以快衆情僭號興遼契丹主聞亂徵諸道兵命南京留守蕭孝穆討平之

九年夏六月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眞立宗眞宮人蕭耨斤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己出至是立焉耨斤自立爲皇太后聽政宗眞改元景福號隆緒曰聖宗初隆緒遭母喪哀毀骨立羣臣請改元隆緒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羣臣請以日易月以法古制曰吾契丹帝也寧違古制不爲

不孝之人至是疾革屬子宗眞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命汝爲嗣我死汝母子切勿殺之且曰宋朝信誓當守而無失及卒左右希耨斤旨誣齊天后弟謀逆耨斤命鞫治連及齊天后宗眞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爲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耨斤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宗眞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爲也耨斤不從遷之上京後竟弑之

秋七月丙午朔契丹來告哀帝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册及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艴然徑出虜

廣雅書局重栞

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爲主是益加禮重

景祐元年五月契丹太后蕭耨斤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其謀白於契丹主宗眞宗眞遂收太后符璽遷之慶州七括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爲皇太弟

慶歷二年三月己巳契丹來求關南之地時契丹主漸長國內無事戶口蕃息慨然有南侵之意會元昊反中國旰食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乃集羣

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强弱聖慮所悉况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末至呂夷簡奏富弼爲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末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末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末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

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惟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眞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　夏四月富弼如契丹　五月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河北京東皆爲邊備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宜求德之役非乘輿濟河

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戊午建大名府爲北京卽眞宗駐蹕之所　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虜中始懼　富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眞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

廣雅書局重栞

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

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

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婚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賫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癸亥帝復使弼持和親

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於政府旣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爲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爲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　九月富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旦曰南朝旣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乎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旣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

廣雅書局重栞

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己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賂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仍

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
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李燾曰時契丹實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呂
夷簡等乃許與過厚遂爲無窮之害

十一月以富弼爲翰林學士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
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
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
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
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敢受賞乎

四年五月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契丹遂伐夏遣使

來告師期　冬十月契丹主宗眞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兵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於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迓之而進軍次於河曲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爲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

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砦執駙馬蕭胡覩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　十一月契丹以雲州爲西京雲州即雲中也契丹建爲西京大同府於是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千二屬國六十東至於海西至金山暨於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皇祐元年三月己未契丹遣使來告伐夏　九月契

廣雅書局重栞

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艘綿亙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於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敝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　冬十月契丹復伐夏獲夏主諒祚之母於賀蘭以歸

五年九月契丹及夏平

至和二年夏四月己亥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持本國三世畫像來求御容　八月契丹主宗真卒廟號興

宗子洪基立以太弟重元爲太叔遣使來告哀宗眞性佻倪嘗因夜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勳勞宜序進之宗眞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稷之福耶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臣以絕其言　遣知制誥劉敞使契丹弔祭敞入境契丹導之行自古北至柳河回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

廣雅書局重栞

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爲說其聲音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

嘉祐二年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初契丹主宗眞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昪報聘諭使更致新主像契丹欲先得之昪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爲順況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以洪基像來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

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候耳

八年六月契丹太叔重元反兵敗自殺

英宗治平二年六月詔遣官與契丹定疆界

三年春正月癸酉契丹復改國號曰遼

神宗熙寧七年三月遼主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遂遣太常少卿劉忱等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於代州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博

判永興軍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奏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卹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强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徧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刱團保甲四也河北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

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農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故疆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於畎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宜遣報使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鯁

廣雅書局重栞

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弼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為憂故深指時事云

八年三月遼人復來議疆事劉忱等與蕭素會於大黃平三議不能決虜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壟為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壟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凡山皆有分水虜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等遷延為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

不得已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愕謂括曰兩府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爲使契丹圖上之　帝問張方平以祖宗禦戎之策孰長

廣雅書局重栞

方平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詳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力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又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讓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初趙得用納款及澶

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僥幸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上問虜意安在方平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惰實不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廬英頗洩其情六符變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黠知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上曰朕以慶歷講和以後中國不爲善後之備欲修輯爲應兵耳方平曰應兵禍之已

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　秋七月戊子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於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分水嶺爲界蕭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　十二月遼主洪基殺其后蕭氏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遂族誅惟一而賜后自盡

十年十一月遼主洪基殺其太子濬濬蕭后之子也乙辛既譖殺蕭后謀構濬以罪陰令護衛耶律查剌

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剌及忽古等謀廢洪基而立濬遼主信之誅撒剌等廢濬為庶人徙於上京乙辛夜遣力士殺濬以卒聞

元豐三年春正月遼出耶律乙辛於興中府乙辛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因言宋衞王和魯斡之子湻可為儲嗣羣臣畏乙辛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兀納夷離畢蕭陶隗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猶豫不決會獵於黑山見扈從官屬多隨乙辛後始惡其專遂改乙辛知南院大王事乙辛入謝遼主卽日出之興中府其黨多黜遂封延禧為梁王設旗鼓

拽剌六八以護衛之時延禧生六年矣
建中靖國元年遼主洪基卒孫延禧立是爲天祚帝
事見後

張溥曰澶淵親征寇準決策王欽若謂以天子爲孤注夫咸平景德之際契丹數寇外張虛聲輕中國南面之君不能出國門一步恣其恫喝準力請渡河軍心始壯强將勁旅左右夾輔全而後動豈徼倖人主哉蕭撻覽射死魏能楊延昭戰勝虜勢漸衰黃蓋高呼請和使至卷旆還國軒革晏如視彼閉門天雄者何啻棘門灞上

平晉孝武時苻堅入寇謝安端坐淝水大捷準
才有爲過安親征之謀謬云一擲彼譖人者識
罔極矣宗眞繼位弱於隆緒其母耨斤才智又
不如蕭太后乃妄請關南地可咄嗟勿聽而仁
宗厭兵黽勉受之富弼忠直口折羣吏力爭獻
納又爲晏殊所阻增幣成盟夫澶淵之行乞和
自虜欽若猶以城下相譏今胡爲乎不法唐宗
之擒頡利而爲呂后之容冒頓太平師濟徒虛
語爾神宗御極洪基稍微漢過不先臥鼓自若
王安石忽唱取與許割分水棄地七百里遂開

廣雅書局重栞

兵端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殆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番禺金保基初校

番禺黃　濤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　朐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天書封祀

眞宗景德三年二月罷寇準平章事出知陝州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

準爲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竟罷爲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逆之郊問曰何以敎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

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大赦改元帝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淵之盟爲辱嘗怏怏不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此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

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沈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爲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祕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遂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至是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

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至是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内侍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於宋付於眘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復命堯叟讀之有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

廣雅書局重刊本

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羣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酺五日改左承天門爲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衛扶侍使有大禮卽命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三月詔議封禪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

萬四千三百餘人凡五上表請帝封禪帝意未決召丁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先是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多至旰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宰相李沆曰强敵外患足爲儆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爲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至是其言果驗　夏四月乙未以王欽若參知政事丙申以王旦爲封禪大禮使王欽若

等爲經度制置使馮拯陳堯叟爲分掌禮儀使丁謂等計度財用謂時權三司使遂著景德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校優詔獎之　六月乙未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未幾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於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奉至社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於泰山即密諭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

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拜受之授陳堯叟啟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祕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復奉以升殿於是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未幾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不可稱紀九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以天書告於太廟　乙酉親習封禪儀於崇德殿　作玉清昭應宮奉天書也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旻皆上疏諫不聽　冬十

廣雅書局重栞

月辛卯帝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
泰山王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齋戒三日登
山道經險峻降輦步進鹵簿儀衛列於山下享昊天
上帝於圜臺陳天書於左以太祖太宗配命羣臣享
五方帝及諸神於山下封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
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符周而復始永綏兆
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於石䃭攝太尉
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䃭帝登圜臺閱視
訖還御幄宰相率從官稱賀明日禪祭皇地祇於社
首山如封祀儀禮畢御壽昌殿受羣臣朝賀大赦天

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考送舉人賜
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爲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
泰山父老於殿門　十一月戊午帝過曲阜縣謁孔
子廟酌獻再拜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
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祭以太牢賜錢三十萬帛三
百匹又追謚齊太公望爲昭烈武成王周文公旦爲
文憲王太公立廟靑州周公立廟曲阜尋復追封孔
子廟配享從祀者顏回爲兗國公閔損曾參及漢儒
左丘明以下爲郡公侯伯　丁丑帝自泰山奉天書
還宮羣臣爭頌功德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

之盛事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安逸而忽於兢畏願毋以告成為恃　十二月辛卯帝御朝元殿受尊號宰相王旦等各進秩有差

二年二月以方士王中正為左武衛將軍先是汀州人王捷言於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鐶神劍蓋司命眞君也是為聖祖宦者劉承珪以聞賜捷名中正得對龍圖閣既東封加聖祖號為司命天尊授中正左武衛將軍恩遇甚厚　十二月辛丑權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於朝堂自封禪

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爲治道言哉不省

三年六月河中府進士薛南及父老僧道千二百人請祀后土於汾陰　八月丁未詔明年春有事於汾陰戊申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爲祀汾陰經度制置使以王旦爲大禮使王欽若爲禮儀使　冬十月庚申丁謂上大中祥符封禪記　十二月陝州言黃河清集賢校理晏殊獻河清頌帝作奉天庇民述示宰

相

四年春正月辛巳以將祀汾陰詔執事懈怠者罪勿原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又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

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盤遊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

廣雅書局重栞

夫雷以二月啟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薦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爲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奸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危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

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爲之臣切爲陛下不取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遠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内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雜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役黄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奸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

念民疲不恤邊患妄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
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覬覦於邊陲乎
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奸臣乃贊陛
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
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
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
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爲
可戒誣下罔上爲可羞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
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
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奸邪僥倖

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籩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時羣臣爭奏祥瑞爽又上言方今野鵰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爲可罔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帝知其忠而不能從乙酉帝習祀后土儀丙申詔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日爲天貺節丁酉奉天書發京師　二月壬子車駕出潼關渡渭

廣雅書局重栞

河遣近臣祀西嶽癸丑次河中府丁巳至寳鼎縣辛酉祀后土地祇壬戌大赦賜天下酺三日作汾陰配饗銘河瀆四海贊　召草澤李瀆劉巽瀆以足疾辭再拜遣使存問瀆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瀆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舍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巽至授大理評事　乙巳次華州召見隱士鄭隱李寧賜茶果粟帛辛未次閿鄉召見道士柴又玄問以無為之要　三月甲戌次陝州遣陝令王希召草澤魏野辭疾不至上言麋鹿之性頓纓則狂望回過聽許令愚守詔長吏常加存撫

命工圖其所居觀之野居陜之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以清苦聞於時嘗以詩諷寇準王旦乞休帝故不强其出己卯次西京丙申謁諸陵

夏四月甲辰朔帝至自汾陰宰相親王以下進秩有差　九月辛卯以向敏中等爲五嶽奉册使加上五嶽帝號帝御朝元殿發册

五年八月作會靈觀奉祀五嶽　戊子以王欽若陳堯叟並爲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爲樞密副使時天下乂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

廣雅書局重栞

年劉承珪等竟講隆典大修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爲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祕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爲癭相性傾巧敢爲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知節以眾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於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冬十月戊午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汝明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座西斜設六位以候

是日卽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聖祖至朕再拜殿下俄有六人至揖聖祖皆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復降祖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爲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卽離座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詔天下避聖祖諱玄爲元朗爲明凡載籍偏犯者各缺其點畫尋以玄元聲相近改玄爲眞玄武爲眞武已未大赦　閏十月己巳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遂加太廟六室尊

廣雅書局重栞

號羣臣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眞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戊寅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丘以奉聖祖聖母且詔天下天慶觀並增建聖祖殿辛巳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尋以丁謂爲奉迎使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於宮以王旦爲刻玉使王欽若與丁謂副之戊子御製配享樂章幷二舞名文曰發祥流慶武曰降眞觀德　十一月丙申帝親祀玉皇於朝元殿甲辰加王旦門下侍郎向敏中中書侍郎內外官加恩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爲之丁未作汴水發願文

十二月戊辰作景靈宮於京師奉聖祖也

六年春正月癸巳朔司天監言五星同色　六月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人詣闕請謁太清宮　八月庚申詔來春親謁太清宮庚午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孫奭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於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且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奸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

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己之言覺悟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悟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爲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爲封泰山祀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爲非也秦爲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奭樸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

七年春正月帝將如亳州謁老子命王旦兼大禮使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　壬寅奉天

書發京師丙午以奉元宮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芝
九萬五千本戊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册寶己酉
謁老子於太清宮升亳州為集慶軍節度減歲賦十
之三太史言含譽星見庚戌賜酺三日　二月辛酉
帝至自亳州壬申祀天地大赦　十一月乙酉玉清
昭應宮成初議營宮料工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
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
百一十楹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
劉承珪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謁玉清昭應宮奉安刻玉天書

於寶符閣以帝容立侍其側還御崇德殿受賀赦天下非十惡枉法贓咸除之帝製誓文刻石置於寶符閣下又製欽承寶訓述以示中外　九月知陳州張詠卒遺表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

九年春正月丙辰置會靈觀使以丁謂爲之

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詣玉清昭應宮薦獻上玉皇大天帝寶册衮服壬寅上聖祖寶册己酉上太廟謚册辛亥謝天地於南郊大赦御天安殿受册

號乙卯作欽承寶訓述示羣臣　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己者會有詔以曾爲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九月癸卯王曾罷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舁土置其門賀氏訴於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

君昨讓觀使雖怫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慴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在政府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踧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己酉王旦卒旦自祥符以來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臨終語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節爲過莫贖我死之後當削髮披緇以斂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議者謂旦得君言聽計從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

二年夏皇城司言保聖營之西南營卒有見龜蛇者因就建眞武祠今泉涌祠側疫癘者飲之多愈詔即

其地建祥源觀任布上疏言不宜以神怪衒愚俗不
報
三年六月甲午王欽若罷判杭州以寇準同平章事
丁謂參知政事先是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
詐爲天書降於乾祐山時寇準判永興軍壻王曙居
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遂以上聞詔迎入禁中中
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魯宗道言奸臣誕妄以
惑聖聽知河陽孫奭上疏曰朱能者姦險小人妄言
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
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

廣雅書局重栞

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既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以

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負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奸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旣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耶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鑑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皆不聽寇準由是得召用矣時欽若恩禮衰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蓄禁書能以術使六丁

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罷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之詐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大喪平生矣準不懌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帝崩　冬十月葬永定陵以天書殉

史臣曰眞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爲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旣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

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鴇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志歟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仁宗天聖七年六月大雨震雷玉清昭應宮災詔繫守衛者於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

廣雅書局重栞

故竭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王曾呂夷簡又助雍言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天變來警願除其地罷諸禱祀以應天變右司諫張諷復言此實天變不當置獄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下詔不復修治以二殿爲萬壽觀罷諸宮觀使

張溥曰漢武帝好神仙舉朝箝舌惟東方大夫

諧謔善諫帝笑而不罪也眞宗天書上下同狂孫奭苦諫不避煩數崔立孫籍周起等諤諤盡荷包容豈天子鑿空心實知非無容震霆耶王欽若構害寇準謂澶淵辱國當以封禪洗之棄人事崇鬼魅其說不經帝亦彷徨朝宁私畏大臣迫王旦納美珠奉天册事遂速成唐高立武后非李勣不決其失類是後悔奚贖哉準固社稷臣受惑王曙奏朱能僞書得喪交懷大賢易慮不學無術此其大者後因以坐貶身没雷州蚤建霍光之忠晚負新垣之誚五鬼可誅一眚

廣雅書局重栞

難蓋恐當年先爲瘿相笑矣陝州魏野草堂作
詩諷曰準乞休言外遠致似以茂陵封禪爲病
惜兩君子不悟耳

番禺范公詒初校

番禺黃　濤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　朐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丁謂之姦

眞宗天禧三年六月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先是準與謂善嘗薦其才於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謂誠才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準終不以爲然謂旣因準稱譽漸致通顯雖同列

而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羮污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長官拂鬚耶謂大慚恨遂成仇隙

四年六月丙申寇準罷時帝得風疾事多決於皇后寇準李迪以爲憂一日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出則撫軍入則監國古之制也何不可之有謂

力譖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為太子太傅　七月丙寅以李迪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庚午以丁謂馮拯並同平章事　癸酉入內都知宦者周懷政伏誅丁丑貶寇準知相州初帝得疾自疑不起嘗臥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謂等因踈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微服夜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

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幷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爲太常卿知相州而罷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之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輒云與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爭蓋始此　八月乙酉以任中正王曾並參知政事錢惟演爲樞密副使

壬寅貶寇準爲道州司馬時遣使捕朱能能殺中使擁眾叛未幾眾潰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初帝欲謫準江淮間謂竟除道州同僚莫敢言王曾獨以帝語

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嘗以第舍假
準也　九月帝疾愈丙辰始御崇德殿視事治朱能
黨死流者數十人壬戌給事朱巽郎中梅詢坐不察
朱能姦謫官　十一月戊辰李迪丁謂罷時丁謂擅
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
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
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
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怨既而謂加門下侍
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
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

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制臣不敢受命丁謂固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畱制不下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詈臣耳願復畱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翰林學士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畱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於樞密院南門殊惶愧側面不敢與

揖謂旣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　庚午詔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於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以丁謂兼太子少師馮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

陳邦瞻曰當國家危疑之勢定社稷安人主此天

廣雅書局重栞

下之所謂大忠也然而非智不濟夫轉戶者係樞
智者於安危之際亦能得其樞而轉之耳方宋眞
宗之寢疾也事皆決於劉后而太子非后出丁謂
以奸邪亂政錢惟演復以后戚佐之一有搖動則
宋事去矣當時寇準李迪皆忠臣其計皆在逐謂
與演而后乃可制后可制而太子乃可安也夫此
策而濟已非善處人母子之間且慮無以善其後
此策而不濟則禍豈可測哉周懷政之死太子得
不廢者特天幸也夫當時不難逐謂而難於安后
之心后心不安則呂武之事且復見奸人之欲爲

謂者皆是也可蓋逐哉后必安則去謂如孤豚腐鼠耳善乎王曾之告惟演也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必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夫后直懼劉氏之不安耳非有則天改姓易命之志也彼曉然知太子安而已安豈忍復爲邪謀也哉蓋自是而小人僥倖之計始不得入則曾之一言有以深動其心也然是言也非由惟演進則后不信是又曾之所以爲智也萊公號爲能斷大事然於此不如沂公遠矣

五年十一月丁謂加司空馮拯加左僕射曹利用加右僕射時謂威權日盛朝臣多附之起居注李垂獨不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視若所為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

乾興元年二月庚子大赦癸卯羣臣上尊號甲辰封丁謂為晉國公馮拯為魏國公曹利用為韓國公

甲辰帝不豫增劇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言　戊午帝崩遺詔太子受益柩前即位更名禎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

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謂遂止太子卽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

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庚申命丁謂爲山陵使　四月戊辰貶寇準爲雷州司戸參軍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先是先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己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尚有言乎恐亦未免耳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致沈劇且使人迫迪行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

二人死遣中使齎勅詣準就賜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援勅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丁謂欲邀蔡齊附己許以知制誥齊退而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此豈宜爲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遂拒不往　己酉命參知政事王曾按視山陵　六月庚申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罷時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於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有水耳允恭曰上

廣雅書局重栞

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爲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丁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曰諠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丁謂庇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

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丁謂第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丁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少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爲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

廣雅書局重栞

律議功曾曰丁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邪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宣諭天下初謂舉進士客許州胡則厚遇之及謂貴顯則驟進用至是謂罷則亦出爲西京轉運使改命馮拯爲山陵使　七月辛未以王曾同平章事　丙子以錢惟演爲樞密使　辛卯貶丁謂爲崖州司戶參軍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鞫問之德妙具言丁謂嘗教之曰汝所爲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以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卽

謂家設神像夜醮於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眞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仍教云上卽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丁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蒸羊逆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讐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俟謂行遠乃已謂機敏有智謀憸狡過人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京嘗爲書自克責敘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

廣雅書局重栞

人至於洛守劉燁所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衆僚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徙雷州　十一月丁卯錢惟演罷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熏灼因附之與爲婚姻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曰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於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爲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己因擠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爲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

朝意圖執政御史蔣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侍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出於勳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尤喜奬勵後進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耳故切切切求入中書爲時議所鄙

張溥曰丁謂善文章與孫何齊名王禹偁稱其韓柳以下經畫夔州功刊石杜楊劉爭渡斬囚濟師其才豈王欽若等哉乃陰賊發心始附寇準旋而背之遂謀亂國或云謂任術數準能包

荒使爲我役欽若之黨可孤天書封祀可不成也然陰陽內外道不相謀謂必圖準李沆先知之準自不覺耳周懷政之獄朱能之叛準皆可死幸而得全者聖朝寬大公論尚明也以謂之心何日忘殺準哉山陵穿穴雷允恭恃寵自專謂與附和不道無將或未敢出然賊臣權宦牢固宮府不乘太后之怒正兩觀之誅檮杌夔罔必復晝嘯此去邪勿疑王曾所以獨稱大臣也劉德妙出入謂家與丁玘逼造說龜蛇老君極誕小人干進多假巫師中貴人力究以此獲敗

欽若似裴度丁謂類贊皇異人之言又何足信

廣雅書局重栞

番禺范公詒初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番禺黃　濤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　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明肅莊懿之事

眞宗景德四年四月皇后郭氏崩謚曰莊穆大中祥符三年四月甲戌皇子受益生後宮李氏所誕也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德妃莊重寡言帝命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如故已而果舉子劉德妃攘

廣雅書局重栞

爲己子李不敢言中外亦不知
五年十二月丁亥立德妃劉氏爲皇后初后父通爲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於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爲業攜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竟立爲后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爲兄改其姓爲劉聞李迪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

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初帝欲立劉后使丁
謂諭楊億草制億難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
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草之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帝崩太子卽位尊皇后爲皇太
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　三月庚寅帝初御崇德殿
太后設幄次於承明殿垂簾以見輔臣　八月乙巳
太后同帝御承明殿垂簾聽政
仁宗天聖元年五月庚寅議皇太后儀衛制同乘輿
三年春正月辛卯長寧節近臣及契丹使上太后壽
於崇政殿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帝率羣臣朝太后於會慶殿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太后嘗問參知政事魯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眾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說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自是后左右用事者多憚宗道目爲魚頭參政

七年十一月癸亥冬至帝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遂同御天安殿以受朝祕閣校理范仲淹先期上疏曰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爲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謬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爲河中府通判

八年二月范仲淹疏請太后復辟其略云陛下擁護

廣雅書局重栞

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
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
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眞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
報
明道元年二月丁卯眞宗宸妃李氏卒李氏實生帝
太后既取帝爲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
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
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
容進位宸妃及卒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
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

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
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
母子耶夷簡對曰太后不欲全劉氏乎尚念劉氏則
喪禮宜從厚司天希旨言歲月未利夷簡祕其說請
發哀成服且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
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
言也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后悟乃以一品禮殮
之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言鑿垣非喪禮
宜自西華門出太后從之殯於洪福院
二年二月乙巳皇太后欲被服天子衮冕以享太廟

廣雅書局重栞

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衣袞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丁未帝祀先農於東郊躬耕耤田命宰相張士遜撰謁太廟及躬耕耤田記檢討宋祁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耤田記　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乾興以來貶死者復官謫者內徙　甲午皇太后崩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銅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

后臨朝圖后擲於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
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賸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
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
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勳江
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
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
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
悟遂以后服殮諡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諡稱制
加四諡自此始太后遺詔尊太妃爲皇太后與皇帝
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

廣雅書局重栞

母退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宜躬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爲皇太后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　夏四月壬寅左右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爲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院祭告易梓宮親啟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豈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壬子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内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以范仲淹爲右司諫仲淹

聞遺詔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參決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刪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册命而已　初太后愛帝如己出帝亦盡孝始終無毫髮間隙至是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上言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過以全大節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冬十月丁酉葬莊獻明肅皇后莊懿皇后於永定陵詔定祔廟

廣雅書局重栞

禮翰林侍讀學士宋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坤儀
廟故事請別築宮遂作奉慈廟以奉二神主

張溥曰劉德妃雖所出微其明智英斷亦宋一
賢后也眞宗初欲立后李廸難之丁謂獨諂附
要楊億草制後日垂簾卽竄謂不恕女主初政
先誅四凶海內肅然又任王曾呂夷簡爲相魯
宗道薛奎等輔以讜論虛懷無忤至斥程琳之
獻圖卻劉綽之進羨帝王大度邈乎唐德憲以
上矣李宸妃后之侍兒玉釵發兆元良誕生后
取而子之慈愛同己出宸妃畏威退處羣嬪猶

愈於成阜薄姬不獲近高祖也妃薨夷簡力請
厚葬涼薄生前崇高身後后即少仁亦善補過
者哉問覽東漢后妃明德馬后養肅宗賈氏不
顯章德竇后養和帝梁氏憂死宮房嫉忌婦人
所不免也兒女彼此情尤極難劉后素剛賢章
德遠甚宸妃後宮等夷度不過如南陽賈貴人
耳宜乎千秋以後外戚無梁竇之訟天子篤敬
陵之孝也眞宗不豫時皇后決政王曾進加恩
太子之言夷簡請一品禮斂宸妃劉氏用安宮
庭母子間以善全爲本此尤三公大臣職哉

番禺范公詒初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番禺黃　濤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朐　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郭后之廢 温成事附

仁宗天聖二年十一月乙巳立皇后郭氏后平盧軍節度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明道二年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罷先是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

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勸帝語甚切帝因與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語於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内侍都知閻文應詗之乃知事由郭后也由是深憾於后

八月戊午復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十一月美人張氏卒追冊為皇后　十二月乙卯廢皇后郭氏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素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

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以前憾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敕有司不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沖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為通道輔扣鐶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

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不能答卽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趣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頗挺特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簽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景祐元年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美人尚氏入道
楊氏安置別宅　九月甲辰詔立曹氏爲皇后彬之
女孫也初郭后廢帝命宋綬作詔云當求德閥以稱
坤儀既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曰陛下乃欲
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詔戾乎王曾入對又論
奏之乃罷陳氏而立曹氏御史裏行孫沔請終莊獻
喪制而後行祕書丞余靖亦以爲言不報
二年十一月戊子故后郭氏暴卒后居瑤華帝頗念
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詞甚悽惋帝益悔
焉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

册方可閻文應以嘗譖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憫之以禮斂葬而停謚册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於道

三年春正月壬辰追復郭氏爲皇后丁酉葬皇后郭氏

慶歷八年帝以閏正月望夕將張燈曹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爲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衞賊傷宮嬪於殿下聲徹

帝所宦者以乳嫗毆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陰遣人挈水踵賊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翦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鞫於禁中丁度曰宿衞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於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十二月丁卯册美人張氏爲貴妃初衞士之變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贄因言賊本起皇后閤

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爲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郯郯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皇祐二年十一月己未詔外戚毋得任二府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堯佐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

三年冬十月復除張堯佐宣徽使知河陽侍御史唐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同列依

違介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爲首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奄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介猶力爭帝聲色俱厲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曰介誠狂直然

廣雅書局重栞

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乞賜寬貸遂貶介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罷彥博知許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天下稱眞御史者必曰唐子方云

至和元年春正月癸酉貴妃張氏卒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爲郡王伯父堯佐至太師姻戚莫不顯貴然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貴妃雖專寵特異終不得豫政及卒帝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

一月追册爲温成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陰與內使石全斌附會務以非禮導帝欲令孫沔讀册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册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册則不可因力求罷時陳執中爲首相奉行温成喪事唯謹且引王洙爲翰林學士士論由是爭咎執中

張溥曰光武之陰后仁宗之曹后皆繼廢后得立垂美史書此適會天幸盛德之君終不忍言也東漢郭后豪家貴種光武擊王郎至眞定納之有寵後以怨廢立陰貴人詔羣臣無上壽稱

慶仁宗於郭后既廢居瑤華猶遣使存問賜以樂府二君明聖一時惑溺變易後宮谷風之刺慙愧積心豈如漢武唐高好色迷復乎明肅垂簾呂夷簡秉政善和中外獨於仁宗廢后身爲唱導夫人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以無罪謫母子不能諫則已甚矣又助之攻陷父不義大逆當死才識如夷簡寧獨不聞乃感明肅則進安劉之策憾郭后則主長寧之議前爲順子後爲逆賊怨涓滴而罪江河萬世而下與李義府許敬宗同蒙惡聲莫非功名一念深爲累也

范仲淹事明肅則請還政事仁宗則諫廢后予
道臣道無不克盡夷簡獨怒而出之嗚呼綱常
名敎天下後世所同也百爾執事私喜怒於其
間又何爲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番禺范公詒初校

番禺黃　濤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　朐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天聖災議

仁宗天聖四年六月庚寅大雨京師平地水數尺壞屋溺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

五年六月京師大旱通判常州謝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槁秋成絕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

房易傳皆以爲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
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顯事者如誅罰絕理
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茲
謂隔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
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
己之詔修順時之令宣羣言以導壅斥近幸以損陰
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
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
不究於下則水旱爲沴迺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
遽止而欲風雨以時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

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
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佞倖上下皆蔽其
應不虛昔兩漢日食地震水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
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
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
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
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
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
資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
莫解蟲孽漸熾河水妄行循依違之迹行尋常之政

廣雅書局重栞

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塈願下詔引咎損太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乎上大惠洽於下豈有時事之艱哉

帝嘉納之

七年六月丁未夜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中丞王曙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當毀漢遼東高廟及高園陵便殿災董仲舒以爲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

隆以爲天以臺榭宮室爲戒宜罷勿治文帝不聽明
年復災今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
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滎陽縣尉蘇
舜欽詣登聞鼓院上疏曰臣覩今歲自春徂夏霖雨
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菑者幾於十九臣以爲任用
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
陛下而大臣歸咎於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
下以爲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
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獄以平水旱不聞用
赦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

廣雅書局重栞

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
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
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
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
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
幾可以變災爲祜浹日之間未聞爲此而將計工役
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讙議咸謂非宜
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
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内虛竭陛下卽位未及十年數
遭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之若大興土木則費

用不知紀極財力耗於內百姓勞於下內耗下勞何
以爲國況天災之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己之意逆
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爲陛下計
莫若來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
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
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
下修己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
災詔曰廼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獨
變異罪在朕躬羣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
將何錯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大不及此宮彼

廣雅書局重栞

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敘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下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內省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遂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

張溥曰眞宗崇奉天書司天監每奏日食不應

羣臣表賀迄仁宗即位其風未改也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范雍王曙等始獻直言羣臣詔諛亦少變矣原是宮之興自大中祥符元年至七年而後成丁謂竭蹶智力夜以繼日雕牆峻宇遠過漢帝柏梁武后明堂一炬焦土內庭震驚然眞宗好怪符瑞踵來野鵰山鹿秋旱冬雷莫不拜表公朝一握爲笑因循二十餘年穹宮亶天昭彰失德後嗣欲誅牛腹之書憚改先人之志火烈具揚須臾蕩滌皇天所以善成仁聖也成周宣榭講武之堂桓僖二公魯之近祖忽

廣雅書局重栞

然而火說春秋者列戒不一況無名之祀不制之宮哉諸臣因變救過以燔爲幸董生經義異於姚璹媚寵矣然王曾正色由此罷相西漢災異策免三公反累賢者舉朝拱默於論諫又何取焉

番禺范公詒初校

番禺黃　濤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　朐馮琦原　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茶鹽榷罷

仁宗天聖元年春正月癸未命三司節浮費遂立計置司罷榷茶鹽行貼射通商法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

實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救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榷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爲虛實三估謂之三稅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偫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其後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茶法大壞至是上命諸等較歲入登耗更定之諸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

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稅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劵爲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劵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諸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顆鹽淮浙蜀廣

廣雅書局重栞

鬻海或井或鹻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
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
之専令兩池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
三年十一月復榷茶鹽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入茶
二者不得相爲輕重既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蠭起
上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諸具言
新法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
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榷之
八年八月復解鹽通商法上書者言榷解鹽官得利
微而民困於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

議更其制因晝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輂運民兵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戸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沈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膇今皆得食眞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鏹不出民用益蹙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課耗矣

景祐三年三月罷榷茶復行貼射法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稅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

慶歷二年春正月丁巳復榷鹽法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爲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

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
官官爲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
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
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
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榷
皇祐四年九月以范祥爲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
自復榷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
粟皆爲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
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嘗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
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倘一變法歲可省

廣雅書局重栞

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籍籍騶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況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爲轉運使於是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劵卽池驗劵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罷榷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嘉祐四年二月罷榷茶自茶爲官榷民私蓄盜販皆

有禁臘茶之禁尤嚴歲報刑辟不可勝計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其禁帝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耳既而葉清臣請令通商收稅以免輦運之勞弭刑辟之濫又茶與鹽均爲人用宜以口定賦三司議以爲不可行於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

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於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繁擾爲患閭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於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錢遂下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峻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間幅員數千里爲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必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

者往就問之而皆懽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省刑其意良善然茶戸先時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

廣雅書局重栞

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受罪先時商賈爲國遷貿而州郡收其稅今商賈以利薄不行致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主是說請除前令帝不聽

神宗熙寧二年三月以薛向爲江浙荆淮發運使時范祥卒以向繼領其事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令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向請即永興軍置賣鹽場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永興爲鹽鈔官

本官自鬻之而罷通商從之
七年夏四月初榷蜀茶時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
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
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
稅地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
十萬杞乃創蜀諸州𢭏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
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
二今茶場司盡榷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戸被害不可
勝窮詔止取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
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

廣雅書局重栞

逋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

思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八年十二月更定解池鹽鈔法自薛向立鹽鈔本其

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

安石主提舉張景温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

業爲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

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

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三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

失備

哲宗元祐元年秋七月罷成都榷茶場時劉摯蘇轍

論陸師閔在成都增場榷茶其害過於市易遂貶師閔官而罷茶場値上官均論集賢修撰黃廉往附蔡確出爲陝西都轉運使廉至陝謂茶政隨事制宜便於公者不苟去以爲名害於民者不苟存以爲利請榷熙秦茶勿改而罷成都茶場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爲萬八千疋朝廷從之歲餘人皆稱便初陸師閔歲計茶息以二百二十萬緡掊克斂怨無所不至及廉盡除公私之病比數年亦得百二十萬

六年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詔鹽復許通商

徽宗崇寧二年夏四月更鹽鈔法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强而固恩寵俾商人先輸錢於榷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支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於是有齎數十萬劵一旦廢棄者朝爲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縡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縡官

張溥曰茶之有稅始於唐趙贊德宗出奉天悼悔罪己詔下詔罷之既而張滂復稅取民悉矣穆文之世王播王涯增榷害民訖宋不改乾德

時東南六路閩浙歸職方餘尚未平太祖榷法
楚南商擅中州利置場官買太平興國中樊若
水建議其法始密厥後理財之臣務盡遺利數
議更張大槩無過林特之現錢買鈔實錢算茶
李諮之使客買茶官場收利主抑茶商及邊民
耳鹽筴始於齊管仲鹽官始於漢孔僅東郭咸
陽鹽鈔始於宋范祥召商中鹽則端拱二年令
也然唐卽榷鹽舉天下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
大歷增六百餘萬緡而宋元祐間淮鹽與解池
等鹽歲四百萬緡比唐世天下之賦已三之二

廣雅書局重栞

紹興末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七百萬緡則一州之賦浮於唐之天下也取羸而法峻卽欲無病不可得矣夫茶之在民可以無取者也鹽之在民不能無取者也可以無取者捐以予民而不利其入則榷務貼射交引茶繇皆可棄而不言卽以茶博馬川陝置司但嚴虜禁豈厲民哉不能無取者弛之也非法斂之也有道或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值給江淮鹽則折中倉可行也或運船回空便道載鹽散於諸路則鹽倉轉搬可行也或民丁竈戸許其

私煮成鹽赴官告賣定價則官給牢盆可行也
仁皇御極山澤弛禁茶不爲民害者六七十載
天下歸美於韓琦相業徽宗之世蔡京改法一
錢之利皆歸京師禁榷通商令或間行而請引
抽盤商稅更酷其於鹽法則廢轉搬倉而置提
舉官屢更制以罔小民虛張數以欺人主名爲
充羨害深瘖頟宋竟以此不振財利之難言也
尤先遠小人哉

廣雅書局重栞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番禺范公詒初校

番禺黃　濤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朐　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正雅樂

仁宗天聖元年冬十月翰林侍講學士孫奭言郊廟二舞失序願下有司考議於是學士承旨劉筠等議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執競以祀武王漢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廟每室樂歌異名蓋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隨變屬者有司不詳舊制奠獻止登

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復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蓋廟室各頌功德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禧安之樂而縣樂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

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幷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館宋祁內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理李照預焉於是帝御觀文

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以屬太常　詔求知音　范仲淹薦布衣胡瑗召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試祕書省校書郎

二年二月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時承平日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帝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王朴所造律準視古樂高

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剏
意造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鎛磬
無大小輕重厚薄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
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
復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
如鳳翅其樂傳之亙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
律法試鑄編鐘一虡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鍚
慶院鑄之既成奏御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
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
尺爲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

上送於官照乃自爲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乃詔内侍鄧保信監視羣工照并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爲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内都知閻文應董其事中書門下總領焉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別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宋祁冠卿照討論樂理爲一代之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鐘律者在所亟以名聞於是杭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他以樂書獻者悉上有司時胡瑗所作鐘

聲大變古法徐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效復字復之建州人初遊京師舉進士不第退而學易流通衍卦氣法自筮無祿遂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一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後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尋召見命爲大理評事固以疾辭　五月李照上雅樂制度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詔可照乃鑄銅爲龠合升斗

四物以興鐘鎛聲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爲黃
鐘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二倍於升乃
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鎛之容受差大更增六
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銘曰樂斗後數日潞州
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
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爲虡而四清
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
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畱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
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駮之曰前聖制樂
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

廣雅書局重栞

之等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爲十二數者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爲不可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四清之意蓋爲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不相淩謂之正迭相淩謂之慢百世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爲尊輕清者爲

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爲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爲且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爲一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

三年二月命官較阮逸胡瑗等所定鐘律　秋七月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以聞　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於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算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鈞鐘弦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鐘下竊覩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以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

銅龠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
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鍾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
短者蓋嘉量既成卽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
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鍾有鈞石量衡之制況
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憑孰爲稽古有唐張文
收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
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
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
中黃鍾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
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甌

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幷定以聞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爲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爲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卽爲一分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今將保信黃鐘管內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爲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

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鐘籥一枚容秬黍千二
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復將實籥秬黍再累者
較之即又不同其籥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
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
求尺制黃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
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爲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
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竝用一等大黍
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
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
實籥秬黍再累成尺者較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

廣雅書局重栞

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貽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幷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疎舛不可應用

寶元元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覩李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己意別爲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

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既而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鐘磬不經鐫磨者猶存三縣奇七虡郊廟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并鞞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鎛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

各用一人推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搖鞉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弦琴竝行今既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

皇祐二年五月丁亥朔新作明堂禮神五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　六月己未內出御製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爲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爲七音凡三十聲爲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三十八聲爲一曲皆黃鍾爲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爲二曲皆無射爲均又以

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爲三曲亦無射爲均皆自黃鐘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卽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徵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竝肄於太常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預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淸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淸聲卽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淸聲塤篪竽筑瑟五器本無淸聲三弦阮九弦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鐘淸聲臣

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挒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爲律明人皆可及若彊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

秋七月御製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飮福用之七律相

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　閏
十一月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
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
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
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之名唐
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鐘律明皇方成
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
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
令和峴減一律眞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
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頃雖

傳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爲改更未適玆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爲但審聲驗書二學鮮竝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於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祕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詳定及乞借參政高若訥所較十五等古尺竝從之　宋祁田況薦益州鄉貢進士房庶曉音律祁上其所著樂書補

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鐘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直祕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庶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爲是數與論難然世鮮

鐘律之學竟不能決

三年春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揚七州軍采磬石令諸路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秋七月丁巳兩制禮官王堯臣等言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獨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旣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由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頀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

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追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祇覽所議熟復於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戡武章聖儼清淨之治沖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蹟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

廣雅書局重刊

得其証

四年五月戸部員外郎范鎮上言陛下制樂三年有司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通也今有形之物皆相戾而不合則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必得眞黍然後可爲耳鎮自謂得古法司馬光終不以爲是

五年夏四月甲午命劉沆梁適監議大樂知制誥王洙奏黃鍾爲宮最尊者但音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

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爲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卽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二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據此以黃鐘爲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止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爲鐘大小之制則黃鐘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鐘纔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爲宮卽黃鐘大呂反爲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強之象今參酌其鎛鐘特磬

廣雅書局重栞

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算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
皇祐中黍尺爲法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即見形制
聲韻所歸奏可　五月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
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
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
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爲率與
古爲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
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
之是月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
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

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嘖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妄能通聖明述作之義務爲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較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　六月乙亥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觀宗廟祭器　八月

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爲然

至和二年二月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與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

粤朕皇祖寶龢鐘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其鎛鐘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

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人以劉羲叟之言爲驗

七年翰林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

音虧未知其所以爲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柷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擊鼗知鳴球與柷敔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柷敔

神宗元豐三年六月詔楊傑等議樂帝自卽位於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將有事於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召致仕祕書監劉几侍郎范鎭與

傑參議几言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儒者泥古致詳於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考於聲則不諧且古樂備四清聲沿五季亂離而廢請增之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范鎮欲求一稃二米眞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乃復上疏曰太常鑄鐘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莫能爲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銅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鐘律合王朴太

簇律仲吕律合王朴黄鐘律比朴樂纔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内無損益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較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爲黄鐘則是商爲宫也方劉几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内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鎛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爲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宫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

音也塤器以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爲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四年冬十月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鞉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於牀竝非其序請親祀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牀其郊廟上下之樂亦以此爲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鎛十二虡爲宮縣明矣故

或以爲配十二辰或以爲配十二次則虡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虡甚者又以爲三十六虡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八虡太常以爲用宮架十二虡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鎛鐘十二虡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虡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

哲宗元祐三年十二月甲辰范鎮定鐘律諸樂器以

進令禮官太常參定賜鎮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鄶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簨簴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　閏月甲辰詔百官觀新樂　范鎮樂成著爲八論自敘

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流通貫穿一無牴牾樂下太常楊傑上言元豐中詔范鎮劉几與臣詳議大樂既成而奏稱其和協今鎮新定樂法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仁宗制作神考睿斷奏之郊廟朝廷蓋已久矣豈可用鎮一說而遽改之遂著元祐樂議以破鎮說禮部太常亦言鎮樂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仍詔樂如舊制

元符二年春正月詔前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按協音律改造琴瑟教習登歌以太常少卿張商英薦其知樂故也初良輔在元豐中上樂書五卷其書分爲

四類以謂天地兆分氣數爰定律厥氣數通之以聲於是撰釋律律爲經聲爲緯律以聲爲文聲以律爲質旋相爲宮七音運生於是撰釋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故經之以六律緯之以五聲聲律相協和而無乖播之八音八音以生於是撰釋音四物兼釆八器以成度數施設象隱於形考器論義道德以明於是撰釋器類各有條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經傳精以講思頗益於樂

徽宗崇寧元年詔以大樂之制訛繆殘闕樂器僘壞制度不齊秦漢之後樂經散亡箏筑阮秦晉之樂也

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成象曲不協譜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議樂之臣無所據依乃博求知音之士於天下於是有魏漢津者本蜀黔卒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以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律不獲用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蔡京復薦之乃得召見獻樂議曰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耦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爲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

律本范鎮之役稍窺見其制作而京託之於李良云二年九月禮部員外陳暘上所撰樂書三百卷命吏部尚書何執中看詳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暘論曰魏漢律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鐘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內修外之先務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今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

廣雅書局重栞

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爲典訓以貽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迺稱朕咨諏之意焉

三年春正月甲辰命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時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爲帝言方今泉幣所積盈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以門客劉昺爲大司樂命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漢津上言曰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爲黃鐘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

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卽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以備萬物之象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論樂語多無稽之言然曉陰陽術數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

四年八月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

廣雅書局重栞

儀使乙酉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牆上施埤堄墁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牡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皛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座大鐘及二十四氣鐘時制新樂亦成大司樂劉昺言大朝會宮架舊用十二熊羆按金錞簫鼓觱篥等與大樂合奏今所造大樂遠稽古制不應雜以鄭衛詔罷之又依昺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爲一變執籥秉翟揚戈持盾威儀之節以象治功庚寅樂成列於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曲未終而曰舊樂如泣聲揮止

之既奏新樂帝顏和悅百僚稱頌九月朔以鼎樂成帝御大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僚奉觴稱壽有數鶴飛東北來飛度黃庭回翔鳴唳乃下詔曰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愈遠遺聲弗存迺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爲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王之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新樂之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其舊樂勿用先是端州上古銅器有樂鐘驗其款識乃

廣雅書局重栞

宋成公時帝以端王繼大統故詔言受命之邦而隱逸之士謂魏漢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於太常至是專置大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為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為制甚備於是禮樂始分為二加魏漢津虛和沖顯寶應先生帝幸九成宮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為北方致亂之兆

大觀元年五月甲子詔頒新樂於天下

二年二月劉詵上徵聲詔曰自唐以來正聲全失無徵角之音五聲不備豈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劉詵所

上徵聲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譜按習仍增徵角二
譜候習熟來上初進士彭几進樂書論五音言本朝
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尙闕禮部員外郎吳時
善其說建言乞召几至樂府朝廷從之至是乃降是
詔
政和三年五月帝御崇政殿親按宴樂召侍從以上侍立
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令有
司播之教坊試於殿廷無怗懘焦急之聲嘉與天下
共之可以所進新樂頒行其舊樂悉禁　八月大晟
府奏以雅樂中聲播於宴樂舊闕徵角二調及無土

廣雅書局重栞

石匏三音今樂並已增入詔頒降天下　九月詔大晟樂頒於太學辟廱諸生習學所服冠以弁袍以素紗皁緣紳帶佩玉從劉昺製也昺又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尅四時之禁不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乃作得羽而生以徵爲相若用商則刑用宮則戰故春禁宮商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宮爲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宮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爲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爲相若用徵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

盛德在水羽聲乃作得商而生以角爲相若用宮則
刑用徵則戰故冬禁宮徵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
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
和氣夫淫哇淆雜干犯四時之氣久矣陛下親灑宸
翰發爲詔旨淫哇之聲轉爲雅正四時之禁亦有所
頒協氣則粹美繹如以成詔令大晟府置圖頒降
四年春正月大晟府言宴樂諸宮調多不正如以無
射爲黃鐘宮以夾鐘爲中呂宮以夷則爲仲呂宮之
類又加越調雙調大食小食皆俚俗所傳今依月改
定詔可

張溥曰梁武帝篤信佛法制善哉大樂大勸等樂十篇法樂梵唄童子和歌而侯景亂起陳後主遣宮人習北方簫鼓酒酣度曲哀思綺豔男女隕涕而隋師渡江唐明皇升胡部樂於堂上以涼伊甘等州爲名而安祿山竟反宋徽宗鑄九鼎制大晟樂而汴京遂陷新聲奇濫喪亂接軫信矣然歷朝定鼎傾否爲泰時方大定天子好文制禮作樂地天可通而羣臣聚訟朝夕數更以明堂潤色之典生盈庭不決之疑如汴宋築舍言人人殊又何異也太祖受禪乾德中有

和峴樂仁宗景祐中有李照樂皇祐中有阮逸胡瑗樂神宗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哲宗元祐中有范鎮樂至徽宗崇寧中用魏漢津而樂益不可問矣峴之言曰王朴定尺短於古石尺四分樂聲較高十二律管可更造也照之言曰編鐘樂斗法依神瞽十二中聲可留四清聲可去也瑗之言曰黃鐘律管徑三圍九其法非古不如和峴舊樂之條理也逸之言曰周禮嘉量聲中黃鐘樂之本也傑几之言曰八音律呂皆以入聲爲度執古器而調聲必不合也鎮之言曰

廣雅書局重栞

太常鑄鐘非三代之法莫能爲以律生尺非得一稃二米之眞黍莫能成也數家之言馳騁要眇校竹管計秬粒銅出太府黍來上黨白石錬磬中金範鐘宮架損而忽益側垂改而復乖辨證無形是非角立舍聲更器徐復笑其難用周鬴漢斛司馬光謝而不觀後聖復生未有不反脣者也儒者交譏而異端乘之漢津以西蜀黠卒妄稱鼎樂得諸神仙九鼎本黃帝身度祖大禹且謂帝王中指律管所出不經已甚而尊信若神總由彼此無稽上下同惑紛爭之後變爲

誕罔所必至爾然雅樂未正治不加貶而淫哇方奏大亂即生學者鑒後王之所以失即可測前王之所以得矣韓琦云政平令簡民物熙洽治古極樂象器難求諒哉斯言所謂不言樂而樂存者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番禺范公詒初校

番禺黃　濤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九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　朐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慶歷黨議

仁宗景祐元年冬十月除范仲淹爲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尋權知開封府仲淹先以諫廢后事貶睦州至是復召時御史臺辟石介爲主簿未至卽論事坐罷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中丞杜衍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閾已用

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史今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辨及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

三年五月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

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爲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責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麤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新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

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諒有素臣與之誼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尋改唐州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無罪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獨龍圖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都人士相傳寫鬻書

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御
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牓朝堂戒百官越
職言事者從之蘇舜欽上書曰歷觀前代神聖之君
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偏照故
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
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覩近日詔書戒越職
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
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
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
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

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
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指意即獲美
官多士盈廷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
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雖改他
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
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皆罹中傷竄責而去使正臣
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
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
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
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

以族內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疏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傑固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尙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蔽塞主勢孤危軫念於茲可爲驚怛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不報

四年十二月地震直史館葉清臣因上言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咋舌不敢議朝政者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書奏數日

廣雅書局重栞

仲淹等皆得近徙

寶元元年春正月詔求直言蘇舜欽上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臣惟妖祥之興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修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如無事時諫官御史不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以啟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議咸有憂悸之色臣欲言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謫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但恐橫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

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霆暴作臣以謂國家闕失衆莫敢爲陛下言者惟天丁寧以告陛下果能渙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言臣不勝幸甚竊見陛下比年稍邇俳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旰昃乃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眞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索殆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

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以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近王隨自吏部侍郎擢平章事此乃非常之任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器石中立在朝行以詼諧自任物望甚輕乃爲執政又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皆温和軟懦無骨鯁敢言之氣斯皆輔臣引拔建置欲其愼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

竊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能得其人則近臣不能文過乃馭下之策也上頗納用其言　冬十月丙寅詔戒百官朋黨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遽誣以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衆帝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非但詆毁大臣也今稱薦者如是似涉朋黨乃下詔戒之程琳爲帝開說帝意頗解李若谷亦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污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槩以朋黨名之恐正人無以自立帝納之

廣雅書局重栞

二年十一月盛度程琳罷初張士遜惡琳而疾孔道輔不附己欲并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知府鄭戩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龐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太常博士呂公弼等十餘人士遜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盍見上辯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道輔朋附併出之於是度坐令士元强取其鄰所賃官舍琳坐令士元給市張遜故第籍與公綽公弼坐令士元市女口度罷知揚州琳知潁州籍等皆被黜罰士元流海島而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始知爲士遜所賣發憤而卒

然天下皆以直道許之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食富弼上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然之於是盡除越職言事之禁詔中外臣庶極言朝政闕失
慶歷三年三月增置諫官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因上言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修等三人忠誠剛直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無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修每入對帝

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自范仲淹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議遂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

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
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
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
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
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
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
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
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竝列於朝更相稱美
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
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

廣雅書局重栞

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黄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代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

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莫大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喪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夏四月以夏竦爲樞密使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　時帝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葉清臣聞之極論時政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憸佞之士則貪

廣雅書局重栞

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議以惑聰明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或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爲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爲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擿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倡和爲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爲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爲御史勸陛下宮中蓄犬設棘以爲守衛削弱國體

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爲諫官王逵兩爲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帝覽而領之　乙巳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爲樞密使初召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令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切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

諫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諫必堅求面對敘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諫歸鎮拜杜衍爲樞密使諫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諫至亳上書萬言自辨乃徙判并州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諫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内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

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　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旣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曰於惟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躬攬英賢手鉏姦枿大聲渢渢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蹢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

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筮
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
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垂簾湯
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蔵業爲予司諫正予門闑爲
予京兆匽予讒說賊叛予夏汝往式遏六月酷日大
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之予
晚得弼予心慰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
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
從周歲忠力屢竭契丹忘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
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懾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

積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劍風裂觀弼之心鍊
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竭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
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
無瘥札曰衍汝來予之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
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
有奇骨其器魁櫑豈視居楔其人渾朴不施剞劂可
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
朝讜讜言論磊砢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
詆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
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予榻襄

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尚修儔匹竝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皇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畯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綱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神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手不失其權恭己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惑斷則不忒既明且斷惟皇帝德羣臣踧踖重足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嘉諸

侯危慄墮玉失鳥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神武解兵修貢永爲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事也　五月呂夷簡罷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已才庸責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寖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乏遠識致墮國事

廣雅書局重栞

蓋夷簡不進賢爲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己者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己不可冀復思己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於兹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嗟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於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爲陛

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憸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爲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啟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謇切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務受事於門貪戀權

廣雅書局重栞

勢病不知止乃命夷簡不得同議軍國大事　秋七
月丙子王舉正罷歐陽修余靖論舉正懦默不任事
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罷
知許州　八月丁未以范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
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
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
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
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
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
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

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
復以富弼爲樞密副使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
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
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
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
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
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
是小人始不悅矣　癸丑以韓琦爲陝西宣撫使時
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
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

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賢才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　九月戊辰呂夷簡以太尉致仕　冬十月以張昷之王素等爲都轉運按察使先是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强幹廉明者爲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

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昷之等首被茲選昷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壬戌詔曰考課之法舊矣祥符之際治致昇平凡下詔條全務寬大考最則有限年之制入官則有循資之格及此事邊因緣多故思得應務之才無虧素餐之道非賞勸衆志不激厲非甄別人情不憤悱具

中凡自著於甲令因更定磨勘法初太祖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卽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而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得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序洎化四年始置磨勘司然每遇恩慶百僚多得序進眞宗卽位始罷之惟郊祀恩許加勳階爵邑至是范仲淹富弼以官冗由磨勘亟易至高位故獲蔭者衆乃令待

制以上自遷官後六歲無故則復遷之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有闕乃補少卿以上遷官聽旨其法始密於舊矣　十一月丁亥詔曰周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於世胄而今之蔭法推恩太廣以致疏宗蒙澤稚齒授官未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竝階仕進非所以審爵重民也其著爲令於是更定蔭子法初太祖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常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

廣雅書局重栞

節及二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寖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其制凡選人遇郊赴銓試不試者永不預選且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

四年夏帝與執政論及朋黨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各爲一黨在主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不可禁也　六月壬子以范仲淹爲陝西河東宣撫使時仲淹奏防秋事近願罷臣參知政事特賜知邊郡帶

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遂有是命始仲淹以忤呂
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
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
仲淹亦以天下為己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
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籍籍以為難行及按察
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
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寖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
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
己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
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

上聞帝雖不信而粥與仲淹恐懼不自安於朝皆請出按西北邊不許適聞契丹伐夏仲淹固請行乃獨允之仲淹將赴陝過鄭州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問何事遽出仲淹對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若欲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爲便仲淹愕然仲淹既去朝攻者果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

羅從彥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而富范等衄於讒間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同心同謀明足以照之

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爲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權幸不得搖其成若慶歷之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閒毋乃有未至邪

八月以富弼爲河北宣撫使從弼請也弼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　九月甲申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爲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

甫等爭言執中雖係陳恕之子然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齎敕告卽靑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並戒按察恣爲苛刻及文人肆言行怪者五年春正月乙酉杜衍范仲淹富弼罷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王貽永爲樞密使吳育龎籍爲副使仲淹弼旣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爲亦稍沮止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壻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

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壻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韓琦言於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同國休戚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

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舜欽旣放廢寓於吳中與高僧逸士吟嘯自適衍亦見不爲人所容數求去不許仲淹不自安奏乞罷政事帝欲聽其請章得象謂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謝表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富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遂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仲淹引疾求解邊任改

知鄧州　二月辛卯詔罷京朝官用保任敘遷法又罷磨勘蔭子新法　三月辛酉韓琦罷時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爲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命弼使虜以正辯屈强虜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羨之陛下兩命弼爲樞密副使皆忘其有功辭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爲陛下立萬世之業爾

廣雅書局重栞

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曰賊數犯塞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常不滿二萬人而當賊旲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爲賊困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無故奪諸羌之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

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慶州又徙晉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因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唯指爲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爲陛下惜之羣邪益忌修

廣雅書局重栞

因傅致修罪左遷知滁州遷洙知潞州時諫官余靖歐陽修輩既已相繼罷去而天下目之爲賢者執政指之爲黨皆欲因事斥逐之董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水洛事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官無以償洙惜其才嘗假公使錢爲償之迨按問而錢已先輸官矣竟坐此貶監均州酒稅　六月石介卒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舉進士歷官國子直講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魯人稱爲徂徠先生貌厚氣完學篤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是是非非無所忌諱

以故小人嫉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介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　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時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併所遺孫復詩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深怨石介譏己常欲報之因言介詐死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馬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兖州訪介存亡杜衍知兖州以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具狀上之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貶孫復監虔州稅介子弟羈管池州

廣雅書局重栞

張溥曰仁宗廢后呂夷簡贊之君臣失德之大者也孔道輔范仲淹等叩閤力諫同時貶逐公論邑邑者三四年郭后暴崩帝有悔心仲淹劾竄閻文應言路稍開夷簡被詆斥羣臣爲朋黨四賢一不肖之名遠播蠻貊慶歴年間正人拔茅大奸脫距聖德誠盛亡何仲淹與富弼杜衍韓琦相繼罷位二三君子進難退易斯曷故歟母后幽廢變在乾坤同爲臣子義無緘默執政雖貴可無怒也一念之私欲鉗言者揚波止沸其勢益激異彼多口呼爲黨人榜朝堂禁中外

衆不加阻是非更明凡賢者名高皆大臣娼嫉
玉汝於成也仁宗景祐三年戒羣臣越職言事
寶元元年戒百官朋黨慶歷四年戒朋黨相訐
數年以來揭之詔書惟恐人言以恭己樂受之
君懸誹謗妖言之律豈其中心哉宰相主之左
右助之天下所非謂之孤立天下所是謂之朋
黨雖甚神聖或暴或寒莫能自必也予尤痛心
者天子雅知仲淹等賢旋退旋進至夏竦避位
石介作詩內陽外陰世已治矣猥以欲速不達
貴倖側目帝漸疑而弗任也抑思治無大小非

久不成孔子治魯子產治鄭咸先謗後歌教笞鞭箠易於見德飲食劇飽易於見怨此人情也仲淹等既遭逢明主發皇經綸曷不以唐虞九年姚崇十事顯告黼座寬歲月考最績使上下無疑讒間不入然後快所欲爲而毀言方至遽請行邊君門萬里一人窺隙年非分陝跡近居東即周召當此政何以立且彼所改更其最密者無過嚴磨勘裁任子未嘗如揚水漸石罷困臣庶而盛朝寬大不樂繩墨帝方博愛衆聽旦夕望治聞言遽罷責近效於二年求王道以可

喜欲平無陂不終日矣夷簡於仲淹始忌之終敬之安撫之役亦曰公欲行政宜留朝廷賈昌朝章得象等素比肩無忤也恐其復入尼之厭甚仲淹之志不沮於所怒而沮於所狎庸人積薪視夸夫專國禍較烈云

廣雅書局重栞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九

番禺沈寶樞初校

錢塘汪大鈞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　朐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夏元昊拒命

仁宗天聖六年五月夏王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元昊小字嵬理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自帝其國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爲皇太子

廣雅書局重栞

明道元年十一月夏王德明卒遣使立其子元昊爲西平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帝王耳何錦綺爲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分命蕃漢人爲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爲顯道稱於國中

景祐元年秋七月慶州柔遠砦蕃部巡檢嵬通攻元昊後橋諸堡破之元昊遂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峯伏發被執既而放還下詔約束之元昊雖常奉貢然車服僭擬改元開運或言石晉敗亡之號也更曰廣運初華州有二生張吳者俱困場屋薄遊不得志聞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悅日尊寵用事凡夏人立國規模入寇方略多二人教之

三年冬元昊攻回鶻瓜沙肅州克之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州而洪定威

龍皆卽堡鎮號爲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眾河北置三萬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蕃回紇餘兵駐賀蘭靈州興州興慶府爲鎮守總十五萬人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爲十部元昊自製番書形體頗類八分以教國人紀事

寶元元年冬十月元昊僭稱帝建國號曰大夏先是

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
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並
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
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反遣使奉
表略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
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
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
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
基勉從朝命臣偶以狂斐制小番文字改大漢衣冠
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

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疆土建萬乘之邦家再讓靡遑羣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號大夏建元天授伏望許以西郊之地册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

二年六月詔削元昊賜姓官爵初元昊表至宰相張士遜卽議絕和問罪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卽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

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又上言姑許其所求彼將無詞然後陰敕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爲深害矣奏入士遜笑之至是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絶互市揭榜於邊募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卽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賫嫚書納旌節及所授勅誥置神明匣留歸壤族而去　七月戊午夏竦移知涇州與范雍各加兼經略使馬步軍都總管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

遁逃窮蹙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候
嚴卒乘來即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
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耳
況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
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
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師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
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池地勢可知也若
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
老師費糧深可慮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
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綆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

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嗢廝囉幷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士人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討反以竦為怯吳育又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修一有邊

廣雅書局重栞

警則倉皇莫知所爲逮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修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矣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内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賞賜回鶻可汗幷其相手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眞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德明乃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啗鄰境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唃廝囉及他番部離散其黨與使幷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

要也因錄上眞宗時通西域諸番事迹　十一月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被髪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懃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

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砦疎士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雍聞元昊且至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於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

廣雅書局重栞

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砦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万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爲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遇賊平與賊皆爲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爲橫陣遵擊退之賊復蔽盾爲陣官軍復擊卻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

卻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勤兵還并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得千餘人轉鬬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曰賊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爲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沒於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雍貶知安州贈平元孫官雍爲治尚恕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　帝因

廣雅書局重栞

劉平石元孫之敗問所以禦邊判太常禮院丁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擇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陲輯寧幾二十年爲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爲制禦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時西疆未寧一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度言苻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遊以安人心請給假如故無使外

夷窺朝廷淺深從之　二月丁亥以夏守贇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爲都鈐轄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爲鈐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贇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　時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於陝西糴軍儲訪知邊事者釋寇所至州縣罪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卽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誤

廣雅書局重栞

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　三月丙辰詔大臣條陝西攻守策　戊寅王鬷陳執中張觀罷初天聖中鬷使河北過眞定時曹瑋爲總管鬷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鬷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榷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爲非策又從而殺之失眾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鬷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鬷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

遂與執中觀同罷譏始歎瑋之明識　夏五月壬辰
張士遜罷以呂夷簡同平章事時軍興機務塡委士
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爲言遂罷士遜而用夷簡
　戊寅以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使范仲淹爲陝西
都轉運使夏守贇庸怯寡方略召與王守忠俱還范
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
若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
朝廷不得安枕矣爲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
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邊城清野不與大戰
關中稍實豈敢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

廣雅書局重栞

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
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是月元昊陷塞
門諸砦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
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略以爲宜屯重兵河東
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
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
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而韙之　秋七月
己卯除范仲淹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爲陝西經
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范仲淹與呂夷
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爲長

者既而仲淹入謝上諭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　八月詔范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戸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

廣雅書局重栞

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九月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時塞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

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亙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定償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教民習射以銀為的中者與之或爭徭役亦使之射中者優免有過失者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能射　十二月癸未出內藏絹一萬助糴邊儲　戊申鑄當十錢以助邊費

慶曆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

廣雅書局重栞

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杜衍亦曰徼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飢其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卽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剉黠虜若鄜延以牽制爲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於賊手非計

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
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識者危事當自謹守
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
淹堅執不可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曰大
凡用兵當置勝敗於度外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
納使朝廷强之終非己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
賊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
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
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此
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

廣雅書局重栞

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何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時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書貽元昊備陳利害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　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逼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傅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

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茍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槖駞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因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不多明日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

廣雅書局重栞

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計勢
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旁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
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
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
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衆動欲據勝地
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
兵起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墮崖塹相
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
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
以死報國耳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鬬槍中左頰絕其

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於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傳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禍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琦還至半途陣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軍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亦能從招

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琦掩泣駐馬不能進范
仲淹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奏至帝
震悼爲之旰食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夏竦使人
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
自劾猶奪一官當時言者又謂福之敗由參軍耿傅
督戰太急後得傅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經略判
官尹洙以傅文吏無軍責而死於行陣又爲時所誣
爲作憫忠辨誣二篇　三月元昊答范仲淹書語極
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
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

邪時朝廷命仲淹陳對仲淹奏曰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張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助已而夷簡默無一語上顧問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仲淹知耀州　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

廣雅書局重栞

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軍中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　六月壬辰詔陝西諸路總管司嚴邊備毋輒入賊界賊至則禦之　秋七月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　八月元昊寇金明砦破寧遠砦砦主王世亶兵馬監押王顯死之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知州王餘慶兵馬監押孫吉死之　時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楊偕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琉璃堡破之又戰於柏子砦

及兎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十餘棚河外始固　冬十月夏竦陳執中罷時知諫院張方平言竦爲統帥三歲於玆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則傷殘安用爲統帥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執中知陝州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以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各兼經略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沿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

遠斥候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叛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傍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

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雜處鉤深擿隱得其材否由

廣雅書局重栞

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自西方用兵帝爲旰食然元昊亦困弊漸有自悔之意知諫院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二年閏九月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唆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册之剛浪唆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

乞降又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
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世衡與籍咸疑其詐乃
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
戎軍王沿使副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
為四路趨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
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
校十四人死焉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皆為敵所得
元昊乘勝直抵渭州焚蕩廬舍居掠民畜自涇邠以
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元昊
乃還議者欲以金繒啗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

廣雅書局重栞

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爲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況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卽爲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愼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　冬十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八屯

涇原庚申詔恤將校陣亡其妻女無依者養之宮中
十一月壬申黑氣貫北斗辛巳以韓琦范仲淹龐
籍爲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
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
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
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
琦同經略涇原幷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
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
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
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閒可期平定願詔龐籍

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於是復置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爲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爲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爲之謠

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
聞之驚破膽
三年春正月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
凡軍期中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請
也　癸巳元昊上書請和時西鄙用兵日久帝心厭
之會契丹使至亦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龐籍招納
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仍使文貴
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强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
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
自請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

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定
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
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
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
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
人愁怨今辭理寖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
之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禮部郎中
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爲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
失繼世兄弟之歡今二番自鬬鬬久不解可觀形勢
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

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烟塵之
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
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
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輳門卽聽內
附若猶堅拒當爲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
於是詔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異育議
范仲淹巡邊知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通以种世
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
以鎭撫之有牛奴訛素倔强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
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

廣雅書局重栞

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
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
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
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夏四月癸卯賀
從勗至京師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如夏
州許冊封元昊爲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
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謂契丹無敵
於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昊自稱
兀卒既又譯爲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
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

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甲辰朝廷以元昊請和遂詔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命知永興軍鄭戩代之富弼言西羌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處於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集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

四年五月元昊復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

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鐮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爲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祚不永子孫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從之　十二月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爲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冊籍以錦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賣

宴坐朶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朝廷使往止西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五年夏四月夏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爲國辱請斬於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曰春秋晉楚戰於邲楚獲晉知罃晉獲楚公子穀臣既而晉歸穀臣以求知罃楚人許之各全其生請如故事赦之因入對又袖出魏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編管全州子弟嘗授陣

廣雅書局重栞

亡因澤者並奪追之

八年春元昊死時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沒藏氏所生也養於母族訛龐訛龐因與三大將分治國政謚元昊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尊沒藏氏為皇太后

李燾曰元昊初娶遇乞從女野利氏生甯令哥特愛之以為太子既而欲為甯令哥納沒移氏為妻見其美自取之甯令哥憤殺元昊不死劓其鼻而去匿訛龐家為訛龐所殺元昊因鼻創死

夏四月冊諒祚為夏國主先是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

以節鉞啗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
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
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册諒祚爲夏國主議者深
惜朝廷之失機會

張溥曰仁宗自用兵西夏以來一敗於延州二
敗於好水川三敗於鎮戎軍兩三年間喪師屢
告天子旰食有道之世戰危若此佳兵不祥信
矣元昊雄毅多略十餘歲時即諫父勿以馬易
漢物志在必叛兼有華州二生爲之謀主山訛
善戰助其慓銳據地萬里分布鐵騎挺戈犯順

廣雅書局重栞

寧異天驕然衞慕氏其母也而弒之山遇其叔也而殺之及爲子寗令哥娶婦見沒移氏美則自納焉衞宣高陽兩鍾其惡帝命不佑亡可俟也爲宋計者用吳育之言當僭表初至姑許所求密修戰備拊背扼吭使不敢動上也不得已而行范仲淹之策嚴邊城實關內堅持踰年敵必困弱矣也乃張士遜庸人寡慮輕動干戈趣彼速反延州之戰黃德和先奔劉平石元孫戰沒士氣沮傷西事日擾繼以韓范行師軍聲稍振任福又違琦戒合轉鬬陷伏哨鴿摩天橫尸

盈野定州砦之役葛懷敏復死三戰皆北關右
震動幸而老成再鎭賊亦苦兵竹册方賜子禍
旋作中朝未揚郭李之威狂夫已蹈安史之戮
始悔向者用兵未識天心空勦民命也任福之
敗韓琦爲帥罪可同坐釋而任之卒奠西鄙仲
淹焚元昊嫚書宋庠欲置之死帝不深罪而四
路功成仁宗寬弘善任刑名秋荼所弗尚也韓
范因之守封疆定社稷爲宋元臣彼碌碌刀筆
吏惡足與論天下事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

番禺沈寶樞初校

錢塘汪大鈞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　朐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儂智高

仁宗皇祐元年九月乙巳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初儂氏自唐初帥雄於西原世爲廣源州首領唐末交阯强盛廣源服屬之知儻猶州儂全福爲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旣壯與其母據儻猶州建國曰大歷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

廣源州智高怨交趾乃乘間竊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怨與廣州進士黃師宓等謀據廣南乃數出㡚衣易穀食紿言洞中饑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高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紿衆曰平生積聚今爲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其死衆從之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臣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

四年五月智高陷邕橫諸州遂圍廣州詔鈐轄陳曙

等發兵討之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珙等欲任司
戶孔宗旦以事宗旦不屈大罵而死智高即州建大
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啟歷置官屬時天下久安
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
藤梧康端龔封八州知封州曹覲知康州趙師旦皆
戰死智高進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
緘蒐募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路得黃師宓父
斬之以徇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益修守
備城得不陷事聞命陳曙討之又以余靖爲廣西安
撫使同提刑李樞及曙經制賊盜事復以楊畋體量安

廣雅書局重栞

撫廣南發廣東鈐轄兵赴之　六月丁亥以狄青爲樞密副使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狄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勑青傅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臺諫王居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　秋七月儂智高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爲廣

南安撫使初以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
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臣觀賊勢方
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昭州鈐轄張忠以敗聞
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
甲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乃
今欲示鎭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鎭靜危亡之道
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
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
行至鼎州加廣南安撫使　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
動揚畋等久無功帝以爲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

廣雅書局重栞

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爲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番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特命入內都知任守忠爲青副知諫院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　儂智高陷賓州復入於邕時交阯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於朝狄青

奏曰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願罷交阯助兵帝從之　十二月狄青勒兵賓州陳曙兵敗青斬之以徇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栅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鬬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所以致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廣雅書局重栞

五年春正月狄青夜度崑崙關大敗儂智高於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青旣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卽進青明日卽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爲殿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番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爲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宓儂建中等及僞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

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等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脇者慰遣之梟師宓等於城下斂屍築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靡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召青洒還後二年靖遣都監蕭注入特磨道生獲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又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重譯

廣雅書局重栞

得至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首至京師乃誅其母及其弟子　五月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沔爲副使賞平廣南功也龐籍及臺諫朝士皆論青不可掌省府帝不聽

張溥曰儂全福妻阿儂再嫁商人而生智高智高十三歲惡有二父卽殺商人殘忍喜亂其天性也長據儻猶交人執而釋之使知廣源智高內懷忿恨求附中國使朝廷納其金函俾處鬱江峭絕之鄉與交阯角立椎髻左袵戰鬬用命未必非二廣一輿屏也無故拒卻激其背叛焚

巢入寇邕州失守曹覲等相繼戰死楊畋師久無功以南土之久安當文吏之迂緩一夫攘臂二廣震驚勢所必然寵藉力贊仁宗專任狄青挺鉞揺鐸先斬敗將疾趨崑崙絳衣倒北農種糴收童謠驗矣唐憲宗時劉闢反蜀杜黃裳請罷中人監軍專委高崇文西川立平仁宗君相亦然任將之效略可覩也阿儂適三夫慘毒有謀好食小兒智高攻城陷邑多仗其策非此母不生此子物固各以類夫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番禺沈寶樞初校

錢塘汪大鈞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朐　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貝州卒亂王則

仁宗慶歷七年十一月貝州卒王則據城反以明鎬爲河北安撫使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爲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則之與母訣也嘗刺福字於背以爲記

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詣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至日反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靈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遂殺之又殺司理王獎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等縋城出保南關入驍健營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誅之由是營兵在外者皆慴服南關得不陷則僭稱東平王國曰安陽年號曰

德勝旗幟號令皆以佛爲稱城以一樓爲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爲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於是令民伍伍爲保一人縋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鎬爲體量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諸衞上將軍鎬至貝州民汪文慶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爲內應夜垂絙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衆拒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縋而出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爲距闉將成爲賊所焚鎬乃卽南爲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

八年春正月朝廷以則未下命文彥博爲河北宣撫

廣雅書局重栞

使鎬爲之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從中
沮之彥博旣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彥博至貝鎬
穿道適涵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衆登城賊縱
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
總管王信追則擒之餘衆保村舍者皆被焚死竦復
言所獲恐非眞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於市賊據城
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爲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
誅詔以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鎬端明殿學士封賈昌
朝爲安國公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至出
大臣乃能平昌朝爲有罪不當賞弗聽夏四月以明

鎬參知政事文彥博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故也

張溥曰仁宗慶歷之世號爲極治四年而有歐希範之亂七年而有王則之亂小醜陸梁敢捍明聖其大禹之苗民乎東漢張角初奉黃老道畜弟子稱大賢良師呪符水已病百姓信之遂密置三十六方黃巾標識一時俱起東晉孫泰世奉五斗米道師事杜子恭得其祕術孝武召見稍遷輔國將軍後集徒眾謀亂破戮而孫恩盧循因遂相繼反海上宋時王則以貝冀喜妖

廣雅書局重栞

背刺福字詭言彌勒出世僭號東平王旗幟號令悉以佛稱方臘居清溪堨村左道惑衆謬傳地基天子建號聖公紅巾六等鬼神扇訹盜賊之起必先有聚聚必先有託降神書符扶鸞禱聖與端公太保之稱白蓮白雲之會皆託而聚之之術也吳廣陳勝起兵行卜以鬼丹書魚腹篝火狐鳴意在威衆舉事奸宄效之史巫紛若唱禍福造神怪愚民一集卽成勁寇但遇靈帝則爲張角之蔓延遇仁宗則爲王則之速翦爾明鎬既第獻眞宗頌上六宂書薛奎稱其沈鷙

有謀能斷大事巡邊備賊著名并州及副文彥
博討則約結內應地道出奇則叛僅六十六日
而滅由帝善任彥博彥博善任鎬也太宗淳化
閒作亂者王小波李順眞宗咸平閒作亂者劉
旴王均俱蜀寇也於是廷臣聚而憂蜀謂其人
多變不可以齊魯待也及王則起貝州欲連德
齊朝論又憂河北矣山東之地王者得以爲王
霸者得以爲霸猾賊得以亂天下則謀不成賊
固無能亦天牖仁聖也迨金人入而河北亡宋
遂蹙而南矣盜賊據之中國或與爭金人據之

廣雅書局重栞

天子不敢問使宋能以治盜者治虜庶大梁猶堅城而臨安可不都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番禺沈寶樞初校

錢塘汪大鈞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浚六塔二股河

仁宗天聖五年秋七月詔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

六年八月河決於澶州之王楚埽

八年始詔河北轉運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請疏鄆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遣使行視之

廣雅書局重栞

慶歷元年詔權停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開河分
水之議起焉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
二年秋七月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
至和二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
高下之勢先是朝廷旣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
開六塔以披其勢故有是命翰林學士歐陽修上疏
曰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古
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
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以來興

役動衆勞民損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詞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羣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遠指他事且如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途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休虛費民財爲國斂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今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大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

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爲盜況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則遠者難爲赴役就河便近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

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廢頓須興緝補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耳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旋回注是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年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

廣雅書局重栞

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將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乃欲於凶儉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此而發也況京都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慮宜速止罷用安人心　九月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堤埽爲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

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待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修又上疏曰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開而恩冀之患何爲尚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

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爲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何此臣又謂近乎欺罔之謬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

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
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
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
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
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歷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
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
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
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
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
故道工料但云銅城以上乃特高爾其東比銅城以

廣雅書局重栞

上則稍低比商胡以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以東地
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以上何緣而頓淤橫
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
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
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
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
也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梢芟一千八百
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
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
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

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矣且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横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分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

廣雅書局重栞

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此則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

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帝不聽卒從仲昌議

嘉祐元年夏四月六塔河復決時殿中丞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以致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內使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犯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鍤斸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於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潰於是流仲昌於英州餘各被謫有差

廣雅書局重栞

五年春正月議鑿二股河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議者至是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卽溝洫志所謂平原金隄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爲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於恩冀乾寧入於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於海分而爲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

英宗治平元年始命浚二股河以紓恩冀之患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

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又決冀州棗强埽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於是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生隄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都水監復奏慶歴中商胡北流於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隄千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溢致上下埽岸屢危雖創新岸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幷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便詔翰林院學士司馬光入內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隄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

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於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於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於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隄帝不聽卒用昌言策置上約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隄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束大河於三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盛

過湍怒又無兵夫修護隄岸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爲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其事實故也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何如安石以爲可治帝曰欲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則往河可東北流可閉帝然之　七月張鞏等奏上約屢經泛漲并下約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等州水患司馬光言鞏等欲塞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或幸而可塞

廣雅書局重栞

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一二三年間東流益深闊北流漸淺塞之便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奈何且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若上約流失其事不可知上約存則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爲二流於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則爲害大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塞北流皆爲身謀不顧國力與民害也帝卒從鞏議

四年秋七月北京新隄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八月河溢滄州曹村十月溢衞州王供

時新隄凡六埽而決者三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爲
一帝憂之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張茂則等謂二股
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湮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
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悍者
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轉運使開修
二股河上流并塞決口
五年夏四月二股河成六月河溢夏津帝語執政聞
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役猶多若河
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
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

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爲沃壤庸非利乎況調夫已減於去歲若夫葺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

六年夏四月置疏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擢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

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沙泥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効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卽見水不容施工爾今第見水卽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修嘗謂開河

廣雅書局重栞

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至是遂置司將自衞州濬至海口以虞部郎范子淵爲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當是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横決散漫嘗虞壅遏外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從之

十年秋七月河決澶州自開直河水勢漸漲田廬益壞至是遂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絶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

甚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
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
賞未嘗增修隄岸今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
之咎
元豐元年夏四月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五月
新隄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初河決澶州河北外監
丞陳佑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塡淤漸高
隄防歲增未免泛溢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隴
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
疎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尚存在大

徑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祕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衞州王供埽按視訖於海口從之

四年夏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六月戊午詔東流已塡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決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修立隄防令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輔臣皆曰誠如聖諭巳

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劈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熙寧初專主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然糜費財力卒無成功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降范子淵知峽州中丞呂陶劾其罪故也中書舍人蘇軾作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

以爲至言　九月詔祕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時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之決既未塞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隄置約復故道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吳北岸修進鋸牙擗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十一月問復上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爲然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既從之矣會

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別相視
二年二月令圖問欲必行前説朝廷又從之三月令
圖死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令圖議
三年十一月遣吏部侍郎范百祿等行河時王孝先
請修減水河王覿言其便安燾深以東流爲是上疏
言之於是詔黄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宜興役
回之范純仁王存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
何惜勞民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未有必然
之論但僥倖萬一以冀成功耳不可輕舉也文彥博
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爲契丹之

廣雅書局重栞

利力主其議范純仁又陳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
年未爲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
頃時西夏本不爲邊患而好事者以爲不取恐失機
會遂興靈武之師也於是收回詔書而遣百祿等行
視戶部侍郎蘇轍上疏曰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
經歲役兵二萬聚梢樁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
困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今回河大議雖
寢然聞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決口
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
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

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
未免各立隄防其費又倍矣今建議者其說有三臣
請折之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昔大河在東御
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自
河西流御河湮滅失此大利天實使然今河自小吳
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
御河湮滅已一二百里何由復見此御河之說不足
聽也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臣聞河之
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
有淤厚宿麥之利況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

廣雅書局重栞

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契丹之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昌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

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己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雖已遣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願亟收回買梢草指揮來歲勿調開河役兵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阿附以誤國計會百祿行視東西二河亦奏言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明年使回入對復言願罷有害無利之役未聽久之乃罷回河及修減水河數月尚書省復議回河是時吳安持李偉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世

河流稍行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篇召赴政事
堂會議大臣不以爲然會李偉復言今河已分流若
興工可令全復故道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閉北流乃
爲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卽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
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
五年二月詔開修減水河尋以外路旱暵權罷
七年冬十月以大河東流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
服北都水監丞李偉再任
八年二月詔北流軟堰並如都水監所奏門下侍郎
蘇轍言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硬堰陰爲回

河之計不宜聽趙偁亦上疏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徼倖盜功或取此捨彼譸張眛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殆無窮已臣竊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旣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闞村方張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爲利而不恤上下壅潰之患

廣雅書局重刊本

是皆見近忘遠徼倖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爲說姑爲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爲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不聽　十二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闊而深又自北京往洺州過楊家淺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纔十二三然後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於是吳安持復領都水而呂大防力主其議范純仁蘇轍復爭之遂詔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詳議紹聖

元年正月也轉運司趙偁議與純仁轍合偁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隴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為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闕村河門修平鄉鉅鹿埽焦家等隄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湮而

廣雅書局重栞

上流橫潰爲害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破隄爲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郭知章又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　十月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紛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

奉詔凡九月上禀成算自闞村下至梼栳隄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隄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還故道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

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佑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

張溥曰六塔之議始於李仲昌二股之議始於韓贄既而持議冥行河決日甚者王安石也安石專政變法均輸藉泉府市易藉市司青苗藉國服農田水利藉遂人僱役藉司徒保甲保馬

藉伍兩方田藉井牧矯世反古咸託周官獨塞
北流修二股操說無本李公義獻鐵龍爪黃懷
信制濬川杷世共非笑信用不疑水官數出未
獲一效則幾以河爲戲矣六塔役興歐陽修言
不可者五屢疏抗爭竟置不省及商胡塞而河
力壯六塔雖開不能容也一夕大決漂溺無算
仲昌遂流英州回河爲害覆轍昭如未幾而復
言二股蓋卽疏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也
程昉宋昌言張鞏范子淵等游談紛紜安石力
爲之主神宗卽有開河放火之憂終不能違大

臣之意亦徒魚鼈其民耳伯鯀治水九載弗成
殛鯀方命圮族以其强自任而敢拂衆也安石
悻愎方命甚矣熙寧之初專欲導河使東流閉
北流元豐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
令北去帝憂民甚思順水性而水臣皆爲安石
使事竟不治鯀之治水隄高堙卑障之也禹之
治水決川疏河導之也回河東流務逆水行豈
獨障之乎宰相之才旣不及鯀天子之斷又不
若堯宜其淪胥相視底定無日也然仲昌欲穿
六塔渠富弼嘗主其畫宋昌言請開二股詔司

馬光相度奏可范子奇東流之策文彥博呂大
防安燾等交口善之老成碩德論河不詳安石
堅僻又何誅焉政和年間孟昌齡獻導河議成
巨濼稍因水決循北流蔡京即攘爲功纘禹繼
文侈然自大國家之利未興而奸臣之寵已極
宋事大抵然耳

番禺沈寶樞初校

錢塘汪大鈞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英宗之立

仁宗景祐二年春二月育宗室子宗實於宮中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撫鞠之生四年矣

嘉祐元年五月罷知諫院范鎮先是帝暴疾宰相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

廣雅書局重栞

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卽上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眞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而試以政事以繫億兆人心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累上不報文彥博乃曰宗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鎭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鎭義當死職不

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爲計亦已疏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彥博論之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

廣雅書局重栞

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四因泣下帝亦泣謂
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一二三年鎮前後章凡
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
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幷州通判司馬光亦言
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上言陛
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缺之典也漢文
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
不疑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文帝
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
而秦王以窺覬陷於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

不定平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
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宰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
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聽
三年六月以韓琦同平章事時羣臣皆以建儲爲言
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
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
室之賢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
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
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
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以包拯爲御

廣雅書局重栞

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四年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慍不見於色知大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敎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卒謚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典有加

六年六月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幷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自古皆有之　十月壬辰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初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鎭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先年韓琦初入相嘗乘間言之及懷孔光傳以進帝不答又與曾公亮張昪歐陽修極言之至是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

廣雅書局重栞

建太子之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遂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裁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

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批中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旣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凡十八章而後許之

七年八月己卯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　九月乙巳朔進封皇子曙鉅鹿郡公宗實旣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

廣雅書局重栞

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之歎曰王珪眞學士也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邀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奏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始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

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廚而已中外相賀

八年春二月癸未帝不豫丙戌中書樞密奏事於福寧殿之西閣　三月辛未帝崩於福寧殿年五十四遺制皇子即皇帝位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於是皇后悉斂諸門鑰寘於前黎明召皇子入嗣位皇子驚再言曰曙不敢爲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　夏四月壬申朔皇子即位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宰臣不可乃止　乙亥帝有病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已卯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

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假借宮省肅然　庚子立高氏爲皇后后侍中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於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撫鞠於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爲配既長出宮婚於濮邸封京兆郡君生三子至是册爲皇后　秋七月帝疾瘳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洶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

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
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
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
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
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
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
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
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
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
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

廣雅書局重栞

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月壬子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冬十月甲午葬仁宗於永昭陵　十二月己巳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

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英宗治平元年夏五月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卽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卻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之后賢如馬鄧不免顧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遂起琦卽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尚書右僕射

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

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蓋自慶歷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丙辰上皇太后宮名曰慈壽　秋八月內侍都知任守忠竄蘄州初章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

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於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明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塡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二年春二月罷三司使蔡襄帝自濮邸立爲皇子聞近

廣雅書局重栞

臣中有異議人疑爲襄及即位數問襄何如人韓琦等爲救解帝意不釋襄請罷出知杭州　秋七月富弼罷嘉祐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弼爲樞密使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於眾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毫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爲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

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　以文彥博爲樞密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暫煩卿西行即召還矣乃改判永興軍尋有是召

張溥曰昌陵友讓而身失天下昭陵聖德而後宮不育阜陵大孝而家有逆子三者皆天道之不可信者也崇陵少號英武非次得立既受內

廣雅書局重栞

禪制於妬后子道不修其人病惑固不足道厚陵以濮安懿王第十三子四歲卽養大內豫王生歸濮邸王薨起復知宗正寺立爲皇子帝遂巡三讓進退有禮天性大倫所素篤也光獻初立爲后卽母養帝配以女甥三十餘年慈孝甚備一朝卽尊疑間反起豈人情乎左右之善間也何辭飽察顏色假語言之微構宮寢之隙慈親孝子一入其說鄭莊武姜誓死不見漢武帝所以焚蘇文而封車丞相也任守忠覘昭陵無子欲援昏弱計不得行卽謀間兩宮陳源得罪

壽皇崇陵特幸以爲內押班卽與楊舜卿林億年比而譏間小人輒張身處禁密上危君父何所不及但厚陵爲復之初九其復不遠崇陵爲復之上六其復則迷是以韓琦歐陽修數言而立悟黃裳彭龜年等舉朝泣諫而弗答也昭陵儲嗣未定文彥博等請立太子猶豫幾年而後決厚陵不豫議立潁王張方平草制帝泣然泣下手握大器以與後人親雖父子君雖明聖不免動心若體非血肴毋老深宮因緣疾疢箕斗簸揚爲間尤易當斯時也辨之早去之疾非古

廣雅書局重栞

大臣曷定哉章獻撤簾還政德高馬鄧宣仁抱孫垂裳唐虞比治繼以欽聖向后修德無改昭慈孟后患難文明婦姑四世爲周任姒亦從來后妃之絕盛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番禺沈寶樞初校
錢塘汪大鈞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刺義勇

英宗治平元年十一月刺陝西民爲義勇軍時韓琦言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富而威服四夷非近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爲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因循至於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

DS
751
.F44
v.15

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東河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久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矣詔從之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戸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三千民情

驚擾而紀律疏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曰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八戶三丁之內刺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爲非便臣竊意議者必以爲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民兵以備緩急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歷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爲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當是之時閭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鬭官中既費衣糧私家又須

廣雅書局重栞

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至今二十餘年終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足以爲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爲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爲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減耗三分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揺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驚擾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慶

歷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敝也况卽日陝西正
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
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
之大幸連上六疏力言不聽乃至中書與韓琦辨琦
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
震慴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
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
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歷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
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
失信於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

長在此地可也巽曰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初琦嘗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唐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籍强悍無賴者以爲兵良民雖不免養兵之費而免父子兄弟夫婦生離死別之苦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也至是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琦雖光六疏極言其不便竟不爲止

張溥曰宋初民兵在河北河東曰弓箭社神銳忠勇强壯忠順在陝西曰保毅砦戸强人弓箭

手義勇在麟州曰義兵在川峽曰土丁壯丁在
廣南東西曰槍手土丁在荊湖南北曰土丁弩
手在邕州曰溪洞壯丁皆選自戶籍或土民應
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爲防守者也英宗治平中
韓琦當國議僉陝西義勇涅手背要卽土兵而
精之非有𠛬制變法也司馬光何五六疏上面
折力諍哉曰憂戍邊耳仁宗之世西師屢衄正
兵不足乃籍陝西之民三丁選一以爲鄉弓手
未幾刺充保捷分戍邊州師罷而後揀放一民
兵也始而鄉旣而戍終而汰戍則民而皆兵汰

則兵復爲民擾百姓而隳軍政害之最近者也
琦嘗言以民養兵其害淺調兵於民其害深誦
杜甫石壕之詩傷漢唐立法之弊戍邊勞苦久
心惻焉光之所憂豈不先念決意議刺者謂敕
榜約束永無戍役耳不知鄉兵見戍役之者易
詔令不信守之者難大臣變更臨期調發即天
子莫能自必也琦憂養兵之費而思府兵之利
則議刺義勇光見保捷之擾而憂刺民之害則
止刺義勇蓋琦但見其已然知土兵賢於召募
光則見其將然知刺民必至戍邊也然則行琦

之法用光之言三路義勇士守衛鄉里以爲戰守
與唐之昭義步兵頡頏中原雄視敵國不亦可
乎乃王安石出變義勇爲保甲分番戍守諸路
騷騷軍民兩廢益信光慮曲突非過計也義勇
之議司馬光與琦異雇役之議蘇軾與光異濮
王典禮則呂誨包拯等交詆歐陽修與琦無巳
也君子不黨非其章章者乎

番禺沈寶樞初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終

番禺黃濤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六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　朐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濮議

英宗治平二年夏四月戊戌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衞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

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親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

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
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子孫萬世相承
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
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
人攷之古今實爲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藁
爲案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
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
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
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
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

廣雅書局重栞

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誥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三年春正月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

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紀亂統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卽下詔也旣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卽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爲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敕誥家居待罪帝命閤門以誥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

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傅堯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即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黜言官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程頤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

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
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生矣　歐陽修爲後或問
上篇曰爲人後者不絕其所生之親可乎曰可矣古
之人不絕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於經見之何謂降
而不絕曰降者所以不絕若絕則不待降也所謂降
而不絕者禮爲人後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
爲朞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問者曰今之議者
以謂爲人後者必使視其所生若未嘗生己者一以
所後父爲尊卑疏戚若於所後父爲兄則以爲伯父
爲弟則以爲叔父如此則如之何余曰吾不知其何

廣雅書局重栞

所稽也苟如其說没其父母之名而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疏戚則宗從世數各隨其遠近輕重自有服矣聖人何必特爲制降服乎此余所爲若絶則不待降者也稽之聖人則不然昔者聖人之制禮也爲人後者於其父母不以所後之父尊卑疏戚爲別也直自於其父子之間爲降殺爾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爲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爲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所以免爲人後者知所承之重以專任人之事也此以義制者

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爲也故聖人之於制服也爲降三年以爲朞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著於六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以見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也此所謂降而不絕者以仁存也夫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爲子於此則不能爲子於彼矣此里巷之人所共知也故其言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此一切之論非聖人之言也是漢儒之說也乃衆人之所能道也質諸禮則不然方子夏之傳喪服也苟如衆

廣雅書局重栞

人一切之論則不待多言也直爲一言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則自然視其父母絕若未嘗生已者矣自然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疎戚矣奈何彼子夏者獨不然也其於傳經也委曲而詳言之曰視所後之某親某親則若子若子者若所後父之眞子以自處而視其族親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疎戚也故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猶嫌其未備也又曰爲所後者之兄弟之子若子其言詳矣獨於其所生父母不然而則自爲服曰爲其父母報蓋於其所生父母不使若爲所後者之眞子者以謂遂

若所後者之眞子以自處則視其所生如未嘗生己者矣其絕之不已甚乎此人情之所不忍者聖人亦所不爲也今議者以其所生於所後爲兄者遂以爲伯父則是若所後者之眞子以自處矣爲伯父則自有服不得爲齊衰期矣亦不得云爲其父母報矣凡見於經而子夏之所區區分別者皆不取而又忍爲人情之所不忍者吾不知其何所稽也此大義也不用禮經而用無稽之說可乎不可也問者曰古之人皆不絕其所生而今人何以不然曰是何言歟今之人亦皆然也而又有加於古焉今開寶禮及五服圖

廣雅書局重栞

乃國家之典禮也皆曰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母齊衰期服雖降矣必爲正服者示父母之道在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服雖重矣必爲義服者示以義制也而律令之文亦同五服者皆不改其父母之名質於禮經皆合無少異而五服之圖又加以心喪三年以謂三年者父母之喪也雖以爲人後之故降其服於身猶使行其父母之喪於其心示於所生之恩不得絕於心也則今人之爲禮比於古人又有加焉何謂今人之不然也　下篇曰子不能絕其所生見於經見於通禮見於五服之圖見於律見於令其文則明

矣其所以不絕之意如之何曰聖人以人情而制禮
者也問者曰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爲子於
此則不得爲子於彼此豈非人情乎曰是衆人之論
也是不知仁義者也聖人之於人情也一本於仁義
故能兩得而兩遂此所以異乎衆人而爲聖人也所
以貴乎聖人而爲衆人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謂天
性之至者仁之道也爲人後者權也權而適宜者義
之制也恩莫重於所生義莫重於所後仁與義二者
常相爲用而未嘗相害也故人情莫厚於其親抑而
降其外物者迫於大義也降而不絕於其心者存乎

至仁也抑而降則仁不害乎義降而不絕則義不害
乎仁此聖人能以仁義而相爲用也彼衆人者不然
也其爲言曰不兩得者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矣夫
所謂仁義者果若是乎故曰不知仁義者衆人也嗚
呼聖人之以人情而制禮也順適其性而爲之節文
爾有所强焉不爲也有所拂焉不爲也況欲反而易
之其可得乎今謂爲人後者必絕其所生之愛豈止
强其所難而拂其欲也是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曰
爾所厚者爲我絕之易爾之厚於彼者一以厚於此
是豈可以强乎夫父母猶天地其大恩至愛無以加

者以其生我也今苟以爲人後之故一旦反視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固已甚矣使其眞絕之與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絕之與則是仁義者教人爲僞也是故聖人知其無一可也以謂進承人之重而不害於仁退得伸其恩而不害於義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於僞惟降而不絕則無一不可矣可謂曲盡矣夫惟仁義能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以濟於人事無所不可也故知義可以爲人後而不知仁不絕其親者衆人之偏見也知仁義相爲用以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使不入於僞惟達於禮者可以得聖人

之深意也問者曰爲人後而有天下者不絕其所生則將干乎大統柰何曰降則不能干矣自漢以來爲人後而有天下者尊其所生多矣何嘗干於大統使漢宣哀不立廟京師以亂昭穆則其於大統亦何所干乎　曾鞏爲人後議曰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爲之後爲之後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爲之後者爲之

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爲之降已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已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況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爲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位號立廟奉祀者皆見

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己親之服而於己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爲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爲所後者而非其爲己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爲己而非爲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爲己

名爲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爲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爲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爲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爲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爲大功爲小功爲緦麻爲袒免爲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

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制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駮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迺絕之矣夫未嘗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爲其推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爲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爲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人宗其意可謂即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爲人後者以降其

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爲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爲人之後者爲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爲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爲二而使之爲一所以使爲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爲已而非爲所後者有爲所後而非爲已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

也迺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爲二而欲強使之爲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強使之爲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而能使其屬之疏者相與爲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爲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爲之服斬衰三年爲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已親矣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疏者相與爲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爲輕而爲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爲人後之道盡者

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爲二而强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此見於經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謂宣帝親謚宜曰悼魏相以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爲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爲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爲皇稱妣爲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

廣雅書局重栞

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敘恩所以爲降則知爲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爲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爲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一數而以爲世父叔父

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以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
從所後者爲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
不從經文於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
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
以爲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
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
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
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
立廟奉祠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
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

禮及立廟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爲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沒之通稱也以爲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爲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爲父沒之通

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
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是干正
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
歿之通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於
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爲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
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
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爲士
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
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
爲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

廣雅書局重栞

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寵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沒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祭祀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祀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爲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搉焉

張溥曰濮安懿王追崇禮議司馬光持重本宗

正論不易大儒歐陽修獨有疑者以王珪等沒本生而稱皇伯也漢哀帝以定陶共王之子入繼成帝董宏佞人諂附傅太后求上尊稱冷褒段猶等和之師丹抗名正統爲朱博劾罷光處英宗朝議濮王宜準先朝封期尊屬酬以高官大國即丹意也然修等據禮所生所後皆稱父母皇伯之號經無明文雅善折衷而同聲譁笑兼罪韓琦豈元德重臣好媚人主如博等云爾乎國家之事一變而議論再變而意氣三變而死生禍福生焉即濮議所爭可奉行者稱親可

辭免者稱皇稱后琦言當甚可以無訟然本光之議儒者世守以死爭之本修之議奸人借資激昂廟廊立取富貴者比比而有何則新王嗣位追念本親修之議所樂聞也光之議所不樂聞也天子以樂聞者爲忠孝必以不樂聞者爲沽激緣當日之議止排皇伯之非不意降而後世世統大義亦寖失也君子立言又烏容不愼歟

番禺沈寶樞初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六終

番禺黃　濤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　朐馮琦原　編
太倉　張溥　論　正

王安石變法

仁宗嘉祐五年五月己酉召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不求試調知鄞縣起隄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

陳相易邑人便之尋通判舒州文彥博薦安石恬退
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召試館職不就歐陽修
薦爲諫官安石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
於朝用爲羣牧判官又辭懇求外補知常州移提點
江西刑獄與周惇頤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
至忘寢食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
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授之美官
唯患其不就也及是爲度支判官聞者莫不喜悅安
石果於自用於是上萬言書大要以爲今天下之財
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

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在位之人才旣不足用而閭巷草野之閒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上覽而置之

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略見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蓋有在也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令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强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英宗治平四年閏三月癸卯以王安石知江寧府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

之神宗在潁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或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眞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非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乃有江寧之命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即起視事　九月以王安石爲翰林學士時宰相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曾公亮因力薦王安石覘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從

廣雅書局重栞

之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

神宗熙寧元年夏四月乙巳王安石始至京師時受翰林學士之命已七越月矣詔安石越次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

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議論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皐夔稷契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嘗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皐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

廣雅書局重栞

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皐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冬十一月郊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見其不明

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
安石草制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二年春二月庚子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初帝欲用安石
曾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
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
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介退
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
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
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
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

以爲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卿所施設以何爲先安石對曰末世風俗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甲子議行新法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麤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

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爲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眞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

廣雅書局重栞

章奏多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凡有奏請朝臣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須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石曰利以和義善用之堯舜之道也時爭新法廟堂諸大臣議論多不協安石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抃曰君言失矣

皐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安石不應　夏四月丁巳
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
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
役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
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
故無欺謾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盜
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唐楊炎爲兩稅取大
歷十四年應當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租調與
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取庸錢且品官之
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

身胥史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耶不聽　六月丁已罷御史中丞呂誨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入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

心腹之疾顧可緩耶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畀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旣斥安石益自用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

廣雅書局重栞

秋七月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徙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江浙荊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於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為擾多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既

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八月罷知諫院范純仁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

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
而力行之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逖小臣咨訪闕失
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
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
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
桑弘羊行均輸之法而使小人掊克生靈斂怨基禍
安石以富國强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
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
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
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

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爲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畱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遂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壬戌貶判刑部劉述等

六人初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論帝命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爲是光謂因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以謀與殺分爲兩事而謂謀爲所因得以首原乎帝方意嚮安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至是詔從安石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著爲令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封還其詔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述遂率侍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

數月中外囂然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
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權
取爲己功開局設官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去年因許
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陛下
不察而從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
守勿失乃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姦詐專權之人豈宜
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罷逐以慰天下曾公亮畏避
安石陰自結援以固寵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
皆宜斥免疏上安石奏先貶琦監處州鹽酒務顗監
衢州鹽稅殿中侍御史孫昌齡始以附安石得進顗

廣雅書局重栞

將出臺馬昌齡而去於是昌齡亦言王克臣阿奉當權欺蔽聰明遂黜昌齡通判蘄州安石欲置述於獄司馬光范純仁爭之乃貶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諷貶通判復州師元貶監安州稅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於四方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而不敢言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之止之乃以轍爲河南府推官　九月丁卯行青苗法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

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廪有餘
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
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
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
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幷之家不得
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
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
人令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
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幷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
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

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内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爲青苗矣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

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壬辰王安石薦呂惠卿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也帝言安石不

好官職自奉甚薄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所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眞姧邪而爲安石謀主安石爲之力行故天下幷指爲姧邪也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帝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講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

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

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他語抵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

陝西行之久民不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況法許之乎光又講漢史至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曰舜堲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為讒安得不黜光曰進讀及之爾時事臣不敢論也及退上謂光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也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光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者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司互相表裏使熾

廣雅書局重栞

張如此乃始逼於公議復言其非此所可罪也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王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天下皆以爲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　冬十月丙申富弼罷時王安石用事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孝敬好善疾惡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

構扇于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待其得志遂肆毒於善
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升
之既相帝問司馬光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
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
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
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
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
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
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十一月乙丑命韓
絳制置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欲傅會王安石以固其

廣雅書局重栞

位安石亦以議論盈庭引升之爲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旣相乃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於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卽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合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何爲不可由是二人遂不合安石乃薦緈共事安石每奏事緈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

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爲助　丙子頒農田
水利約束自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
萬七百九十三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
奇而民給役勞擾　置諸路提舉官條例司上言民
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仍詔
諸路各置提舉二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
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既置往往迎合王安
石意務以多散爲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卽
令隨戸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
廣淵在京東一等戸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

廣雅書局重栞

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爲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掊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顥之言皆不行　閏月遣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

三年二月己酉河北安撫司韓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幷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

立借錢貫數三等以上更許增借且鄉戶上等并坊
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借錢一千納一
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
抑勒然不抑勒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
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陛
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
之臣紛紛四行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諸路提舉官
第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
政曰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
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

廣雅書局重栞

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爲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馬光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辯帝爲巽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比欲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爲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令曾布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論

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爲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嘗與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交結帝遣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壬申以司馬光爲樞密副使固辭不拜初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辯論於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

廣雅書局重栞

寘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

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乙酉韓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從之　三月貶知審官

院孫覺知廣德軍帝初即位覺爲右正言以言事忤
帝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援以爲助自知通州
召還累改知審官院時呂惠卿用事帝問於覺覺對
曰惠卿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故屈身
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
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
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賖貸特以
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
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
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國用專

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寢罷遂坐奉詔反覆貶知廣德軍　程顥上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覬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

廣雅書局重栞

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强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為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眾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眾論益讙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為孰若沛大恩而新眾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況糴糶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

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簡會臣所上言早
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夏四月戊辰貶御史中丞呂
公著時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
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
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
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
乎王安石怒其深切會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爲御史
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
石益怒遂誣公著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
之甲以逐君側之惡於是貶公著知潁州且命知制

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命陳升之改其語行之　己卯趙抃罷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公論爲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　以韓絳參知政事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參

預大政首爲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爲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遂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皆以利進乞罷絳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庶不害於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不報　癸未以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定少受學於王安石舉進士爲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

廣雅書局重栞

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例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　壬午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戩右正言李常時顥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

事也捨之而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况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預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早賜降責帝令顯詣中書議王

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媿屈戩與臺官王子韶論新法不便乞召還孫覺呂公著又上疏論王安石亂法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爲無罪升之有愧色常上言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傅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

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
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
官體不奉詔顥言旣不行懇求外補而戩常亦各乞
罷乃罷常通判滑州戩知公安縣子韶知上元縣安
石素善顥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爲京西路
提點刑獄顥辭乃改簽書鎭寧軍節度判官數日之
間臺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請以姻家謝景溫爲
侍御史知雜事帝從之　五月癸巳詔並邊州郡毋
給青苗錢甲辰詔罷制置三司條例歸中書以呂惠
卿兼判司農寺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

廣雅書局重栞

可併入中書否安石言修條例未畢且臣與韓絳共領是司每請間奏事今絳在密院未可併請緩之至是絳入中書乃降詔以其事還中書又以手札諭安石凡修條例掾屬悉授以官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法付司農寺命呂惠卿掌之　九月以曾布爲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寺王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二人於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淺人尤不服尋罷　山陰陸佃嘗受經於安石至是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安石驚曰何乃

爾吾與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行　以劉庠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爲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大臣也　庚子曾公亮罷公亮初嫉

廣雅書局重栞

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嚮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嘗遣其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略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集禧觀使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已於是聽其罷相

乙巳親策賢良方正太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

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會范鎮所薦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對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啟帝御批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論文仲不當黜帝不聽范鎮上疏言文仲草茅疏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亦不聽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　癸丑罷司馬光知永興軍　冬十月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許之鎮上疏言臣言不用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復極

廣雅書局重栞

論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謝表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衞分番屯戍以捍邊圉於時將帥之臣

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陜西五路四十

廣雅書局重琹

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廪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乙丑立保甲法時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戸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最厚財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

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
保犯强盜殺人强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
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敕律所聽糾皆
無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依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
之其居停强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
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地保有自外入保者
收爲同保戸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
以書其戸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
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
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

廣雅書局重栞

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

丁卯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政事　戊寅行募役法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卽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

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於開封府遂推行於諸路既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力言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彼既聚衆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尋以臺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邪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

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而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者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庚辰命王安石提舉編修三司令式時天下以新法騷然邵雍屏居於洛門人故舊仕宦中外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

分之賜矣投劾何益邪

四年三月辛卯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陳留知縣姜潛到官纔數月青苗令下潛即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即移疾去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稅至是復上書言青苗法實便初迷不知爾識者笑之　夏四月癸酉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先是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

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旣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事

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王安石不悅

命軾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爲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

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

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務專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

廣雅書局重栞

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
官守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
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
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
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
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
臣願陛下存綱紀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
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
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

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
奏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篙工水
師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以鄧綰爲侍
御史判司農寺初綰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
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爲宋興百年習安翫治當事更
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
歌舞聖澤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
其佞諛由是安石力薦於帝遂驛召對會夏人寇慶
州綰於帝前敷陳甚悉帝問識王安石呂惠卿否綰
對曰不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

安石欣然如素交屬安石致齋陳升之以綰練習邊事使復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綰曰不失爲館職得無爲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詩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而呂惠卿居憂曾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藉綰以威衆故有是命　五月甲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誨有疾表乞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値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祗憚跛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

及此爲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惜其如九族之託艮以爲憂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至是疾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識與不識咸痛惜之　時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徙之戍邊父子聚泣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安石對曰日力可惜韓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

廣雅書局重栞

畏也安石對曰爲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爲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爲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未幾維出知襄州　甲戌富弼移判汝州弼在亳州持青苗法不行曰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付有司鞫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左僕射移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謫猶不失富貴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行

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安石文學辟以考校旣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爲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媿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　秋七月丁酉御史中丞楊繪言提舉常平張靚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楊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修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

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　劉摯爲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入見帝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耶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事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天下有喜於敢爲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會楊繪又

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遏縣民使訟助役事摭以他故下蕃於獄而自鞫之是希安石意指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劉摯亦論趙子幾捃摭賈蕃是欲鉗天下之口乞按其罪於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爲會布請爲之旣作十難且劾楊繪劉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卽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斂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

廣雅書局重栞

親黨爲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甚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者爲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幷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致於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

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爲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爲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匄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綰知鄭州

謫摯監衡州鹽倉璪亦落職遣訪察使遍行諸路促成役書　八月以王雱爲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爲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鄧綰曾布力薦之遂有是命雱嘗稱商鞅爲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爲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　九月罷諸路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歲收六百九十八

萬六千緡穀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石匹有奇旣而司農幷祠廟鬻之聽民爲賈區其中　冬十月以鮮于侁爲利州轉運副使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時爲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爲奏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司農會布使頒以爲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侁惡其沽激要君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侁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他逆治

廣雅書局重栞

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使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彊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五年春正月己亥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收罪之

三月富弼致仕弼至汝州兩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病許之遂請老復授司空武寧節度使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

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帝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丙午行市易法六市易司皆隸焉　夏四月丙午行保甲養馬法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詔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值令自市先行於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

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遍行於諸路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評嘗論事帝多從其言又嘗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會評妄奏罷閤門官吏安石言其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評有罪然未始罪評也明日安石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天下事

方有緒卿何得言去安石固請帝曰卿得非以李評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爲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者未幾安石復自齎表入請帝不視以表授安石固令就職　八月甲辰頒方田均稅法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

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戸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眾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戸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乃以鉅野縣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六年夏四月己亥文彥博罷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爲己而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脞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爲損國體斂民怨致華嶽山崩爲帝極言之且曰衣冠之家罔利於市搢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

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彥
博求去益力遂以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
府　九月收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
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賠折呂嘉問請約諸
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祗應而禁
中賣買百貨并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
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七年夏四月癸酉權罷新法自去歲秋七月不雨以
至於是月帝憂形於色嗟嘆懇惻欲盡罷法度之不
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卽位以

來累年豐稔今旱暵雖久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爲安石所奬拔感其知己思欲盡忠及滿秩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至是俠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披鎖械而

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乃繪所見爲圖及疏言時政之失詣閤門不納遂假稱祕急發馬遞上之其略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並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覽亦可流涕況於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

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甲戌輔臣入賀帝出俠圖及疏示輔臣問王安石曰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獄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丙戌王安石罷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

廣雅書局重栞

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儇慧巧佞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爲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邪汝自爲之顥泣曰何至是邪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

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曰投匭
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從
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
卿爲護法善神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遍
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
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所更復　五
月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罷先是呂嘉問
提舉市易違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
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
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冰炭大傷國體安石力辯至

廣雅書局重栞

譏帝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略帝曰卽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爲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及帝以旱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祗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

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會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爲兼幷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脅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

廣雅書局重栞

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頷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新法出知饒州以章惇爲三司使　秋七月立手實法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獲賞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

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簡括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訪察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困矣　冬十月庚辰置三司會計司初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

廣雅書局重栞

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賕取如故往往陷大辟議者不以為善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治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為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為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八年春正月鄭俠上疏論呂惠卿朋奸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幷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罵等事惠卿奏爲謗訕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治之遂編管俠於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馮京與呂惠卿同在政府議論多不合而王安石弟安國素與俠善侍御史張

廣雅書局重栞

璪承惠卿旨劾俠嘗游京之門交通有迹鄧綰鄧潤甫言王安國嘗借俠奏藁觀之而有獎成之言意在非毁其兄於是放安國歸田里出京知亳州時俠貶汀州已行惠卿又令舒亶捕之道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俠英州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來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

變故於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尋改祕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逐之　二月癸酉復以王安石

廣雅書局重栞

同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有射羿之意忌安石復用遂欲逆閉其塗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一時朝士見惠卿得君謂可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而鄧綰鄧潤甫因李逢之獄又挾李士寧以撼安石安石聞而怨之時韓絳顓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惠卿聞之不安乃條列安石兄弟之失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二上封惠卿所言以示安石安石上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須自明義不足以

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安石承召命
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初蜀人李士寧者得導氣
養生之術自言時已三百歲矣又能言人休咎王安
石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甚熟安石鎮金陵呂惠
卿參大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趙世
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獄推治之劾者言士寧嘗預此
謀赦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李逢劉育磔於市士
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眾惠卿始與此獄引士寧
意欲有所誣衊會安石再入秉政謀遂不行　冬十
月庚寅呂惠卿罷御史蔡承禧論惠卿欺君玩法立

黨肆奸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
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
惠卿兄弟强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
縣張若濟買田共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罷出
知陳州綰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姦出知湖
州　乙未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
言赦天下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程顥應詔論朝政
極切差知扶溝縣事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
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
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

人事而已禆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亦不
火有如禆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竊聞兩宮以此
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
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
若幷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
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
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
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
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
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

廣雅書局重栞

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臨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手實法

九年秋七月鄧綰罷呂惠卿既出守陳而張若濟之獄久不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上書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失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

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爲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言
言宜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
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
帝以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
知虢州　冬十月丙午王安石罷安石之再相也屢
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
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
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呂惠卿所誤
也　以吴充王珪同平章事充子安持雖娶王安石
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爲數爲帝言新法不便帝察

廣雅書局重栞

充中立無與及安石罷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弊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矣充不能用　以馮京知樞密院事時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

石爲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張溥曰王安石之名起於歐陽修文彥博盛於韓維呂公著一時名賢如周惇頤司馬光范鎭皆與友善而韓琦富弼又交引爲侍從意其人亦仲尼之徒耶驟秉國均中外老成芟除殆盡向所師事者目爲共鯀大言無忌非病狂易何失心若是彼讀書深山敝衣垢面懷文不獻累召不起博學堅行譚堯舜薄公卿神宗想慕靑耶恐不得當一朝御極委以社稷君臣魚水寧特渭濱傅巖哉乃銳精變法農田水利靑苗均

廣雅書局重栞

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天下皆言其不便而安石獨是之攻之者多助之者少得一附和知己恨晚呂惠卿投急引重佐以曾布鄧綰李定等謬相傳會而韓絳以夙昔厚善陰主其間法雖必行天下已亂且安禮安國其親弟也非兄所爲終不覺悟當日憤憤惟在務伸己說苟一逆我賢者皆不肖天性之親皆仇讐也四顧六合獨有惠卿天子宵旰圖治遊思唐虞輒以堅臥要之同歸敗轍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誤神宗者安石誤安石者惠卿安石已矣其如

帝何彼初知鄞起隄堰決陂塘貸穀與民出息
以償邑人稱便遂執此以往曰我宰天下有餘
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執政非長吏之任也闕
鶉少年登州婦人二獄朝議法允安石偏抗詖
論他日愎諫大率類此性實異人猥遭殊眷古
來以臣負君未有如安石者也當其名震京師
蘇洵獨著辨姦論譏以王衍盧杞在金陵時鮮
于侁言用必爲亂嘉祐間上萬言書帝覽而置
之安石不易知能知之者仁宗與洵侁耳曾公
亮嫉韓琦薦安石以爲間熙寧三年帝以琦言

諭罷青苗趙抃請俟安石之出遂敗乃事二人固賢猶有此失欲君子勝小人不棊難乎然安石雖强直爲名高其行新法也每結中使惑主聽爲術已下不屑道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終

番禺沈寶樞初校

番禺黃　濤覆校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朐 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學校科舉之制

仁宗慶歷四年三月乙亥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事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

廣雅書局重栞

皆士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至是乃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可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夫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教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為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

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務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十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塲先策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夏四月壬子判國子監王拱宸田況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纔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

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　五月壬申
帝至太學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
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
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
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
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
事齋以敦實學至是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
令式瑗上書請興武學其略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
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
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

丹州軍事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蒞武學每日令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

五年三月罷科舉新法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爲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更定科舉法從王安石議

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王安石又謂孔子作春秋實垂世立教之大典當時游夏不能贊一詞自經秦火煨燼無存漢求遺書而一時儒者附會以邀厚賞自今觀之一如斷爛朝報決非仲尼之筆也儀禮亦然請自今經筵毋以進講學校毋以設官貢舉毋以取士從之時詔議貢舉咸謂宜變法便蘇軾獨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皁隸未嘗無人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

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
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
由學乎且慶曆固常立學矣天下以太平可待至於
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
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理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
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遊士置學立師而又時簡不
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爲紛紛其與慶曆之際何異至
於科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
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彌縫或曰變經
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在於

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爲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帝喜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王安石言於帝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則當

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進士科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之士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旣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

廣雅書局重栞

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塲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麤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爲期集費　五月庚寅始命諸州置學官率給田十頃贍士併置小學教授　冬十月戊辰立太學生三舍法宋初國子

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爲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孫及庶人子孫俊異者爲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垂意儒學以天下郡縣既皆有學歳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次差升舍其最優者爲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以慶歷中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帝漸增至九百人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湫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學堂四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爲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釐生員爲三等始入太學爲外舍

廣雅書局重栞

定額爲七百人外舍升内舍員三百内舍升上舍員
一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
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
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
復薦之於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
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内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
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
六年三月己未置諸路學官更新學制有司立爲約
束過於煩密劉摯上疏曰學校爲育材首善之地教
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羣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

無法亦有禮義存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以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豕遇之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爲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　丁卯詔進士諸科並試明法注官　乙亥置律學詔士之涖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設教授四員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九月辛亥初策武舉之士先是武舉試義策於祕閣武藝於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騎射及策於廷策武藝俱優爲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爲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

廣雅書局重栞

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八年六月己酉王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義其須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一時學者無不傳習有司純用以取士安石又爲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注悉廢矣

九年三月甲戌親策進士並試律義斷案
哲宗元祐元年夏四月辛亥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
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然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
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
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
己惟懼玷缺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
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
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
與升甲罷謁禁之制　五月戊辰命程頤等修定學
制太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爲法

廣雅書局重栞

禁煩苛凝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爲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考詳修定條制頤大概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任委斷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秋七月癸酉立十科舉士法舊制銓注有格槪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材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神宗即

位乃革去奏舉而概以定格於是內外舉官法皆罷
但合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及帝卽位左司諫王巖
叟言自罷辟舉而用選格可以見功名而不可以見
人才於是不得已而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中
差之目踏逐實薦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
之踏逐非雅名也况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豈
爲通術遂復內外舉官法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
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各守
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
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指任

廣雅書局重栞

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昵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

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帶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即執政按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効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所貴人人重愼所舉得才尤又言朝廷執政惟

廣雅書局重栞

八九人若非舊交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僞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囑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詔從之

二年春正月戊辰詔毋以老子列子命題試士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

僘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　夏四月丁未呂公著請復制科詔曰祖宗設六科之選策三道之要以網羅天下賢俊先皇帝興學校崇經術以作新人材變天下之俗故科目之設有所未遑今天下之士多通於經術而知所學矣宜復制策之科以徠拔俗之才裨於治道蓋乃帝王之道損益趨時不必盡同同歸於治而已今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自今年爲始

廣雅書局重栞

四年夏四月戊午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己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於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一道論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試論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凡四塲其經義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春秋爲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

一道孟子義一道次試論策亦四塲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自復詩賦士多鄉習而專經者十無二三矣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學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

是遂罷明法科

六年夏四月乙未復置通禮科先開寶中改鄉貢開元禮爲通德熙寧中嘗罷試科至是禮官以爲言乃復置以試士

八年三月庚子詔御試舉人復試詩賦論三題中書請御試復用祖宗法且言士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員總三千一百餘人而不兼詩賦纔八十二人耳遂下是詔

紹聖元年閏四月罷十科舉士法　五月甲辰詔進士專習經義罷習詩賦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術

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習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所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六月申除引用王安石字說之禁

二年夏四月丁亥詔依元豐置律學博士　五月乙巳命蔡卞詳定國子監三學及外州州學制

徽宗崇寧元年八月甲戌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上舍下等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

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
學乃詔卽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爲
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
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
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於是上
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三年九月罷科舉法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
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爲言遂詔天下
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皆罷
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四年五月甲寅立詞學兼茂科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故改立是科歲附貢士院試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　行三舍法於天下

張溥曰三代以後文治首宋然藝祖初受命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諸科招徠四方鮮有應者舉人到闕陳習武韜帝怒欲隸之兵號呼謝罷學校之設實始慶歷時開國幾八十年歷君凡四世矣唐世興學設科專尚詩賦天下競聲偶趨祿利蕭統文選尊爲六經自楊綰鄭餘慶鄭覃以大儒輔政議抑進士之業優學科先經誼

後辭賦終己莫行宋振五代流風不改范仲淹
執政志在復古請興學校本行實科舉新法方
張卽廢王安石起於熙寧罷詩賦明經專以經
義論策試士去聲病記誦之陋修廣厲學官之
實卽仲淹議也海內喧譁學徒迸散此曷故哉
仲淹之言天下之公也安石之言一人之私也
安石欲學者之從己則懸科第以餌之欲科第
之盡出其學則倡一道德同風俗之說以籠之
變聲律爲議論變墨義爲大義其說未嘗不仿
於胡瑗之經義治事歐陽修之先試論策而究

之所謂議論皆王氏之新法非祖宗之成憲也所謂大義皆王氏之新經非孔孟之遺訓也葉祖洽對策阿諛特擢第一孔文仲毀薄時政竟罷制科至顏復策問王莽蘇嘉極論爲非安石即怒逐學官更以私人判監科舉之更三舍之設飛語之罰升舍之獄無非崇私學樹黨羽名一道德而道德先喪名同風俗而風俗益紛紹聖崇寧間大憝當國立科造士咸以尊經書抑史學廢詩賦爲言然爲荆舒三義則託尊經爲涑水通鑑蘇黃唱酬則斥詩史外託正論曲售

廣雅書局重栞

姦回羣邪充塞豈眞知六籍藝文優劣哉論策之說旣文姦而誤國則詩賦之說復軼起而間勝姚康曰顏孔爲心者雖日視淫靡莫遷其操桀跖爲行者雖日聞仁義莫治其性蘇軾曰上以孝取則割股廬墓上以廉取則敝車羸馬痛言人情著明深切於是畢世之趨一之於文鄉舉里選不得已而爲糊名鎖廳以無心之遇望其拔十得五斯已難矣古之取士以人今之取士以天防奸之法愈密而得人之效愈疎非大興教養善治無繇也

廣雅書局重栞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八終

番禺沈寶樞初校

番禺黃　濤覆校